

有没有搞错啊？他老爸居然临老入花丛，还老不体的让别的女人怀了他的“弟弟”，更可恶的是，他老爸还摆出一副看好戏的模样，想逼他世代代为他们家族卖命，别说门儿、窗儿了，连缝都别遐想。他立刻起而行，直接将那不知羞耻的“年轻小妈”给强行掳来先偷了个吻，尝尝耸那老关子的品味如何，嗯～～不坏！让他情不自禁的想想对她动手动脚……可她避他如蛇蝎，不但撩起裙摆，摆出跑百米的架式，还拔腿狂奔，活像一只只顾逃命的小老鼠，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可以这么“野蛮”吗？看来他得拿出名侦探柯南的推理精神，熊熊给他追根究构——果不其然。当他的手摸上她的“大肚皮”，赫然拉出一团乌漆抹黑的鬼东东！她她她……的西洋镜就被拆穿了啦！“如果你拿出勾引我义父的本事来挑逗我，或许我会给你你想要的一切。”到他无耻的交换条件，她只想一脚踹开他，可她的力气敌不过他，他一个恶虎扑羊，便直接上了她，但他却发现她居然还是……

第01节 第02节
第03节 第04节
第05节 第06节
第07节 第08节
第09节 第10节
后 记

1

十七世纪初·欧洲爱芬堡

爱芬堡是属于希欧侯爵的领土，它占地极为广阔，在当时是非常有规模、雄伟的王侯领地，其中又以大片的葡萄园为经济产能之大宗。而掌理这片葡萄园，进而负责转运至工厂，制造名贵葡萄酒的人便是他的义子多斯·希欧。

多斯是个睿智又有才干的年轻人，只可惜脾气暴躁易怒，手下人见了必定战战兢兢、毕恭毕敬，以免被台风尾扫到。

虽是如此，他一向赏罚分明，处事手腕准确利落，好几张合约也就是因为他的坚持，甚至不惜与他义父争辩而取得，最后果真得到不错的利润，这也是为何他能让人对他更加佩服的原因。

何况他身为希欧侯爵的义子，在老侯爵并无子嗣的情况下，仆人们早就视他为希欧侯爵的唯一继承人，对他亦是敬畏三分。

“多斯少爷，你看这批葡萄能采收了吗？”他的得力助手尼尔看着葡萄园问道。

这片葡萄园可是耗费了多斯多年的心血，其间他不断地改良开发，并进行品种交配，才能有今天如此丰硕的成果。

尼尔本是军人，却在半年前一次意外中身受重伤，为逃避追兵跳下断崖。那时正巧多斯快马经过发现了她，并将她救起带回爱芬堡。从那时开始他便对多斯尽忠职守，以期能报救命之恩。

而这其中有一段极重要的机密，他也只有告知多斯一人。

“瞧它们各个红润鲜美，可以采收了吧？”尼尔看着满园的红艳问。

“再过两天吧！让它们再长结实点。等制酒工厂将上一批的葡萄酒完全酿制好，就可以采收进厂了。”

多斯嘴畔带笑，脸上的神情是一种说不出的骄傲。

“那我现在就去酒厂看看，督促他们一下。”尼尔的视线从葡萄园收回。

“也好，你就去看看，这批酒是要进贡给国王陛下，万万不能出错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一名男仆突然跑了过来，嘴里还直呼道：“不好了……多斯少爷，不好了……”

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看你跑得这么急。”多斯看着来人，利落如刀的浓眉轻轻一挑。

“老侯爵他……老侯爵他的马车方才不慎坠崖，被人送口来时已奄奄一息了。”仆人气喘吁吁的道。

“天！他现在在哪里？”多斯心口一提，紧绷的神情在他脸上迅速掠过。

“已被人扛进房里，保罗管家已经去请医生了。”

那人又道。

“尼尔，这里交给你了，我得赶紧去看看。”多斯立即凝着一张脸，行步如风地直往主屋而去。

他虽非希欧侯爵的亲生儿子，但这份感情可比亲情更浓，如今义父发生这种意外，怎不让他震惊。难过呢？

一进入义父的卧房，医生也正好赶到，于是，他便安静地站在一旁，先让医生为义父诊断。

只见医生不过翻开他的眼瞧了一下，便收起医箱，对多斯摇摇头道：“请你节哀顺变，看样子老侯爵他已是回天乏术了。”

交代完后，他摇摇头，提着医箱退出卧房。

“义父……”多斯坐在床畔，轻唤了一句。

须臾，希欧老侯爵才缓缓睁开眼，虚弱地说道：“我……我就快不行了……有件事我要告诉你……”

“您说。”多斯握住他的手，冷静地回答。

“你义母不久……就会来到这里，你……你得敬重她……”

“义母！”在斯的神情陡然一震！他义母早在多年前已病逝，义父嘴里的义母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

希欧老侯爵挤出最后一丝体力，冷冷一笑，“她是我在数月前所物色的女人，不仅年轻漂亮，还大方信人，她……她可是我找了好久……才看中的——”多斯脸上带着一丝恙怒，凝着眉道：“您怎么从来没告诉我这件事？”

希欧老侯爵突然想大笑，却因而岔了气，重咳不止，“咳……咳……”

多斯蹙起眉头，连忙轻拍着他的背部，好缓和他的气息。

这时，希欧老侯爵抬起脸，五官也因为全身的疼痛扭成一团，但用眼中净是笑意，“这些年来你对我唯命是从，我……我怎会看不出你图的是什么？你要的不就是……咳……不就是我爱芬堡的一切吗？当然……当然还有我‘希欧侯爵’这个头衔。”

多斯的神情霎时变得冷漠，眼中闪过一道凌厉的光芒，但他静默不语，等着继父说完。

“你知道吗？你义母肚子里已怀了我的孩子……我希欧已有真正的继承人了……哈——”他笑得吐出血丝，却一点也不以为意，仍强撑着体力对多斯说：“我养你、栽培你就是要你……要你替我卖命，如今你……你必须为我的后代继续卖命——”他眼睛半合，说起话来更是有气无力，“我知道……你……你早已把爱芬堡的一切视为己有，如果你不能忠心……对待你义母和我那个尚未出世的孩子，那你就走吧……”

希欧老侯爵说完后便四肢一瘫，咽下最后一口气，平稳地躺在多斯眼前。

多斯双拳紧紧握着，体内的火山已大量喷出滚烫的岩浆，一张令人不寒而栗的俊容俨然是一副鬼王的模样，似乎随时都会将人撕裂吞噬般！

不语的他眼中更燃烧着足以焚毁所有人的烈焰！

他没想到这么多年来，自己竟然只是义父手心中的一颗棋子，他之所以教育他、抚养他，

为的只是让他替他经营爱芬堡，直到真正的继承人产生后，他就得乖乖地拱手让人，连一丝丝索讨的机会都没有。

那些亲情原来全是狗屎！

他根本不在乎爱芬堡的一切，和那该死的头衔，但他非常不甘心自己被利用、被欺骗哪！问题是，如果义父和他那个新婚妻子的婚事早已登记有案，她那腹中的孩子必然有其继承权，而他这个区区的义子根本在遗产的分配上连半杯羹都分不到。

他能这么乖乖的放弃吗？

多斯气冲冲地走出卧房，只对外头的仆人吩咐了一句，“办后事吧！”便头也不回地冲出主屋。

当他再折返葡萄园时，厄尔问道：“老侯爵的情形怎么了？你的脸色似乎……”

“他死了。”他面无表情地说。

“希望你节哀顺变，以后爱芬堡就必须全靠你了。”

尼尔理所当然地说。

“哈……哈……”他仰天大笑，满脸的鄙夷神采。

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尼尔被他这种反应弄得一头雾水，该不是他承受不了这种打击，才发生这种歇斯底里的状况？

“尼尔，你知道吗？我被骗了。”多斯性格的双眉凝了一下，神秘的灰眸里逐渐变得焦虑、深邃……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”

他好奇地看着多斯脸上那抹受伤的模样，让他理不出半点头绪。

老侯爵不是死了吗？这和他所说的受骗又有什么关系？

“我不甘心！我一定要讨回公道……”多斯恨意满满地说。

尼尔从没见过如此失控的他，这才感到事情并不单纯，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多斯少爷，你就说出来啊！”

他算是下人中与多斯走得最近的一位，两人不仅是主仆的关系，私底下更是无话不谈的好友，也唯有他对多斯不带任何畏惧但却恭敬忠心。

多斯叹了一口气，冷冷地笑说：“别再喊我多斯少爷了，未来的少侯爵另有其人。”

他嘴角嘲讽地扭曲着，语气冰冷的令人不寒而栗。

“这……”尼尔更不明白，也不知该怎么再问下去。

“我义父为了提防我谋夺他的财产和爵位，竟然在外面结了婚，而且对方也怀了他的孩子。他临终前告诉我的一句话就是：‘你这辈子就只能为我卖命，我死后，你还是得为我的继承人卖命’。”多斯咬着牙说，脸上层层乌云密布！

“天！老侯爵他怎么能这么做？”尼尔也吃了一惊。

虽然他进爱芬堡只有半年的时间，但多斯是如何努力、负责的在为爱芬堡付出一切，可是有目共睹的，老侯爵又怎能因为血缘的关系，而磨灭他所有的努力？

“那你打算怎么做？”他随即又问。

“我要去找那个女人，跟她索讨我应得的一切。我绝不能容忍自己就这么被义父玩弄于股掌之间。”多斯利眸微眯，一脸难以冰释的神情。

“你知道她在哪儿吗？”

“既然登记有案，我想找她并不困难，再说我不去找她，她也快来了……”他神情一敛。

“我希望多斯少爷别鲁莽行事，既然她是老侯爵看中的女人，必定不简单，要是你真找到了她，应付她时还是谨慎为妙。”尼尔建议道。

“这个我懂，谢谢你，尼尔。”

多斯拍拍他的肩，在这利益攸关的时刻，也唯有朋友的支持是一种强大的力量。

“哪里，我看我也帮你调查吧！希望能尽快查出些眉目。”尼尔也还以一笑。

多斯和尼尔经过三天不眠不休的循线调查后，终于有了那个女人的下落。

那女人名叫凯莉·尹，住在爱芬堡往西的一处“别克山庄”内。经多斯更深入察访的结果，那山庄是义父以她的名义买下给她，并将她暂时安排在那里隐居。

他计算过，由这里到别克山庄，以快马的脚程莫约一天的时间即可到达，他决定亲自去那

儿一趟。

当他将这个主意告诉尼尔后，尼尔仍担心道：“老侯爵必定是安排了人手在那儿保护她，你这么去安全吗？”

他愈想愈不妥，就怕多斯这一去，会陷入老侯爵所设下的陷阱中。

“你放心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我必然要走这一趟。”他凝着眉，心高气傲地冷笑道。

“你已决定这么做了？”尼尔因他眼底的寒芒瑟缩了一下。

“你放心，我义父就算对我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满，但还不至于杀了我，毕竟爱芬堡还少不了我，他还得利用我来辅助她呢！”他噙着邪笑。

“话虽没错，但是，多斯少爷还是千万得小心啊！”

尼尔自始至终都已将他视为希欧老侯爵的继承者，他实在难以承受爱芬堡将来是由一个女人来主政。

就算希欧老侯爵真有了继承人，等那个孩子长大还得有十余年的米桌呢！

“那个女人就算再奸诈狡猾，我也不会输给她的。”

多斯自信满满，以高高在上、不可一世的口吻说。

“到那后，你千万得送个消息回来，好让我去接应你。”这事可是他们事先就已商谈好的。

“没问题。”多斯越过窗看着爱芬堡内的一片景致，语重心长的道：“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爱芬堡就交给你处理了，千万得好好照顾它。”

尽管义父对他百般不义，也纵使爱芬堡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他的，但那份长久时间所培养出的感情却是怎么也不能抹煞的。

“我会尽其所能，再说，阿海他们也在，你大可以放心。”尼尔拍着胸脯向他保证，既然他要去，他不想让多斯带着一丝牵挂的离开。

“就这么办了，我这就出发，若有什么事，我会尽快和你联络的。”

多斯走出主屋，跃上他的得意骏马——黑影的背上，倏然抽鞭策马而去！

尼斯看着他的背影，也只有衷心的祝福他，希望他能早日取得他该有的一切权利。

经过一天一夜的快马奔驰，多斯总算到达别克山庄前方的坡地上。

他目光犀利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翠绿山野，心情却更加恶劣。

他非得看看究竟是哪个女人这么厉害，竟然能勾引上他的义父，攀登上侯爵夫人的宝座？问题是，她又怎么甘心待在这种地方，她为何不赶紧回到爱芬堡做她堂堂的侯爵夫人？

他拉着马儿往山庄的方向缓步走去，却在山庄门外被守卫拦了下来。

“你是谁？”守卫一脸谨慎，以一双审视的目光看着多斯。

多斯笑着回应，“我是来拜访尹小姐的。”

“你要找我们尹小姐？你是从哪来的？叫什么名字？”守卫仍带着戒备的神情。

“爱芬堡。”他简单地回答。

守卫闻言突然换了个脸色，臭脸一收，笑脸迎人道：“刚才失礼了，很抱歉。奇怪的是你们爱芬堡刚刚才有人来拜访过我们尹小姐，怎么你又来了？”

多斯闻言，神情一窒，“你是说已经有人过来了？”

这下可不妙，如果他这时候贸然进入和那人碰了面，说不定他会认出他，那接下来他想进行的计划就复杂了。

“没错，刚才有人来找过尹小姐，不过已经离开了。”

“离开了？”多斯心想，这么说来，凯莉应该已经知道义父意外丧生的事了。“我另有事情想跟尹小姐谈，可以进去吗？”

“哦！如果你要找她，可能得绕到山庄后头，那儿有一片花圃，尹小姐一定会在那儿的。”守卫笑着说道。

“花圃？！”

“是这样的，我们尹小姐最爱花草了，所以，在山庄后头开辟了一片小花园，全部都是由她亲手栽种的，长得可好看呢！”

守卫依旧侃侃说道，像似对那位尹小姐充满了仰慕。

多斯难以置信地掀高唇角，炯炯眸光中闪过一道不屑的神采。

“我现在可以过去找她了吗？”他压抑住冷峭的嗓音道。

“当然可以，你从这边直走，再转向左边就可以看见花圃了。”守卫指了指那条鹅卵石的小径。

“谢谢。”

多斯将马匹顺手拴在门边，独自一人走了进去。

并循着守卫所言绕过别克山庄，终于看到一整片花团锦簇的景观。

这片花圃以玫瑰花占地最广，远远地，他即被几株映缀着粉彩光芒的彩色玫瑰给吸引了注意力。

他走近一瞧，顺手就摘了一朵凑在鼻尖轻轻闻了一下。

“你是谁？怎么可以摘我的花？”赫然，一名女子站在花圃门口向他喝道，显然对他攀折花木的举动十分愤怒！

多斯立刻转过身，对住她那张因恼怒而变得火红的消脸，“不就一朵花嘛！你干嘛紧张兮兮的？”

他对着她怎惑的一笑，这才发觉她小腹微凸，似有身孕，莫非她就是他要找的人——凯莉·尹？

“这花圃里种植的每一花、每一草都有我付予的生命，你怎么能说摘就摘呢？它们会被你这种举动给害死的。”

她立刻走向他，抽走他手中的玫瑰，又将它细心地插回软土中，企图挽回它的生命。

多斯见她这番动作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泼她冷水，“你这么做根本就是徒劳，何苦呢？它是不会活的了。”

“你！”她微微上扬的下巴已泄漏出隐藏在她美艳外表下的倔强，“它一定会活的，我相信它。”

“是是是！你怎么说就怎么对，行吧？”他讪讪一笑，跟着又端起了一张生冷的面孔，“请问你是尹小姐吗？”

不知为何，多斯心底竟祈祷着这女人不会是他的义母，毕竟她太年轻了，年轻得几乎比他还小上十岁吧？

“没错，我就是。”凯莉眯着眼打量着他，“你我应该不认识，不知你来到我们别克山庄有什么目的？”“我哪会有什么目的？只不过是来和尹小姐见一面，顺便将爱芬堡发生的事告诉你。”他表情失望地一拢。

凯莉的双眉微拧，冷冷地问：“你……你是指老侯爵的事吗？”

“原来尹小姐早已知道。但奇怪了，我居然从你脸上看不到一丝丝的悲哀？不但如此，你还有心情挺着大肚子在这花园里植花栽草，你满有闲情逸致的嘛！”

他的话语多是挖苦，震得凯莉惊退了一步。

“你究竟是谁？怎么敢用这种语气对我说话？”她锁紧秀眉，晶莹透明的蓝色眼瞳呈现出一丝惊惧，却仍临危不乱地说。

“我只是好奇的问问，你何必像只刺清般对我剑拔弩张的？”

“这是我的事，用不着你管。”凯莉告诉自己，她没必要在这种人面前自乱阵脚，虽然他长得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，但她可不怕他。

“这的确不关我的事，到时候你坐镇爱芬堡，我也只有被驱逐出门的份了。”多斯冷冷地勾起唇角，语气似剑似刀，一点也没有为人子的谦恭。

凭她才几岁就想当他的妈，啐，省省吧！

凯莉惊觉不对劲，下意识将双手覆盖在微凸的肚子上，“你的名字——”“我不过是爱芬堡的下人，特地来接侯爵夫人回堡的。”他笑意盎然的说。

“爱芬堡之人早已来过，你又是谁？”

自从她嫁给希欧老侯爵之后，每次来这儿联系的总是同一个人，今天这个男人又是从哪冒出来的？

“我想侯爵夫人就别问那么多，只要乖乖的跟我走就行了。”他出其不意地握住她的手腕，凌厉的目光黝亮深沉地盯住她。

偏偏她的身份就是他的义母！想不到她年纪轻轻的，居然愿意委身给那么老的老头子，真是令人不齿。

“我为什么要跟你走？你不说出你的身份、来历，我绝对不会依你的。”凯莉一直想抽回自己的手，两人顿时玩起拔河的游戏。

“你最好别跟我争，别忘了你腹中可是有个能让你捞金掏银的宝贝，要是伤了他……可就不好玩了。”

他的目光净是轻视与辱骂，令凯莉的背脊泛起一阵阵的寒意。

她瞪着他，嗓音不自觉的提高了几度，“你……你是多斯？”

他情地的一笑，那双灰黑色的眸子里绽放着与悠间、温和绝对相反的冷意，“看来我义父

已将我的一切全都告诉你了，也包括我的任劳任怨和傻气吗？”

他抓住她手腕的力道猛然加重，那犀利的眼神却足以将人杀死。

“你放开我！”凯莉用力扯开自己的手，已呼吸到周遭丝丝阴冷的空气，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

他又对她展开一抹热呼呼的笑容，神情却十分轻蔑地说：“你既然知道我是谁，自然也当明白你就是我的义母，义子来恭请义母回爱芬堡这是天经地义、理所当然的事，我真不懂你怕什么？”

“我——”她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。

“哦——我懂了，你是怕我吃了你吗？”多斯冷酷的脸庞微微一勾，唱作俱佳地把她逼到了窘迫的境地。

“你好大的胆子……”

凯莉没想到他竟会是这种男人，全身细胞没来由地浸淫在一抹恐惧中。

“哈……哈……”多斯讥讽地笑了笑，猛地朝她跨了一步，锁住她的水灵大眼说：“只可惜你是我的义母，对于我义父玩过的女人，即使是再年轻我也没兴趣。”

凯莉小脸一白，猛然转身就跑，却让多斯几个大跨步给追上了，就这样她一头撞进了他的怀里。

“你这是干嘛？骗了老的财产，又想来骗小的身体是不是？”他揪起她的下巴，狠狠地瞅着她。

凯莉轻蹙眉黛，深深地看着他漆黑的眼眸，“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义母，请你说话放尊重些。”

“尊重？！”他笑得激狂，瞬间又恢复冷淡的面容，冰沁的语调里冷得不含一丝人气，

“我就是太尊重你，所以特地亲自来这儿恭请你回爱芬堡啊！”

多斯心里也不禁纳闷，这个女人为什么就是不肯回去呢？如果回到爱芬堡，她的权利不是更大吗？

突然他鼻间闻到一股馨香，使他神情一窒，此刻软玉温香抱满怀，他竟然会有这种蠢蠢欲动的欲望，真该死。

他猛地推开她，嘴角弯出一抹古怪笑意，“义母，你还是请吧！”

“刚才你们爱芬堡的人已经过来了，我也很明白的告诉他我是不会离开别克山庄，我想这句话应该不用我再重复一遍了吧！”

他的热气不断地吹拂在她脸上，凯莉不禁倒抽了一口气，声音也莫名轻颤了起来。

“你还真悍啊！”他阴阴的一笑，大拇指不规矩地轻划了一下她的脸颊。

“可恶！”

凯莉惊恐地瞪大双瞳，发觉他就像个张网的猎人，注视她的目光就像她是他欲逮捕的猎物，好可怕！

“就算我可恶吧！你们女人不都净爱些坏男人，我义父既然已死，我想义母你也不愿年纪轻轻就守寡是吗？”

多斯就是气她这副故作矜持淡漠的模样，故意说这种话来吓她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给我滚！”

她的脑子像被掏空了似的，一股巨大的惊骇不停撞击着她的身心。

这个男人太危险了，希欧老侯爵当初说得没错，他的义子精明干练、野心勃勃，是个不容轻视的角色，要她务必要小心他，想不到他比他形容得还厉害，就算她坚持不去爱芬堡，也会被他攻击得难以招架。

“我没什么意思，只不过说出你心里的话而已。”

多斯的嘴距离她的唇瓣仅咫尺，以半魅惑、半不怀好意的口吻说道。

看着他湛炼的眼瞳，凯莉的心跳猛然失序，“我可以不和你计较，你还是快走吧！否则等我叫仆人来，你就会走得很难看。”

凯莉无意恫吓他，但他那副狂妄的模样令她产生不明所以的惊慌。她在潜意识中告诉自己，她不能再和他继续纠缠了。

她防卫地瞪着他，才要转身，却又被他一把勾住手腕，强硬地往外拖。

“放开我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”凯莉没料到他会这么做，只能失声呐喊。

“你不是要叫人来吗？尽量喊啊！否则，我可是要把你带回爱芬堡。”

凯莉抱着肚子拼命尖叫，“来人啊——快来人啊不久，从主屋跑来数名仆人，他们全都以惊愕的目光看着她与多斯。“尹小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个男人是谁？”

此刻，多斯紧紧钳住凯莉的手腕，嘴角带着浪荡的笑容注视前面的一千家仆。

“我要带你们的尹小姐走。”他毫不避讳地说。

“你究竟是谁？居然跑来我们别克山庄说这种话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”其中一名仆人对着他怒喝。

“你们如果拦得住我，尽管动手。”他自信满满地说。

多斯自幼即练就一身好体魄，若要打架，可是一点也难不倒他。

“好家伙，那咱们就看看是拦得住你还是拦不住你，大伙一块上——”瞬间，四、五名壮丁立即冲向他。

多斯为怕伤及有孕的凯莉，轻推开她，“你闪远点，但是别妄想逃走，我不信除了这儿，你还能逃到哪去？”

他俊薄的唇夹着一丝冷笑，目光一转，冷冷地看向眼前端好架式的几名仆人。下一秒他们已集体而上，多斯性格的脸孔一敛，冷以拳脚应付，不过三两下，便把对方数人打得各个躺平下来。

“别打了，你们别打了……”

凯莉见状立即冲向前，挡下他狠戾的拳头，“我可以跟你走，但请你别再伤我的人了，他们全是为我好，求求你放过他们吧！”

她一点也不担心拳脚无眼会伤到自己，只知卖力地抓住他的手臂，低声下气恳求着，眼中的泪早已不经意地淌落下来。

“你们听见没，尹小姐可是自愿跟我走的，那么我就不客气了。”他唇线轻扬，藏起眼中两道惯有的侵略性眸光后，就抓住她的胳膊直往外走。

当他们来到黑影身边，他将她抱上马背，自己再迅速跃上，并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将凯莉带走了！

2

“我不懂，你为何就不能让我住在别克山庄？”

当他们离开山庄好一段路后，凯莉忍不住叹道。

“因为我必须利用你来要回我的东西。”多斯弯起冰冷的嘴角，漠然的眉宇足以慑人心神。

他这份漫不经心映入凯莉眼里，竟变成一股邪恶的魔力，压缚得她就要喘不过气来。

“你太看得起我了，我哪能帮你什么？我看你还是让我回去吧！我没必要跟你走。”凯莉愈想愈不对，虽然已知道他的身份，但对她而言，他终究还是个陌生人啊！

如今，她就这么跟着一个陌生人离开，未免太大意了。

“你打算出尔反尔、过河拆桥？”他阴恻恻地问道。

“你……你要怎么说都行，但我绝不容许你在我的地方打人，除非你杀了我，否则我至死都会保护他们的。”她伪装强硬道。

“哈……”

他忽而狂笑，那笑意直让凯莉的背脊发凉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她提防地说。

“我笑你太不自量力，大概是在我义父长年保护下，你已笨得不知天高地厚了。”一抹焚烧的恨意倏然袭上他的眉尖，“看来我得亲自调教调教你，你才会学得聪明点、乖一点了。”

忽然多斯用力扣住她的下颚，低头狂肆的吻住她的唇，品尝她细腻如花瓣般的香醇滋味。

隐约中，她那纯净得像婴儿般的气息袭上他的脑门，使他突生一股欲罢不能的炽烈欲焰。

凯莉拼命摇晃着小脑袋，试着用开他霸道的钳制，但多斯却像发了狂般紧抓住她的腰，丝毫不肯放松。

就在他们两人相互拉扯下，凯莉竟一个不平衡，滑下了马背！

多斯吓了一跳，双臂使劲抓住她下滑的身子，他开始担心已有身孕的她会因而受伤，或发

生无可挽回的情事，当机立断翻身下马，接住她坠落的软躯。

“你这个女人不要命了吗？就算要自杀，你难道连自己的孩子也不要了？”他以藐视的眼神对住她惊愕的眸子。

“这……这也是你逼我的……”

凯莉是真的吓坏了，她的语气虽逞强，但泪水在刹那间已变得狂泄不止！

她含泪的轻吸，一点一滴地打进了多斯冷硬的心中，使得他的表情一凝，瞬间森然得像座山。

“难道你不喜欢我刚才这么对你？”他放肆地说。

“拜托，我可是你的长辈，请你说话有分寸点儿，行吗？”她气得不停打颤，偏偏他温热的气息直逼进她的鼻间，让她的芳心悸动不已。

不，她赶紧别开脸，打算掸掉这股不断涌上她心头的阳刚气味，更不断的提醒自己，绝不可以再有这种要不得的念头。

“我可不想让你当我的长辈啊！再说你才几岁？够格吗？”他嗤冷一笑。

“你放开我！”她拼命推抵着他的胸腔。

多斯疑起眉，畅怀一笑，“你根本就是喜欢我这么对你，干嘛还假正经？”

“你胡说八道什么……”她紧张地说。

“我无时无刻不在为你着想，说的话也绝对是正经话，你怎能说我胡说八道呢？”他眼中叛逆的神色闪烁，下一秒又占住她的唇，狂妄地吸吮起来。

凯莉肺部里的空气仿若一下子被抽空了似的，经历着从未有过的意乱情迷。

“不——”她不停挣扎，想要偷得一点自由的空气。

然而，他却吻得她好紧，一丝空隙也不肯放过。

凯莉再也无法承受他这种疯狂的举动，扬起手正想在他脸上用下巴掌时，她的小手霍然被他抓住，狠狠地扣紧在她的脑袋上方。

“你敢打我？”多斯十分恼火地看着她。

“你太大胆了，难道不怕被人撞见？”她使劲的抽回自己的手，以一双无辜的大眼直直的凝视他那张邪恶的脸。

“你的意思是如果没人看见，你就可以任我玩弄了？”他冷冷的讪笑，炯利的眸光锁住她的灵魂之窗。

凯莉言过震惊倒抽了一口气，就在这时候，他的手已慢慢往下探索，停留在她的胸前，隔着衣裳轻轻撩拨着她的乳峰。

“住手——”凯莉浑身涨满了羞辱的红潮，一股灼热感直逼近她的内心，强烈得都快令她窒息了。

她下意识地推了推他，但他整个人仿若巨石般怎么也推不动。

“你无耻……怎么能做出这种乱伦的事……”她怒视着多斯，在情非得已下，只好拿话激他。

多斯果真定住了动作，以一种邪魅的眼神端凝着她，“如果我不承认希欧侯爵是我义父，这么一来，你就算是上了床、做了爱也不算乱伦了，是吧？”

他突然翻起身，近乎冷血地又道：“若非你在这副大腹便便的模样碍了我的眼，否则，我倒真想试试什么是乱伦的滋味？”

多斯唇边与眼尾的线条均刻划着慑人的霸气与深沉，恶意地挑衅着她。

凯莉整颗心没来由的慌乱起来，迅速站起身，双手抚在自己的小腹上，忍住不停在眼眶中打转的泪，悲戚地看着他，“你的嘴巴最好给我洗干净点，少在我面前无的放矢，你和我根本就没有关系，我可以不用听你说这些脏话，更没有必要和你走这一趟！”

“也就是说，从头到尾你只是在唬着我玩了？义母，你这么欺骗晚辈，不太好吧？”他故意用她的话压她，让她一时无言以对。

随之，多斯对马儿吹了一声口哨，它立即听话地奔了过来。他又对凯莉说：“你现在已在我的掌控下，别企图再从我的手中逃开，还是乖乖地跟我回去吧！”

他拉住马，却见凯莉迟疑地站在原地，不敢向他靠近。

“过来呀！怕我吃了你吗？”他嘴角荡开一抹笑，眼神寒飕飕地看着她。

凯莉垂下小脸，心想自己再怎么也逃不过了，但为了保护自已，她仍不忘和他谈条件，“除非你答应我，不……不能再碰我。”

“放心，我早说了，你这模样一点儿也引不起我的兴趣。”他口气淡冷却无比狂妄。

多斯原以为来这边所找的义母会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女人，没想到却是这么年轻的女孩子，

这个结果更令他气闷。

“那你最好记住自己所说的话。”她胆战地走向他，却无意让他搀扶上马，自己一脚踏入马环，撑上马背。

她这种快速又利落的动作让多斯看了微愣，想不到有身孕的人，还这么大胆！“不赖嘛！看样子你的马技不错，平时也很爱骑马了？”说话的同时，他也矫健的上马。

“没错，骑马是我仅有的兴趣，不过现在有了身孕，不太方便就是了。”她已由他怀疑的目光下发现自己差点儿“泄了底”，于是赶紧说道。

多斯扬了扬眉，薄唇弯起一弧笑，顺手挥动缰绳，“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是怎么认识我义父的？又是怎么愿意嫁给一个年龄老得足以当你父亲的男人？”

“这……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私事，用不着你管。”

凯莉本欲脱口而出，但回念一想，这个男人从一开始就没安什么好心眼，她又何必向他提这些呢！

“哼！你当然不敢说了，八成是用的是什么不入流的手腕勾引上我义父，只为了能登上侯爵夫人的宝座。”

他嘲弄的低笑，明明不屑她这种虚荣的行径，但她扑鼻而来的体香又像是婴孩，不断迷惑着他的心神。

他猛一摇头，想撇开这种该死的情境。

凯莉的心口瞬间揪了一下，也只能无动于衷地说：“反正你已认定我是这样的女人了，我多说无益。”

多斯撇高唇，“不急，迟早有一天我会挖出你的底，让你无所遁形。”

她的身子绷得死紧，胸口涨满了层层的无奈和愤恨。

多斯带着凯莉快马加鞭地回到爱芬堡，远远地她便被一阵阵扑鼻而来的葡萄香味给吸引了。

“这是什么味道？”她好奇地问。

“葡萄，再过去那儿有一片我亲手培育的葡萄园，就连当今陛下也曾派人千里迢迢来爱芬堡取用我所栽培的葡萄酿，这是我最引以为傲的地方。”

多斯居然毫无防范地对她吐露这些话语，当他脱口而出时也觉得很讶异。

这个女人真不简单，往往一句话就能轻而易举地诱引出他的心事，让人防不胜防。如今，他终于不得不相信，像义父那么老练的人也会被她所拐、所骗。

“我能看看你的葡萄园吗？”

她的表情雀跃地像个孩子，充满了好奇与兴奋，和她一路上的沉默相差甚远。

“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接收我的葡萄园？”他姿态霸道，对她猖狂狞笑。

她怔忡了一下，“你既然有心带我回来这儿，却无心认我这个义母，那你干脆别来接我。”

凯莉不喜欢他动不动就拿话激怒她的恶劣态度，如果有机会，她一定要离开他、离开这儿，躲得远远的。就算别克山庄无法待下也没关系，她可以带着安妮另找地方生活，远离一切纷扰。

“我并不缺义母，实在没必要认你这么年轻的义母，徒生笑话。”他炫目的俊眼流露出一抹邪魅的冷笑，狂傲的两潭深泓牢牢地锁住她。

“看来你对我的偏见不少，我想你我再继续相处下去，也只会吵个没完而已，所以我还是走得更好，爱芬堡就全权交给你，我毫无异议。”

她趁多斯不注意之际便溜下马背，朝来时路走了去。

“你要去哪？”他立即调转马头，追了上去。

“回山庄。其实你要的不就是爱芬堡吗？我也已经把它让你了，难道你还不满足？”

凯莉也恼火了，他凭什么口口声声数落她的不是？

他为何不去问问看他的义父究竟对她们尹家做了什么？

“你以为就凭你的两句话便能骗得了我？你和我义父的婚约可是有注册在案，你腹中的孩子才是他正式的继承人，就算你不要，东西还是他的，你没必要拿我当傻子耍。”多斯讥笑道。

“你简直是无理取闹！”

她瞪着他，眼看他跳下马慢慢一步步走近自己，就连身上所散发的气息都是如此的咄咄逼人。

“你别过来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”她眉心微拢，全身忍不住发出轻颤。

“别生气了，义母，我只不过是跟你开开玩笑，你当真没有这份肚量吗？你不是想看看葡萄园，那就请吧！”多斯嘴角浮起残酷的笑容，眼中闪过一丝混合着戏谑与不屑的光芒。

她没来由的在心底打了好几个突，声音也变得紧绷，“你的意思是...你允许我去看你的葡萄园，不再口出恶言？”

凯莉提防地看着他，就怕他下一秒又做出什么可怕的举动？

“这是当然，既是义母的吩咐，我又怎敢不照办呢？”多斯的嘴角虽上扬，不过却全无笑意。

看了他这抹笑容，“危险”两个字倏地在凯莉的脑中亮了起来，她猛然颤了下，后退一步有意与他拉开距离，“那么请你带路.....”

多斯一双灰瞳发出慑人的锋芒，优雅从容地对她一笑，随之回身迈向葡萄园。她深吸了几口气，这才跟着他的脚步前进。

不久，她便被眼前一整片美丽的景致所诱惑.....

好漂亮的葡萄啊！

浑圆的葡萄个个丰润鲜美，透露着紫色的金光，仿若一串串黑色珍珠，是如此的炫目耀人。

“这些品种全是你开发的吗？好厉害！”她情不自禁地说出心中的感慨，“照顾它们一定很辛苦了。”

凯莉突然想起自己的花圃，那些花儿看似娇小，可费了她一番工夫，更何况是这么一大片浩瀚的葡萄园，这一定是他细心培育下的成果，此刻她想不佩服他都没办法了。

就在她看得入迷的当儿，尼尔突然跑了过来，“多斯少爷，你那么快就回来了？我还在等你的消息——”当他的目光瞄见多斯身旁的凯莉时，忽然顿住了，双眼暗示性地对多斯眨了两次。

他不由得想问，这个女人是谁？难道多斯在这种紧要关头里，还有心情到外头找女人，不仅如此，还把人给带了回来？

“我替你们介绍一下，她是我的‘义母’，而他是我的得力助手尼尔。”多斯简单的为彼此做了介绍。

当尼尔乍听到“义母”两字时，赫然傻住了！

“尼尔，你好。”凯莉倒是落落大方。

“你.....你好.....”反而是尼尔回应得有些尴尬。

他不可思议地想，这么年轻的女人，多斯能搞定她吗？他又将以什么样的手段从她身上拿回属于他的东西？

他更想知道，多斯今后若和这个美艳无双的女人长期处在一块，又怎么把持得住？

“你看够了吧？可以走了吗？”不知怎地，多斯竟非常不喜欢凯莉对尼尔的有礼与风度。

“我还想再——”未等凯莉说完，他已拖着她离开，“这里没什么好看的，以后外面的事由我掌理，家里面的事才由你做主。”

他边说边硬拉着她往主屋的方向走去，步伐又快又猛，几乎要让凯莉追不上。“别走那么快！我的肚子.....”不得已下，她只好抱着肚子坐在地上哀嚎。

多斯皱起眉，立刻蹲下身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可能动了胎气，我走不动了。”凯莉小脸痛苦地皱着，就是不肯起来。

“该死的，怎么会这样？”

多斯可从没遇过孕妇，更不知道碰到这种状况该如何是好！突然，他灵光一闪，“我看这样吧！我去叫尼尔把医生请过来。”

她这一听可吓着了，连忙阻止，“不要！我不要看医生，只要再坐一会儿就没事了。”

“真的没事？”多斯疑惑地盯着她瞧，仿佛对她这反反复复的样子产生了疑虑。

“真的没事。”她赶紧别开脸，躲过他那灼灼逼视的目光。

他没辙地叹了一口气，倏地将她腾空抱起，直接走向主屋。

“放开我！你要带我去哪？”凯莉挥舞着双腿，企图反抗到底。

“你还乱动，不怕又动了胎气？”多斯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“我还是劝你小心点，他可是你的摇钱树啊！”

他语带讥诮，波黑的眉毛下是一双深沉的眼，凯莉一见瞬间顿住了声音。她心想，去就

去，谅他也不敢对她做出什么非份的事来。

多斯撇唇一笑，轻哼道：“这才像话，只要你乖一点，才能坐稳侯爵夫人的宝座，知道吗？”

说着，他已抱着她步入主屋，经过大厅折转到楼上。

凯莉这才发现不对劲，连忙喝止道：“停——你要带我去哪？”

“既然你不舒服，我当然是带你回房间休息了。”

他暗沉的眼勾魅着她那无措的眼眸，慵懒的一笑。

“好了，你可以放我下来，我自己上床躺着就行了。”不知为何，他脸上的笑容总是令她心绪狂乱，无法以平常心以对。

“这怎么行，如果我就这么把你摆着离开，旁人知道了会说我不尽孝道，这样一来，我岂不难看？”他低头对住她的小脸，发出宠尔的笑声。

“那你是要？”她紧张地问，波涛汹涌的情绪不停在胸臆间翻腾。

“我会留在你身边，听你的嘱咐，做个百分之百的孝子。”他对着她魅惑的一笑，语气却是十足的挑衅。

随之他进入卧房，将她置于床上，而他就坐在床侧，目光一瞬也不瞬地勾视着她惊疑的眼。

凯莉忍不住坐起身，推打着他，“你走——你走开——我不要看到你，也不准你再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听懂没？”

她不停对他挥动拳脚，这种粗鲁的举动让多斯看了心惊，为怕伤及她腹中的胎儿，他立刻站起来，打算躲开她的攻击。

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凯莉居然用力过猛，整个人竟从床上翻了下来。

他眼明手快的立刻接住她，“你怎么搞的？老是用这种计策接近我，也不想想有没有危险？”

多斯双手紧抱住她的娇躯，感觉到她微凸的腹部抵着他鼓胀的骄傲，使他的下腹猛然窜过一股热流。

凯莉一抬头，却凝入一双深邃的瞳眸中……

瞬间，他竟低下头衔住她的嘴，将体内翻腾的欲火传进她的口中，滑舌更趁她震愕微启之际探入她口中，舔吮着她每一丝香郁的滋味。

凯莉因他这一吻全身变得无法动弹，一双藕臂情不自禁地勾住他的后颈，心荡神驰了起来……

多斯的双手更大胆地探进她的衣领内，揉抚磨蹭着她丰润的娇乳，解放她每一根渴望他的神经……

他的唇随着他的指尖跟进，由她的面颊来到她的颈部，一寸寸灼烧着她的肌肤，此刻他只想占有她凯莉被他爱抚得心慌意乱，已彻底忘了要拒绝。

反抗，反而将双手滑进他上衣的下摆内，沿着他壮硕的背背肌肉慢慢滑动，带给他难以形容的美妙滋味。

“你真美、真甜……总是让我情不自禁——”多斯的呼吸变得粗重急喘，滚烫的后激们地一步步攻占着她的灵魂，当他的嘴来到了凯莉粉红色的蓓蓉，他便一口含住它，再也放不开了。

她在他怀中瑟缩了一下，而他紧捏着她乳房的疼痛也猛地惊醒了她！她这才意会到他们正在做什么“住手——”她使尽全力喊住他，浑身已颤抖得语不成句……多斯也定住了动作，着火的目光直凝注在她赤裸的乳房上，眼底亦泛滥着一股相互矛盾的疼痛。

“这不就是你的目的吗？干嘛还阻止我？”他双手握成拳，硬着声说。

“你胡说，走开，出去——”她仿若跌进了一股前所未有的震撼中，害怕自己就此难逃厄运，得永远与这个男人纠缠不清。

“你故意把我吊在半空中后又要将我驱离，让我欲求不满而全身疼痛，你才满意？”他露出惯有的野性笑容，轻薄之色毕露。

他恨她也气她，更看不起她，明明已为人妇，刚才还特意装出那副青涩羞怯的处子样，真是恶心！

“你给我滚——”她眼里盛满了难言的伤感，被他的话伤得心都拧了。

“好，就让你好好待在这儿安胎吧！等晚餐时我会再叫人上来请你，义、母。”

多斯冷酷的唇角稍纵即逝地掠过一丝淡笑，转身欲离开。

“等等……”凯莉突然喊住他。

“还有事？”他的薄唇勾起一弯讥笑，眯着眼望着她，“怎么，又舍不得离开我了？”

“不是！”她防备地瞪着他，“你别把每个人都想得跟你一样……”

“跟我一样？”他啼笑皆非地反问：“请问我又是个什么样呢？”

“龌龊！”凯莉回嘴道。

“哦！那义母想和龌龊的我说些什么甜言蜜语？”

他邪气地看着她。

“我……”她深吸了一口气，“你别油腔滑调，我只是想请你到我的别克山庄把我的贴身侍女安妮接过来，她现在和我一样有孕在身。我突然不见了，她一定会既紧张又难过，我不想让她为我操心。”

多斯低哑地笑出声，注视着那张倔强的小脸，“想不到你还是个好主人嘛！”

她转过脸，藏起自己一双满载忧郁与惊恐的眸子，“你到底肯不肯？如果不肯就算了，别净在这儿挖苦人。”

“我也没说不同意，你干嘛一副凶巴巴的模样？只是我很好奇，你怀了孕，你的女仆也不忘上行下效，还真忠心呀！”

多斯睥视着她那双患急的眼神，继而狂声大笑，提步离开了她的卧房。

凯莉瞪着他的背影，真想狠狠地甩他一巴掌。

一低头，她瞥见自己敞开的衣领，不禁又想起他灼热的胸腔和热情的爱抚，使她的心跳霍然加速——她的小脸瞬间变得火红，赶紧拉好衣衫爬上床，将整个身子藏在被窝中，却怎么也不得安眠。

多斯气呼呼地走进葡萄园，尼尔一见他这副模样，闪着笑慢慢地朝他走了过来，“怎么了？被玫瑰的刺给扎到了是不？”

他认识的多斯是向来不把女人放在眼中，想不到这世界上还有女人能让他大动肝火，瞧他那副气急败坏的模样还真有趣。

“你是幸灾乐祸吗？我可是顾及她是我的义母，对她礼让三分，要不，我老早就扭下她的脖子，把她扔出爱芬堡了。”

多斯双手叉腰，紧抿着唇显露出他无奈的心事。

事实上，他并非觊觎希欧老侯爵这个袭位，也不贪心于爱芬堡的经济价值，而是他不服气……他不甘心被人愚弄了二十年！别人当他是傻瓜，他还做牛做马似的在这儿拼命蛮干，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！

所以，若要他放弃这里的一切，交给那个恶劣的女人去掌管，他根本放心不下，他担心自己好不容易栽培的葡萄园会毁在她手中。

如今，他的心情既矛盾又烦郁，他不知如何抒发了……

“咱们说真的，接下来你该怎么做，就这么把她接来这里，你就能够拿回属于你的东西吗？”尼尔收起笑容，正经地问道。

“我一时也没主意了，当时我只是气急了，只想把她抓来这儿就近看紧她，其他的我根本还没想到。”多斯浓眉一揪。

在近距离的注视下，他有一双锋利的鹰眸，坚毅方正的脸型宛如刀削，清楚地刻划出一张极具个性与男性的脸庞。

尼尔看着他那张非常有魅力又咄咄逼人的英挺面容，不禁笑说：“我倒是有个办法。”

“哦！什么方法？”多斯扬眉一问。

尼尔于笑了一声，“你何不运用所向披靡的健硕体格来迷倒她，骗回你的所有，这样不是更干脆。”

“你说什么傻话？她可是我的义母啊！”多斯邪睨了他一眼。

若非如此，他早就对她乱了性，刚才也不会因禁欲而弄得浑身疼痛！

“这倒是真的，看来这场游戏你有得玩了。”尼尔的眸中闪过一丝兴味，事到如今，他只有为他祈祷了。

“算了，别管她了。我已有好几天没去酒厂看看，想不想和我一块过去？”

多斯心想，或许忙一些，才不会让自己再有这种手足无措的感觉。

“也好，这批葡萄明天就可以采收了，是该先去酒厂准备一下。”尼尔看着漂亮的葡萄园，满意地说道。

凯莉躺在床上辗转难眠，不只是这个陌生的环境让她觉得生疏、害怕，她更放心不下别克山庄的仆人，一颗心始终七上八下的。

还记得她刚刚进入屋里时，并没看见有任何仆人在这儿走动，如果她趁现在多斯不在的时候溜出去，是不是也同样不会被发现呢？

她看了看外头已趋阴暗的天色，鼓起勇气告诉自己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无论能不能成功，不试又怎么知道？

凯莉给了自己好几个理由最后她决定放手一试，就算运气不好被逮了回来，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这样了。

主意一定，她立刻回身下床，踮着脚尖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外，偷听了许久，才发现有几个仆人正在后面的厨房忙着。于是，她连忙溜下阶梯，逃出主屋外凯莉暗抚着胸，顺着来时路拼命往前跑，腹部所撑着的重量对她来说似乎已不是压力，此刻，她一心只想着“离开”这里。

然而，就在她逃离了百余公尺外，顺风扑鼻而来的又是那阵阵的葡萄香，这股香味突然缠住她的心头，也唤住了她的脚步，让她离不开身……

也不知是受了什么样的蛊惑，她竟然放弃了逃走的机会，还自转往葡萄园。

凯莉一步步徐慢地走到那儿，当一片紫光呈现在眼前时，她不禁发出一声叹息，着迷地看着它们……

所幸现在太阳已下山，葡萄园的工人也全都下了工，她可以毫无顾虑的恣意徜徉在这片清香中，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。

她情不自禁的踏进园内，小心翼翼地掬捧起成串的葡萄，欣赏着它们的美。完全没发现身后徐徐爬行而来的一条毒蛇——正当她决定走出园外时，那条蛇却趁她不备之际，竟溜上她的脚踝狠狠地咬了一口。

“啊——”凯莉尖叫了一声，这声音刚好被从酒厂返回的多斯听见。

他快步冲向发音来源，一见是她，便口气不善地吼道：“你不好好待在房里睡觉，跑来这儿做什么？”

凯莉紧抓着脚踝，痛苦地说不出话。

多斯这时才发现她的异样，眼角余光已瞥见她的脚踝上紫黑了一大块。

“老天！你被毒蛇咬了。”

下一秒他已抓起她的脚，低头吮住伤口，使劲地吸出毒液。

她疼得皱眉，咬紧牙根不让自己进出疼痛的呼喊，但是伤口真的好疼，尤其是这条腿又酸又麻，毒液似乎已随着血液的流动缓缓泛过她的身子，使她禁不住颤抖了起来。

更甚的是他温热的嘴，与触碰她小腿的温度都让她感到迷惘……

“只能暂时稳住，我必须请医生过来。”多斯愤怒地瞪着她，“你就会给我找麻烦。”

“不……不要！我不要看医生！”她忍痛地拉高嗓门，坚持地说。

“你那么大个人了，还怕吃药？再这样下去，你会丢掉这条小命的。”他发狠地说，随即抱起她快步走回屋里。

凯莉发红的瞳眸无措地望向多斯，“我宁愿死也不看医生，你不要逼我……”他霸道不留余地地凝照她，眼神锐利的一勾，冷冷的低笑，“你别给我装模作样，别忘了，你若一死就什么都得不到了，不仅是爱芬堡，就算连侯爵夫人的爵位也将泡汤，你舍得吗？”

他冷峭无情的嗓音揪紧她的心，使得凯莉的泪水缓缓逸出眼眶。

“那你就干脆让我死了不就一了百了，这么一来，你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毁掉我。”

她蹙紧眉，腿部的酸麻让她难受至极。她想，或许医生来了也救不了她了，自己真要命丧于此。

一进屋内，多斯急促唤来仆人将医生请来，紧接着又把她抱上二楼卧房，轻放在床。

“你还好吧？腿还有没有感觉？”见她的小脸痛得揪成一团，他不禁将语气放柔。

“疼是不疼了，可是……可是好像没感觉……”凯莉痛苦呻吟着。

多斯心急如焚地冲到门外看了看，暗牌了一声，“医生怎么还没来，杰克他们到底有没有去请医生？”

“你已经替我将毒液吸出来了，我想我会没事的。”

她虽然很不舒服，但又不忍心见他为她着急，于是说着安抚的话。

想到他不顾一切地为她吸出毒液，她内心某个角落却也因此感受到丝丝的暖意和甜蜜，看样子他并不太坏。

“还说没事，你脸色都发白了，一定很痛苦吧？”

他坐在床畔，愀然瞅住她，眼底猛然闪过担忧的神色。

“你不用替我担心，就……就算我真的死了，也不会怪你的。”她皱了皱眉，叹了口气说。

听了她的话，多斯暗沉的眼却慢慢眯起，眉眼间满是讽意……

她那是什么口气，好像他舍不得她死掉似的，他多斯才没那么宽宏大量呢！

“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很不得你赶快死掉，如此一来，爱芬堡的所有权依然是我的，只是，我不希望你就这么简单的死了，我还没整到你呢！”

“你……你何苦……”凯莉在心中好不容易陡生的好感就被他这几句话给戳破了。

这时，外头突然传来了凌乱的脚步声，显然是仆人已将医生带来了。

多斯闻声，立刻走到房门口将门打开，紧扣在胸腔的担忧也顿时涌出，强烈得连医生都察觉出来。

“费医生，你快来看看，她刚刚被毒蛇咬伤了，有没有生命危险？”

费医生立刻随着他来到床畔，为凯莉诊治。半晌过后，他才回答，“多斯少爷，你别操心，她虽然被毒蛇咬了，但是急救措施做得很好，只要打一针就没事了。”

说着他已从牛皮袋内拿出针器，在凯莉的手臂扎了一针。

“接下来的几天她得好好休息，相信不用多久就能完全康复了。”费医生收拾起东西，突然又问：“对了，瞧多斯少爷这么为她操心，该不会她就是你的——”他露出暧昧的眼神，想从多斯的脸上瞧出端倪。

“你别胡乱猜测，这个大腹便便的女人跟我绝对没有关系。”多斯牌脱着凯莉，冷言冷语地道。

“那么她是——”这就奇怪了！

“她！她是我义母，也是希欧侯爵夫人。”多斯注视她的眼神一转犀利，让凯莉提高警觉了起来。

“她是侯爵夫人，而且已有身孕了？！”费医生暗吃一惊，但旋念一想，“既是如此，那需不需要我帮她产前检查一下？”

凯莉乍听他这么说，吓得急忙瑟缩了一下！

“不用了，我只是觉得腿有点酸麻，其他都没问题。”不等多斯开口，她已一口回绝了。

多斯双眼烁利地看着她，疑惑着她为何每次提及要看医生时总是会出现这种紧张的神情？

再说，孕妇接受产前检查本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她究竟在怕什么呢？

莫非这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

“我看这样吧！费医生，你就替她检查一下也好，如果她有个什么万一，我很难对我死去的义父交代。”

他冷沉的眸子不放松地警视凯莉脸上多变的表情，那是一抹极度不安与万分恐惧的神情

……

“不！不用了——”她提防地坐起身，动作迅速利落地不像是个孕妇。

这矫捷的动作不单让多斯看了起疑，就连费医生一见也猛然睁大眼，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。

费医生立刻覆在多斯耳边嘀咕了几句，多斯因而扬高眉，眯起狭眸一瞬也不瞬地瞪着她，

“费医生，谢谢你的提醒，你可以先离开了。”

“是的，多斯少爷。侯爵夫人，你也多保重。”

当费医生颌首离开后，多斯便大胆地坐在她身侧，以刻意软化的语气说道：“义母，你是不是有事瞒我？”

“没……我没瞒你什么……”她慌张地往后退，却没注意到她身后就是床缘，差点儿栽了下去。

多斯一把将她勾上床，手心抚在她肚子上！

“不！别碰我的肚子——”凯莉见状，立即放声尖叫。

他却不理会她的惊骇，大手竟探进她的裙摆下，猛然摸上她的肚皮，而手心下所感触的居然是一种柔软的海棉体！

多斯愤怒的掀开衣角，瞪着她隐藏在衣衫下的那团圆型棉球，怒意勃发地问：“这就是爱芬堡未来的继承人，你的孩子？”

他咬牙切齿的声音直让凯莉感到背脊一阵沁凉，只差没有发出尖叫的声音，她不断的颤抖着……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一时之间，她竟解释不来这出荒腔走板的剧情。

“说，给我一个理由！”多斯可不准她在他面前打马虎眼。

“别逼我——我不知道该怎么说……”在他锐利的目光下，凯莉直觉自己仿佛就快被划开两半。

她又紧张又觉委屈地低声哭泣，覆上泪雾的愁容怯生生地望着他。

“哦！我懂了，你的目的就是为要夺得爱芬堡，所以，才骗我义父说你有了身孕？哈……你还真是异想天开啊！”

多斯冷踪了一声，浓黑剑眉下那双深不可测的黑眸勾起冰冷的目光。

“不是！不是——”凯莉手足无措，整颗心已被他的话给割成了一片一片。

她暗忖：就算她把事情全都说了出来，他又会相信吗？

“你无话可说了吧？原来你根本不是我义母，只是个冒牌货！”他咬牙一笑，从薄唇中挤出声音。

凯莉猛摇头，想要他别再对她做出这种无言的折磨，可是，她又不知从何说起。

“你也会害怕？”他俯下身，对她嘶哑地耳语，“我突然想到，你要我把你的女仆给接过来，该不会你是想藉由她的肚子来隐藏你的身份？我还真是小看你了，可怕的女人！”

凯莉紧咬着唇，发出呜咽，“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，你别妄加揣测好不好？”“那究竟是哪样？”他出乎意料地用双手撑在她身子两侧，近距离地逼视她，露出狰狞且残酷的笑容。

“你走开——先把安妮接过来，什么话到时候再说！”她气恼的对他咆哮。

“你以为我会那么笨，当你这出戏里头跑龙套的角色？”他冷冷嗤笑。

“那你究竟要我怎么做才会满意？”天啊！她头好晕，只希望能好好的睡一觉，为什么他就是不肯放过她，要这么逼问她呢？

“既然你不是我的义母，肚子里更没有那该死的孩子，你说我想要做什么？”他狞着邪笑，双手抚上她滑润柔丝的双颊。

“别……”他的大胆令凯莉惊愕不已。

“既然你要人主爱芬堡，想必是用尽了计策来勾引我义父，这种事也肯定和他做过了，你怕什么？”他露出一副鄙夷的嗤哼。

凯莉紧抿着唇，发出阵阵无助的呻吟，更流下交错着羞愧和愤怒的泪水……

“你无耻！滚开……”她拼命往后移，试图与他拉开距离，无奈他却愈来愈靠近，恶意的将雄性的气息喷撒在她脸上，让她差点撑不住自己的重量而瘫软下来。

“或许你拿勾引我义父的本事来勾引我，我可以给你你想要的一切。”

多斯得意地笑了笑，又印语道：“再说，我可是比我义父年轻多了，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“无聊！”她羞愤交加地推抵着他的胸膛，然而，发软脚却怎么也移动不了。

“别反抗我，乖一点，懂吗？”

他倏然低下头，轻轻衔住她的耳垂，舔舐着她的耳窝，故意在她耳畔呢喃，“像你这么淫荡的女人，在别克山庄该不会也养了情夫，否则，以我义父那把年纪，怎能满足得了你？”

凯莉浑身一震，他却转而攻向她的嘴，嚼咬住她，在她唇上吐语，“否则你也不会老是吵着要回别克山庄对吧？”

多斯的口气无情且严厉，句句将她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
凯莉的呼吸急促得快要沸腾，两相冲击下，她觉得好痛苦啊！“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，我没有——”“现在已是罪证确凿，你还狡辩。”多斯拿起那块棉球，残佞地一笑。

不一会儿，他居然带着邪气的笑，以厚实的大掌猛力握住她浑圆的胸脯，邪恶地揉搓。

“不！怎么说我还是你的义母，放手——”她震惊的道。

多斯霍然掐住她的下颚，凶狠地瞪着她，“你还要瞎掰，我再也不会信你的话了。”

“好痛……”凯莉猛摇头，想脱离他的控制。“我没胡说，孩子虽然是假的，但我真的曾和希欧老侯爵注册结婚，身份是怎么也改不了的。”

她以一双害怕的眼神回视他……

“哼，就算是吧！告诉你，哪怕你是一颗禁果，今天我也忍不住想吃了你。”多斯俊脸覆上氤氲的颜色，强壮的身躯修然压下，以其结实的胸膛和钢铁般的大腿钳制住她。

“不，不许你碰我！”她惊得呼吸加速、气喘连连“别担心，我保证我给你的，肯定比我义父给你的还多。”

他将灼热的气息喷洒在她脸上，滑溜的舌头舔舐着她香甜的唇，刺激她的两片蜜瓣为他开启。

凯莉紧抿着瑰丽的唇瓣，完全无法承受他的侵犯，她完全没料到自己居然会遇上这么个霸气的狂徒，更不知该怎么做才能推拒得了他？

“把嘴张开，别让我用强的。”他以湿濡的舌尖调戏着她的唇角，并像灵蛇般狡猾地在她的敏感带滑动，迫使她张开嘴。

“嗯——”他高超的吻技迷惑了凯莉，使她禁不住叹了一口气。

多斯便乘这机会捣进她口中，恣意搅动……

他嘴角勾出一撇冷笑，黝黑的深履激过两道幽光，表情闪过一丝得逞的得意。于是，他更放肆地将下身卡在她的两腿间，制住她妄动的双腿，唇舌放浪地吮咬着她的丁香舌，邪气地挑逗。

“呃——”她被他的意图所骇住，慌乱地挣扎。

多斯放开她的嘴，哑着声说：“你以为这么做，我就会放弃你吗？”他蓄意贴近她的耳畔，眯起的黑瞳里进射出犀利的火花。

“不……不可以……啊——”她拼命想挣脱，而他健硕的男性躯体钳紧她娇柔的身子，若要脱离他是绝对不可能的。

凯莉因紧张，紧身束胸所拱起的丰盈不停剧烈地起伏着，像似蓄意挑逗、诱惑着他。

多斯双目猩红，邪笑地撕裂她的衣衫，露出她里面的蕾丝束胸，和峰峰相连的热乳沟痕。

她身子一僵，粉脸羞得燥红，怯怯地出道：“住……住手——”“你真美……难怪我义父会在那么多女人中看上你。”

多斯忿忿地凝北着她娇红的身子，以自身的重量扣住她，目光紧锁在她两团白皙柔软的乳峰上。

随即他狠戾地扯开她的束胸，以双手托高她的乳丘，邪肆地挤压揉捏——“你……你放开我……”她羞愧地低喊，委屈的哭了出来。

但多斯依然不肯放手，反而更狂佞地捧高它，张口含住凸挺的蓓蕾。

“啊——”她呻吟了一声，小脸一片炽红。

“天！你真香甜。”他嘶哑的叹息。

凯莉睁大眼，清灵的眸光羞怯地对住他那双黝亮。

不驯的黑眼，抖着声说：“你……你如果现在放过我，我……我可以原谅你……不予计较……”

“哈——”他狂笑，谄睨着她控诉的眼神，“少拿这种高高在上的语气和我说话，告诉你，我才不信你这一套！”

他握住一只软热的椒乳，强势地拉扯挑逗着她。

“啊……不要——你别这样——”凯莉被他这种粗鲁恣意的模样给吓住，刹那间像似已陷入一股完全被动的陷阱里，怎么也翻不了身。

她的挣扎令多斯嫌恶至极，也更加强了他掠夺的欲念，“你今天是逃不了的，我吃定了你这颗禁果，也要定你了。”

他不顾她的挣扎和抵抗，剽悍地剥下她身上所剩无几的蔽体物，朦胧的月光透过窗照耀在她粉白泛红的胴体上，形成一道道诱惑他的暧昧光晕。

“啊——不要——”凯莉疯狂呐喊，双腿急切地想踢开他，怎奈毒蛇咬伤的地方还很酸麻，她的动作根本是虚乏力。

“别动，我保证你会喜欢的！”他抓住她的小手锁在身侧，不顾她的挣扎，不看她的泪眼，滚烫的唇立刻夺下她柔微微启的小嘴——“嗯……”

她震惊得无以复加，他的霸道和放肆让她无从抵抗，只能无助地扭动着身子来推挤他，却不知她的挣扎蠕动，更加强了他掠夺的快意，使得他做出更狂野的放肆举动。

“你还真辣！”他的舌尖转而描绘着她粉红的乳晕，狂吮她的乳头，在她胸前粗重地喘息。

“呃……”

凯莉心乱如麻，浑身抖瑟，不停颤动的双乳，激起他炽烈的欲火熊熊的狂燃。他低头含住她白嫩殷红的乳房，舌头卷起她凸挺亢奋的蓓蕾，炽热的手在她圆润的乳丘边缘流连不去。

“呃……”凯莉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声吟哦。

她娇喘的音调听来是这般的难耐、饥渴，多斯的笑容晕开，沉迷在这勾人又调情的撩戏中。

凯莉暗抽了一口气，双手紧紧揪住他使坏的大手，抵抗着体内不断燃烧的热气……

“你……你不是人……”她双织染红，嗫嚅地说。

“今晚我若没要了你，我才不是男人。”

“啊……”一股热流强烈的贯穿她的全身，流向她的四肢百骸，几乎使她崩溃、融化。

“舒服吧？与你豢养在别克山庄的男人比较之下，我得几分？”他狎肆大笑，一双幽远深沉的眼看似无害，却不时流窜出邪佞的诡光。

“没——”她想抗议，但是，下体的亢奋灼烫的让她难受得说不出话。

“没分数？看来我是太高估自己了，原来在你心里，我连一点分量也没有。”多斯的指尖沿着她胯下的浓密林地，来到她的暖穴。

凯莉憋住气，企图对抗这抹令她发狂的滋味。

“放开我……”她身上燥热难抑，体内不断窜烧的火球直在小腹内碰撞，燃起了丝丝的火苗……

“呃——天——”她情不自禁地弓起粉臀，配合着他手指的律动，那诱人的双峰荡漾起伏，迷惑着多斯的心神……

“多斯……”她娇喘吁吁的叫道。

“让我尝尝你的味道。”

“啊——”凯莉尖叫又摆头，不断扭动着粉臀想挣脱他的放肆，然而，他却稳如泰山似的怎么也推不开……

“啊呀——”凯莉瞪大眼，倏地弓起身子，蜷成一团……

多斯放下她的臀，大手急切地探向她的私密处，自私地占有那一处禁地，牢牢的钳制她的方窄穴“啊——多斯……”她浑身痉挛，不住呻吟。

他带着邪笑并曲起指头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抵触她柔软的内壁，邪恶的捏紧她那紧窒的小穴。

她浑身乏力，下腹好似着了火般，无法忍耐他狂猛炽烈的掠夺。

“我要你！”

他焚红了眼，倏地抽出手指，猛力掰开她的双腿，腰杆一挺，控进她便热的花心——“啊——痛——”凯莉身子一紧、呼吸一窒，倏然地挟紧他。

多斯却完全震愣住了……他猛抽了一口气，眼神中浮是疑惑与不解！

“你……你怎么可能还是处子？”他脸色一变，暗哑的低吼。

“我……”凯莉，喃喃道，一时也说不清楚……

“你又要拿什么理由来搪塞我？你当真是心思险恶的女人！”多斯气疯了，他愤而撑开她的粉臀，猛地冲刺，一点也不因她的青涩而怜香借玉。

“啊——”她重重的抽搐，全身微颤，单薄的身子根本无法承受他的巨大。

多斯猛喘了一口气，双眸怒火翻腾！他邪恶地瞪着她，下一秒竟以更残酷的姿态深深的推进她的体内深处，“你已经是我的了，我看你以后还如何拿身体去欺骗其他男人，掏空他们的一切。”

凯莉战栗不已，下体被他粗壮的男性填得满满的，不留一丝缝隙，这股撕裂的疼痛，几乎令她昏厥。

“虽然你的机心沉重，但是滋味挺不错的。”他又狂野的再次推进——“不——”她不停的喘息，已疼得说不出话来。

多斯竟有些不忍地定住身躯，暗暗的眸子凝在她嫩白泛红的娇躯上，目光慢慢经由她的腰滑到她那招得出水的诱人玉乳、粉嫩轻颤的晕红乳头、以及那紧实窄小的下体，并能感觉到她因亢奋而泌出多汁的甜液……

倏地一股燥热焚上他的胸臆，使他再也控制不住了——他紧抓住她的纤腰，更深更猛地戳进她湿热的紧窒深处，不停地律动、抽送，引领着她登上欢愉的山巅——此时的凯莉已不再疼痛，下身涨满了欢慰的快意，情不自禁地抬高臀承受他的骄傲……

多斯全身淌满了汗水，五官变得狰狞，最后在一声深沉的低吼下，他在她体内喷出了滚烫的热源——

凯莉不知自己是如何从他的强肆掠夺中脱身的？

更不知是如何在气虚的情况下区着的？

当她再度清醒时已不知是什么时候，她只知道自己全身酸疼、乏力，尤其是两腿间的隐私处更是涨满了疼痛，几乎令她动弹不得。

唯一让她觉得好过些的便是腿上的毒伤，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，腿部的知觉已渐渐苏醒，这让她松了一口气。

才转身，藉由月光的映照，她居然看见多斯就躺在她身侧。

此刻的他赤裸着上身，露出肌肉纠结的胸膛，紧闭的眼睛浅在，但轮廓深远的五官却是如此的充满魅力，尤其是那双薄薄的唇微抿着，显现出其刚毅的脸部线条……

想到这儿，凯莉的小脸赫然绯红，刚刚他不就是用这张嘴挑逗得她浑身着火、难以抵抗吗？

她暗自叹了一口气，没想到她竟会和“义子”发生这种不伦的关系，虽说她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但她既然已与希欧老侯爵注册结婚，那他们的这层关系必然存在周！

这下又该怎生是好呢？

她该拿什么脸再面对他？还是赶紧趁他尚未清醒时离开吧！

凯莉强忍着下体的疼痛，勉强起身，双脚才刚碰上地面，她的柳腰却被一只猿臂猛地扣住。

“你……”她吓得连头也不敢回。

“趁我不注意，你又要溜了？”多斯醇厚的嗓音自她背后扬起，使凯莉的背脊蓦然发寒。

“我留下又有有什么用？你要爱芬堡我还给你，你要少侯爵的爵位我也还给你，就连我的身子也被你夺去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”

凯莉双拳紧握，忿忿不平地说出她满腹的埋怨。

“问题是你这么一走，别人会怎么说我？说不定还会给我冠上一个忤逆不孝的罪名，这我可承受不起。”

多斯眼神锐利的一勾。

“那你的意思是？”

“你就留在爱芬堡当你的侯爵夫人，而我这个做义子的闲暇时，还可以陪义母玩玩游戏，你说这样是不是挺好的？”他邪恶地拧高唇，冷冷的阴笑。

“你！”凯莉倒抽了一口气，小脸变得苍白，难以置信地回睇他。

“我想你应该同意才是，否则，刚才你也不会在我身下叫成那样，差点把这房子的屋顶都给掀了。”

多斯挑起眉，耶佞地低笑，那狂肆的模样让凯莉心头一惊，全身绷得死紧。

“你这个狂妄的男人，我不想理你，你出去——”凯莉忍着悲愤！用力指着门口，内心深处凝聚着一丝难以解释的复杂感触。

“好，我这就走，你的腿伤尚未痊愈，记得可别再乱跑了。”多斯起身，对着她笑说。

然而，就在他掀被的同时，凯莉却不经意看见他隐藏在被下的昂长，刹那间羞焚了脸蛋，无措地旋过身。

“哈……没想到你那么容易脸红。”他漂亮冷峻的脸庞闪过一丝趣味的光芒。凯莉蹙起柳眉，娇羞中掺杂着怒火，“你还不出去！”

但此刻他却突然不想走了，直勾着她的眼，“坦白说，我心里有个结，若不打开它，我会很难受的。”

“什么结？”她提防地问。

“你该知道我义父并不是个正人君子，对于他喜欢的女人大多是以强硬的手段将她搞上床，而你长得又不赖，既然他已和你注册结婚，你怎么可能还是清白之身？我想……这其中一定有鬼吧？”

凯莉的脸色淬变，胸口绷得死紧，像是已走到穷途末路，不知如何自救。

他套上裤子对着她瘦笑，“我就暂且放过你，但是，这个答案我肯定要从你的嘴里套出来，否则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再见了，小骗子。”

多斯勾魅的眼微微的向她一挑，衔着冷笑走出她的卧房。

凯莉不停的深呼吸，企图把她的恐惧推到内心最微不足道的角落，更强迫自己别把他的威胁放在心上。

事实上，她也是个受害者啊！为何就没有人替她想一想？

她蜷起身子，看着这凌乱的被褥和上头已晕开的血痕，鼻腔又是一酸……

空气中仿佛还目散着一股浓烈的男欢女爱结束后的暧昧气味，不禁令她自怨自艾地痛哭失声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凯莉没再见过多斯，她就仿若被软禁一般，一个人待在主屋让周遭的仆人服侍着，生活虽无虞，内心却找不到归依。

“夫人，您这两天都吃得这么少，这教我怎么向多斯少爷交代呢？”侍女菲菲是个年仅十四岁的小女孩，也是多斯专门派给她使唤的女仆，天真浪漫的性情倒也带给凯莉一丝活力的来源。

“我真的不饿，你放心退下吧！多斯少爷不会怪你的。”凯莉微笑地说，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她的侧面，使她看起来非常温柔动人，连菲菲见了都傻眼了。

“夫人，您真好，不但性情温柔，长得又漂亮，在您还没来我们爱芬堡之前，大伙都猜测咱们的新的女主人会是个高傲的人呢！没想到您连一点儿架子都没有，我们都很喜欢您。”菲菲天真地说，一点儿也不造作。

凯莉不以为意的笑了笑，“其实你们不用怕我，平时还是得听多斯少爷的，爱芬堡我已全权交由他去处理，现在我只想一个人过着单纯的生活。”

她拿起花茶啜饮了一口，“这条真香，是茉莉吗？”

“对，这是上好的茉莉花茶，听厨房说，这还是半年前王后特地赏给希欧老侯爵的呢！”

“哦？听你这么一说，爱芬堡似乎和王室的关系颇深？”凯莉好奇地问。

“当然咯！陛下非常欣赏咱们多斯少爷，时常不定期下旨传他进殿下棋聊天呢！”

菲菲笑意盎然的说，不难看出她对多斯的崇敬心态。

凯莉见状，理解地漾出一抹淡笑，“这么说，多斯少爷的前途真是无可限量了。”

她想，也难怪他会那么排斥她、敌视她了，因为，她的出现极有可能毁了原来属于他的一切。

但是，又有谁知道她对爱芬堡和侯爵夫人这个称谓一点也看不上眼，她甚至可以舍弃所有，只为换回一点自由。

“夫人，想不想出去走走？今天的阳光很温暖却不刺眼，去晒晒太阳对身体挺有好处的。”菲菲看了看外头的金色阳光，突然建议道。

“也好，我们这就去看看，如果可能，我还想去葡萄园——”“不可以，多斯少爷交代过，您绝不可以再去葡萄园了。”菲菲立刻阻止。

凯莉叹了一口气，只好认命道：“我也知道不行，只是说说而已。”

“要不我带您去后山，那里有一座咱们租给别人的私人牧场，偶尔会看见坡上放牧的羊群，很好玩的。”

菲菲孩子气地又说。

“真的，我们就去那儿看看吧！”她为了怕旁人起疑，事先又将棉团系在肚子上，依旧伪装成孕妇的模样。

反正多斯无意揭穿她，她就继续演下去吧！

才起身，她好奇地问：“你说有羊，那么可有马儿？我想骑骑马。”

菲菲闻言，立即吓呆了，她直摇头，“夫人，您别开玩笑，您现在有孕在身，怎能骑马？”

凯莉猛地发现自己说错话，立即敷衍道：“我也没说现在要骑，只是想起从前，很怀念那段策马奔腾的时光。”

“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，走吧！要不太阳下山后，就看不到羊儿了。”在菲菲的促使下，凯莉便挺着大肚子和她一块出了主屋，慢慢向后山走去。

“夫人，您瞧，那里有好多羊是不是？”菲菲兴奋地指着远方。
凯莉顺着她的手势望过去，在这片翠绿山巅间真的有几处小白点，那些就是可爱的羊儿。

“我们过去看看。”

说着，她已不顾菲菲焦急的目光，一个人快步往那儿走去。

“夫人，您走慢点，危险啊！”她立刻追了过去。

莫约十来分钟，她们终于到了坡地，凯莉惊叹地看着这些羊群，禁不住咧嘴大笑，几乎忘了这几天来缠绕在心里的苦闷与无奈。

“夫人，您别走那么快，会吓坏我的。”菲菲紧张不已地在她耳边嘀咕。

但凯莉的眼神却被不远处坐在大石上放羊女子的背影给吸引住了。

她不顾菲菲的哈叨，径自往那儿走去。

就在那女人听见脚步声猛地回头的刹那，她已讶异得无法言语。

“安妮！”凯莉又惊喜又难以置信地喊了一声。

坐在石上女人的表情更呈现出莫名的喜色。

“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安妮立刻起身走向她。

“安妮，真的是你！”凯莉握住她的手，泪已无声无息的滑落。

“你不是在别克山庄吗？怎么会来这儿？”她忍不住又问。

“是多斯少爷接我来这儿的。”安妮笑了笑。

“是他！”凯莉心头一震，想不到他真的把安妮接来了，“既然你也来到这儿，为什么不到爱芬堡来找我呢？”

安妮的眸光不安地看了一下菲菲，凯莉立即会意地说：“菲菲，你到旁边去玩，需要你的时候我会叫你。”

早已按捺不住想和羊儿一块去玩的菲菲对她点点头，开心的向那群小羊飞奔过去。

凯莉摇摇头，微笑说：“真是个孩子。”

“其实小姐也不老，不过大她几岁，却已历经了那么多无奈……”安妮为她的遭遇忿忿不平。

“快别这么说，其实，真正受苦的是你。”她幽幽的说道：“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为何不来找我？”她拉着安妮在大石上坐定。

安妮静默了一会儿才说：“多斯少爷告诉我，他已经知道你假怀孕的事，也猜出我肚子里的孩子将来是要顶替你的。所以，他说我跟着你不方便，会让人怀疑。”

听了安妮这么说，凯莉更不懂了……他明明恨她恨得要命，不是可以乘这机会赶走她，甚至夺下她的侯爵夫人头衔，为什么他不那么做？而且还要帮她？

“我不管，你跟我来，我一定要你在我身边才能放心。”她拉起安妮的手，就要往回走。

“可是，多斯少爷安排我在这儿做牧羊的工作，我不能不管啊！”安妮不安地说。

“先别管它们，待会儿我再派人来接手。”

在凯莉的坚持下，安妮就这么被她带回了爱芬堡，可想而知，当多斯发现时是如何的怒意勃发了！

“义、母，你还真会自作主张，你知不知道你把那个侍女带回爱芬堡。会产生多大的困扰？”果然，当多斯在爱芬堡撞见安妮后，立刻气得牙痒痒的。

他的黑眼眯成一条线，咄咄逼视着凯莉。

“她从小就跟在我身边，我已经习惯她了，既然知道她已经被你带来这儿，我怎么能放她一个人呢？”凯莉见招拆招，冷冷地说。

“你不会不知道若等你们都生了，孩子却只有一个，会引来多少人的好奇？你还真是让我头疼，让我——”多斯简直懒得跟这种女人讲道理，那等于是白费力气。

“我管不了那么多，如果你还当我是这里的侯爵夫人，就得听我的。”她仍坚持己见。

多斯全身的血液几乎不能控制地到处流窜，他原本冷淡的声音变得更低沉，“好，你要这么做，后果就让你自己去承担，‘侯爵夫人’！”

说完，他便转身冲出大门，忿忿然的离开！

“多斯——”凯莉想喊住他，才追出大门便看见他骑着快马奔驰而去。

她只好无精打采的走向房里。

凯莉这副黯然的模样正好被安妮所见，她满腹歉意地趋上前，“都是我，如果我别来爱芬

堡，一切就都没事了，小姐，你还是让我回去吧！”

“这件事与你无关，是他……是他对我有偏见，所以才连累了你。”凯莉摇摇头，一味将所有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。

如果这里真的没有她的容身之地，那她就只有离开，可他又不允许她走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他非要把她逼上绝境不可？

“不是我要为多斯少爷说话，其实他对你满好的，他顾虑这么多也是为你着想啊！”安妮忍不住说道。

“是吗？”凯莉的眼神变得茫然了。

“所以，小姐，你还是让我离——”“别说了，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走的。”凯莉立即截去她话语，如果安妮真要离开，那她就跟她一块走。

“唉——”安妮轻叹，摇头道：“好吧！我就不再提这件事，但你真的消瘦了不少，我听菲菲说你的胃口极差，小姐！你还是去吃东西，早点上床休息吧！别再为我操心了。”

“谢谢你的关心，我还真有点累了。”

凯莉不只身体累，她的心更累，尤其是经过和多斯的一番争执后，她更是有一股想哭的冲动。

她究竟是怎么了？以往她并不是那么多愁善感，为何在自己和他发生了那段不正常的关系后，她整个思绪就全乱了？往往见了她，她便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；没见着他，她居然对他还有一丝丝的想念……

天！她怎么会有这种不该有的思潮呢？

“那我陪你回房吧！”安妮不放心地说。

“我自己上楼就行了，天色不早了，你也去休息吧！”对安妮安抚性地一笑后，她便徐徐爬上楼。

但是，躺在床上的她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着，潜意识里她似乎总聆听到外头的声响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外头终于出现蹄声，紧接着便是大门被撞开的强烈碰撞声。她微蹙眉，不解地想，究竟是谁？大半夜的怎么还弄出那么大的声响？

凯莉立刻套上睡袍，走出房门奔下楼，借着烛灯，她看见那个噪音制造者就是多斯。

但她发现他似乎不太对劲！走路歪歪斜斜的，在屋里东撞西碰，最后还瘫在椅子上倒头大睡，他是怎么了？

她顺着阶梯走下去，突问到一股浓郁的酒味，不禁蹙起眉，靠近他身畔轻声唤道：“喂！醒一醒，你不能睡在这儿，会着凉的。”

“别吵我——”多斯挥了挥手，“是谁那么烦人？”

“你快醒醒，别再睡了。”凯莉稍稍提高音量，不信喊不醒他。

他深深的皱眉，微微睁开狭眸，“是你？”他冲着她挑衅的微笑。“女人还真罗唆——”

“你！算了，我懒得和醉汉计较，我去倒杯水给你醒醒酒。”

凯莉立即走进厨房，为他倒了一杯水，“来，喝一口吧！”

她好心地坐在他身畔，打算扶起他，哪知道多斯却粗鲁的一推，不仅把凯莉推倒在地，就连杯子也被他打翻了，弄得两人一身湿，十分狼狈。

“妈的，怎么搞的？”

醉意配然的多斯突然被冷水一淋，猛然清醒大半，他霍然站起身，拍着身上湿漉漉的衣服，口中骂个不停。

“你喝醉了，我好心为你倒杯水，哪知道你……”

凯莉委屈的道。

多斯揉了揉眉心，用了用微眩的脑袋，瞪着坐卧在地上也是一身湿透的凯莉，“我是喝了酒，但可不敢让你来服侍我，‘义母’。”

他刻意加重“义母”两个字的音阶，语气中的不屑真是令人抓狂。

凯莉听到，娇容上只剩下一抹苍白，心中一股不明的苦楚像被芒草割伤了一般，直滴着血。

“这么说是我多事了？”她哀凄地问，“既是多事，那我回房了。”

“等等——”他攀然喊住她，脸上覆上一层暧昧的神色，“这么晚了你不睡，是在为我等门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没有，只是睡不着。”丢下这句话，她便要拾级而上。

而多斯的声音又从她的背后响起，“既然睡不着，那又何必急着回房呢？”

“我就算睡不着，也没必要留下来。”她冷冷地说。

“你不敢承认睡不着就是因为我还没有回来？”他踩着微晃的脚步，紧跟在她的身后。

“你走开，别跟着我。”他的话说中了她的心事，让她羞愧极了，尤其当她发现他那双微红的眼，直盯着她纤薄睡袍下的玲珑身子时，紧张得拼命加快脚步。

“笑话！那么晚了，我也要回房睡觉啊！”

他尚带几许醉意地冷笑，望着她的瞳眸中散发出一抹欲望之火。

她直摇头，指着楼下的另一方，“你的房间在那儿，你走错方向了。”

他却嬉皮笑脸的说：“我也没说要回自己的房里睡，我只想和你同床共枕。”

“你别藉酒装疯，我不理你了。”

凯莉被他的轻薄之词弄得心绪乱飞，转身就逃，无奈他却往她的手腕紧紧一揪，害她失去了平衡，摔下了楼。

多斯没想到会这样，立即捧住她柔滑的身子顺着阶梯往下滚，尽量不让凯莉受到伤害。

“啊——”她惊声尖叫。

多斯连忙捂住她的嘴，附在她耳畔说：“还好仆人都睡在后面，否则，你这一叫，一定会把他们全都唤来，若是让他们看见咱们不睡觉，还这么亲热地抱在一块，你想会引来什么样的闲言闲语？”

“你……你为什么要拉我……”她揉着被摔疼的臀部，痛苦的呻吟。

“是你硬要逃，那我怎么能放过你呢？”

多斯撇唇轻笑，扣住她腰间的手就是不放，甚至还使坏地隔着薄衫轻抚她未着束衣的身子，拢高她圆润的丰胸。

“呃——”凯莉倏然睁眸，直摇头，“不要……”

“你大半夜没事穿成这样，不是为了勾引我吗？既是如此，又何必要装模作样？”他的热后突然衔住她的耳垂，在她颈边嘶哑的低语。

凯莉一震，全身变得软弱无力。

多斯的大手矫捷地一揽，紧紧的将她的娇躯担于双臂间，“你知道我要的是什麼，对不对？”

他的嗓音嘎吸且嘶哑，一对似醉似欲的眸子炯亮地凝降着她。

凯莉呆愕了一会儿，几乎忘了挣扎，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？你醉了……”

她在心底告诉自己一千遍、一万遍，绝不能重蹈覆辙，无亲身与心总是背道而驰，相互拉扯得好痛苦。

“你不会不知道，做都做过了，你又怎么会不晓得我所说的是什麼？”

他伸出指尖轻抚她的面颊，以他凸立的男性骄傲磨蹭着她的小腹。

“不可以，我们这么做是不对的。”她惊慌的说。

“我不管这些，如果你我要共同在这里生活下去，我就不能假装没看到你。”多斯抓住她的皓腕，近距离地逼视她。

“那我可以离开——”

“不准！既然你和我已有了牵扯，我怎能让你走？”

他紧紧的抓住她，强劲的手力掐疼了她。

“你别这样，放手……”凯莉仓卒地大叫，焦虑地扭动起身子，试着挣脱他钢铁般手臂的环箍。

“别吵，再这样下去，肯定会有人被你吵醒的。”

多斯不再多话，立即抱起她直往他的房里迈进。

他要她，不只是醉的时候，就连清醒时，他也逃不过她的挑勾，即使她是无心的。

“你放我下来——”凯莉拼命踢动着小腿，极力的挣扎。

“你再吵也没用的，义母。”他对她邪魅地划出笑痕。

“你！”凯莉惊疑地看着他，而他含笑的嘴立即堵住了她的话，同时，温热的舌头也缓缓滑入她的口中，吸吮她嘴内每一份甘甜的蜜津。

她僵硬的娇躯在他柔软的攻击下逐渐软化，连心也渐渐背叛了原有的意念。

凯莉从他的嘴里闻到浓浓的酒味，间接也渲染了她的心，让她感到了微醉。

她闭上眼，享受着他的舌尖在她口中恣意搅动的滋味，是这般的炽烈灼烫，整个身子也瘫软在他的怀里，脑海也变得异常混沌。

“多……多斯……”她已虚弱得无力抵抗。

“在床上，你只有一个身份，那就是我的女人。”

他顺势将她搁在软垫上。

凯莉直觉自己的呼吸急促，已降服在他挑逗的手腕下。

“天！你真性感……”他低沉的声音带点沙哑，凝注着她若隐若现身躯的眸光掠过一抹幽暗的火苗。

突地，他掀开她半透明的衣衫，两手紧捏着她赤裸的胸乳，着火的眼直盯着她的那儿瞧。

一阵灼热倏然划过凯莉的胸口，她先是一愣，随即不安地掩住自己的胸，与他的手相抗衡。

“不——不能——”多斯根本没把她的抗拒放在眼中，目光仍胶着在她渐渐变得俏挺的两颗粉红色蓓蕾，它一遇到冷空气，突然敏感的挺立起来。

他眸中含着赤裸的欲望，目不转睛的注视着她那两团弹性浑圆的热乳上。他倏地俯下身，埋头在她的乳沟内，在她胸前粗重的喘息，呼出的热气每每都刺激着她的乳头更为尖挺发胀

……

凯莉不住地喘息，既羞涩又难为情，高耸的凝乳也随着她的呼吸不停的晃动，那起伏荡漾的水媚样，足以对多斯造成致命的吸引力。

他似乎等不及了，粗鲁蛮横地捏住她白嫩似雪的胸脯，直接对她进行侵犯。

“别这样——”凯莉明知这样是不对的，然而，她的两乳已被他灼热的大掌摩擦得又红又肿。

她感受到下腹传来的热潮，但只要想起初夜的疼痛，就令她忍不住心生畏惧。“别……”她努力挣扎，圆润成熟的胴体试图做着无助的扭动。

多斯沉声低吼，手指已不受控制地夹住她顶端鲜红的乳头，搓捏撩弄……“好美啊……它们好像是因我而生的。”

凯莉难受地嚶吟，不自觉地拱高那肿胀的乳房，迎接他放肆的揉捏。

多斯爱死了她这种反应，于是，更狂野地拉扯着她的乳尖，并以粗糙的手掌覆住她的胸脯，掌心轻轻的在她娇艳的莓果上回旋，在她体内扬起一波波难以抗拒的快感。

凯莉微启唇瓣，急促深喘，她的颈上、身上全覆满了晕红情欲的颜色，以及细小的汗珠。

“只要你乖乖的跟着我，别去在乎那该死的称谓，我也会好好的爱你，给你你想要的一切——”他猛然低头，含住她娇嫩的乳蕾，强烈的吸吮，指头抓住她雪白的丰胸，让它们印上他五指的红痕“啊——”凯莉娇喘吁吁，乳尖在他的嚼咬舔舐下，产生了一股股不可思议的愉悦，娇弱的身子忍不住战栗、抽搐……

“真香——”他沙哑地说，以一种极暧昧的方式挑勾着她。

紧接着他空出一手，迅速地扯下她的底裤。

“啊！多斯。”她尖锐的尖叫声根本于事无补，反而激得多斯体内更高昂的疯狂快感。

他将右膝挤进她的双腿之间，黝黑的手覆上她的小腹兜转着她的肚脐眼。

凯莉无法抑制地呻吟，小手虚弱地遮蔽自己曝露的私处，羞怯地直摇头。

“不！啊——”就在这时候，他竟伸手至她夹紧的双腿中，摸索寻找着她藏在细密毛发内的敏感阴蒂。

“等等……”她怯柔地位喘，下意识的扭动着俏臀想摆脱他，他的动作让她想起了他第一次的粗暴。

“不能再等了，你已经湿透了！”

多斯押肆的低笑，指尖感受到她下体的爱液早已泛滥成灾，两片丰厚的唇瓣也肿胀得颤抖。

“不要……痛……”她吓得直往后退缩。

“别怕，这次不会疼了。”他轻轻的诱哄，邪魅的眼光在她那雪白的粉臀间流连，睇住她泌出的透明汁液……

凯莉浑身燥热，他猥亵的动作更加浓烈的燃烧着她的欲望，“别……你醉了……不要做出这种乱伦的事她勉强从混沌的思绪中抽出一丝冷静。“乱伦？早在我把你带回爱芬堡的时候，就已把什么礼义廉耻全都抛到九霄云外，现在我只是个无耻狂徒，而你就是我乱伦的罪恶渊薮。”

“啊——”凯莉红嫣嫣的小嘴逸出让人心荡的吟哦，“我只是罪恶的渊薮……对你而言，已不含其他的意义了？”

“你以为你还能要什么？”他无情地反问。

“我……”她默然不语。

多斯当着她怔忡的目光解开裤腰，露出他昂长的男性象征。

“不——”她看得骇然失色。

“放心，这次我会温柔点儿。”为了怕再吓坏她。

弄疼她，他憋着气磨蹭着她湿润的花唇，直到凯莉紧绷的身子徐徐的放柔，看着他的眼神已不再只有畏惧，他才有下一步的动作。

多斯的汗水直接滴在她的乳尖上，沿着优美的弧度滑落，形成一幅绝美的画面。

他再也抑制不住地撑开她白玉般丰润的大腿，痛苦地粗喘了一声，毫无预警地深深捣进她前道的底部。

“啊……”

凯莉尖嚷，但奇怪的是，这次她不但不疼，还感到无比的充实和快意，原以为会有的撕裂感已不复见见她半合的眼中全是暧昧的星芒，多斯的欲火再也控制不住地在她身上发泄出来，他高捧住她的臀，开始剧烈的冲击……

“啊呀——”一波波席卷而来的高潮不断的冲击着他俩。

凯莉又再一次将身心臣服于他……

5

凯莉倚在顶楼窗前，眺望远处一大片紫红色的葡萄园，神情却是黯然忧郁，始终不说一句话。

这一幕看在安妮眼底，真是替她又难过、又心伤，但她却不知该安慰她什么。久久，她终于忍不住说道：“小姐，你心里有什么苦就说出来，别一个人憋着，当初我听菲菲说你常一个人发呆，我还不相信，但这一阵子，我的确发觉你心事重重，又爱偷偷掉泪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

凯莉垂下双眼，轻柔的语调中平添了几许抑郁，“我没事，你和菲菲都太多心了。”

“你别不承认，我猜得出来，你一定是为了多斯少爷吧？”

“安妮——”凯莉睨着她，“你别胡说，这不关他的事。”

“是吗？那个多斯少爷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一出门就是大半个月，这个爱芬堡他到底要不要了？若不要就永远别回来好了。”

安妮真是为凯莉打抱不平，对于他曾染指过凯莉的恶劣行为，她早就想替凯莉出口气了，若非凯莉她……唉！这就是爱上男人的弱点。

“他可能忙吧！你别这么说——”“你又替他说话，我刚开始也以为他是个好男人，想不到他居然对你——”安妮同情地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知道了什么？”凯莉揪着衣襟，怔怔地看着她。

“那晚你们发生的事我全都知道，那时候我正好口渴，打算来前面倒杯水喝，结果被我瞧见他对你……”

安妮突然在她面前跪下，“我知道当时我该阻止，但是我又安慰自己，或许多斯少爷对你有心，他是因为爱你才这么做的，所以我强迫自己假装不知道，但我现在后悔了，没想到他会是这样的一个男人！”

凯莉哽声在喉，凄楚的泪滑下眼角，“你快起来，这怎么能怪你？早在你来之前他就……”她已痛心地说不下去了。

“你说什么？他——”“安妮，别再说了，自从我遇上希欧老侯爵后，所有的一切我全都认命了。”想起这段过往，还真是苦不堪言。

除了安妮之外，又有谁来可怜她？

“多斯一直拿我当义母看，也认定我是剥夺了他一切的罪魁祸首，我想他之所以对我做出那种事，完全是为了报复我。”凯莉难堪地又说。

“我就不懂，如果他是为了报复，为何不将你假怀孕的事抖出去？如此一来，你不是什么都没了，到时候便没人再和他争夺希欧老侯爵的产业了。”

安妮疑惑地说，这整件事她也是愈理愈不清！

“我也不明白，但我确定的是，这里绝非我久留之地，安妮，我们走好不好？离这里远远的……”

“我们走得掉吗？多斯少爷可是交代了不少仆人监控我们啊！”

“是吗？他还是不肯放过我？”

她飘忽的一笑，爱上这样的男人不就等于跟伤心绝望画上等号？更难过的是，她连想脱离这场悲剧的自由都没有。

就在这时候，突闻屋外传来了马蹄声，不一会儿又听见仆人贾思说道：“多斯少爷，您回来了，这半个月您去哪了？”

“只是去酒厂看看，这阵子正是酿酒的重要时刻，我就住在那里。”多斯醇厚的嗓音传进凯莉的耳里，让她的心一动。

多斯拴上马，便走进屋里，褪下一身附上尘土的外衣。

“这些事以往不都是尼尔在做吗？”贾恩又问，顺便为他倒了一杯茶过来，“多斯少爷请喝茶。”

“这批酒是国王陛下指定要的，我不亲自去看看不放心。”他接过茶，轻啜了一口。

“哦！说到国王陛下，我今天收到了来自王宫的信件，多斯少爷要不要过目？”贾恩说道。

“这是当然，快拿来。”

“是。”贾恩立刻将信件递上。

多斯立刻摊开一看，这封信件居然是国王陛下的亲笔手谕，命他带着新侯爵夫人到城堡做客，王后想见一见凯莉·尹。

多斯浓眉轻蹙，没想到爱芬堡新纳侯爵夫人的消息竟会那么快传到国王陛下的耳中，这下该怎么办才好？

想想这些天来，他并不只是为了酿酒工厂的事而忙碌，他则是为了查证尼尔当初曾告诉他的那桩秘密。

经过半个多月的忙碌，他终于取得“他”的罪证。

当然另一个目的则是为了……躲她。

每每想起她羞怯的娇容嗔怒的倔样，他便忍不住心思微漾，整个心神都摆在她的身上，但下意识里却有另一种声音告诉他，那是错误的、不对的。

问题是，他再也无法在得到她的身体后，还拿她当义母看待，所以他选择了逃避，好让自己的心得到一丝纾解的空间。

“贾恩，你去准备一下马车，明天一早我要和侯爵夫人出一趟远门。”他随即命令道。

“是。”贾恩立即衔命退下。

多斯犹豫了一会儿，这才迈上楼，敲了敲凯莉的房门。

凯莉的心脏一紧，似乎已能预知是他来了。

她无措地看向安妮，轻声问：“我该怎么办，该不该开门？”

安妮立即安抚道：“现在是大白天，我想多斯少爷也不敢对你怎么样，还是让他进来看看究竟有什么事？”说着，安妮便去应门。

安妮将门打开，果然是多斯站在门外，他以一双炯亮的眼眸越过她看向凯莉。

“安妮，你下去。”他立即命令道。

“可是……”安妮不放心地看着凯莉，深怕他又一次伤害她。

“我没关系，你下去吧！”凯莉勉强地说。

“是。”安妮警戒地看了多斯一眼后，这才不安地退下。

“看样子，你把侯爵夫人的角色扮演得很好嘛！”

多斯勾起唇，放肆地笑了笑。

“十多天没见，你可知我……为何一回来就要这么挖苦我？”凯莉用一双受伤的瞳眸，凝睇着他仍是俊挺的丰采。

他微愣了一下，这才发现她像是消瘦了不少。

“你怎么又不吃饭了？难道你不知道男人都喜欢丰腴一点的女人。”

凯莉慌乱地直摇头，没想到他对她说出的话始终都是这些谁言浪语，让她难以承受。

“得了吧！别老是装成一副柔弱委屈的模样让我愧疚，我多斯不是个会怜香惜玉的男人。”见她惊疑的样子，他魅眼一勾，随即又笑道：“当然，在床上的时候可是不能相提并论。”

凯莉一愣，紧绷的身子许久无法动弹，立即别开脸，“别再胡说……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要你和我走一趟王宫。”他浮起一抹笑。

“王宫！”凯莉的表情净是怔忡。

“对，王后想见见你。”他又说。

“不，我不去——我并不认识王后，她要见我做什么？”

凯莉惊悚不已，平民出生的她从未见过其他的名流爵士，何况是要觐见王后？这分明是强人所难嘛！

她自幼生长在淳朴的农庄，若非遇上希欧老侯爵，她现在可能还在那儿做着粗工，这样的个村妇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宫啊！

“你别紧张，你并不需要认识王室里的任何人，只因为你现在是侯爵夫人的身份，自然有被召见的可能。何况，我们爱芬堡希欧家族在国王陛下的眼中可是数一数二的，我义父既然新纳夫人，他们自然想见见你了。”

他玩味地品尝着她震惊的小脸，话中更带着几许讽刺的味道。

多斯压根不相信她是真心不愿去王宫，有多少名流贵族希望和王室攀上一点交情，又有多少人希望能藉由入宫让国王陛下留下印象，这女人居然不屑？

她是欲擒故纵呢？还是以退为进？

“难道不能不去？”凯莉的目光是恳求的。

“国王已下旨，而且还是亲笔手谕，绝不能不去。”

他日睨她道。

她泄气地垮下双肩，认命地问：“什么时候出发？”

“三天后正是酿酒完成的日子，我刚好可以带着上路。”

“那……那我能带着安妮吗？”她只是希望有个人陪她壮壮胆。

“她现在有孕在身，出远门不方便，再说，你们同样大着个肚子必会引起别人不必要的揣测，还是不要吧！”多斯分析重点，告诉她理由。

然而，他看着她假肚皮的目光里，还是多少含着点儿鄙色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就让菲菲陪你吧！一路上也好有个人照应。”说着他已步出房门，临去之前又补了一句，“三天后，别忘了。”

凯莉无言地凝视他颀长的背影，不知为何，心底升起一股无法形容的茫然……

三天后，多斯便带着凯莉和菲菲及数名随仆，前往位于首都洛克城的城堡宫殿。

洛克城离爱芬堡莫约十天的行程，这段旅程中，多斯得克尽保护凯莉的安全，以防有心人的骚扰。

由于希欧家族向来深得国王陛下的心，近年来的酿酒事业也是做得有声有色，不仅自用，更代表国家名义行销各地。更甚者在苏格兰等地都有他们爱芬堡标签的葡萄佳酿畅销其中。

因此，它自然受到各阶级爵士与贵族的觊觎，想利用机会前来挑衅的自然也不在少数。

如今各界均得知爱芬堡掌权者已由希欧老侯爵、多斯少爷，而转换到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侯爵夫人时，其掠夺的心态更可能化为行动。

“照顾好侯爵夫人，前面有个小镇，我们可以到那儿休息一会儿。”

行经半天的路程，多斯打开马车巡视一下凯莉的状况，却见她疲惫不堪，脸色也不佳，遂下令道。

凯莉闻言，立即掀开马车门帘对他说：“前面有小镇吗？这么说我可以不必再坐马车了？”

长时间的颠簸已令她的小脸苍白，甚至有一种想吐的感觉。

“是可以暂时休息一会儿，但是，我们还是得赶紧出发，赶在天黑之前到下一个镇。”

“为什么要那么急呢？”

一听他这么说，她立即软下了身子，再也提不起劲了。

早说她不要来的，想不到光这一路上的劳累就够她受了。

“国王既然下了手谕，就表示是急令，我们当然得尽快行动了。”多斯轻扯唇角，以过来人的身份说道。

“好吧！总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大家。”凯莉坐回马车，开始闭目养神，希望自己尽量能睡着，好忽略这种颠簸之苦。

“夫人，您想不想吃点什么？早上您急忙上路，也没好好的吃饭，刚刚又为了赶路把午饭给省了，这样下去您的身子会吃不消的。”菲菲附在她耳边轻声说道。凯莉睁开眼，笑着

她，“别再说了，瞧你每次都盯着我吃这吃那，你把我当猪养啊？”

她无奈的摇着头，但不得不承认这一阵子她确实没什么胃口。

“这可是多斯少爷交代的，他要我盯着您吃饭。”

菲菲笑眯眯地说。

突然，她的眼珠子一转，又道：“多斯少爷很关心您耶！他一定没想到夫人居然会那么年轻，如果您不是嫁给我们老侯爵，而是我们的多斯少爷该有多好！”

凯莉一听，双须立刻羞组成一片，“菲菲，你别乱说，这话若是让多斯少爷听到那还得了！”

莫非她和多斯的事已是众所周知了，怎么连菲菲都懂得挖苦她？

“多斯少爷才不会生气呢！我想他也巴不得您不是他的义母。”菲菲年纪轻，说话不懂修饰，口没遮拦的结果让凯莉听得面红耳赤。

“你别再胡言乱语，传扬出去是会闹笑话的。”她双颊染红，藏着些微的苦涩。

“每次我提这些您就害羞，您该不会对多斯少爷也有——”

“菲菲，你再这样，我真要生气了。”她不得不端起架子。

“好嘛！不说就不说，我看您也累了，我帮您捏捏肩好不好？”菲菲真怕她会气她，赶紧想尽办法讨好她。

凯莉叹口气，“菲菲，你别害怕，我只不过不喜欢你这样乱说话，搞不好会闹出许多事情的。”

“我懂，以后菲菲不敢了。”

凯莉点点头，便在菲菲的按摩下渐渐入睡，虽然睡得极不安稳，但多少补充了一些体力。

就在半睡半醒中，他们已到达镇上，当马车停下后，菲菲使唤着她，“夫人、夫人，咱们到了。您可以下来走走。”

凯莉徐徐的睁开眼，轻声问道：“咱们到了？”

她在菲菲的搀扶下下了马车，才抬眼，便对上多斯那双暗沉的眸光，令她的心脏又是一抽。

“还可以吗？有没有累坏了？”他眯起如火炬般的眼神，沉稳如昔地探问。

“我还好。”凯莉发觉只要一见了他，她的心头便会狂跳不休。

“那里有一家小酒店，进去歇一会儿吧？”他邪魅地勾起唇，肆无忌惮地打量她一副仓卒的表情。

“也好。”她立刻躲开他邪恶放肆的目光。

在菲菲的陪同下，她进入了酒店，而仆人与侍卫则在外头围桌，自行叫食物果腹。

凯莉才刚坐定，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男性的嗓音。

“小姐，你一个人出门在外，打算上哪儿去？”

她一惊，立即站起身，抓着菲菲，“我不是一个人。”“我懂，她是你的伴从是不？”这名男子风度翩翩，颇斯文地问。

“我……我并不认识你，请你别来打扰我们。”凯莉的目光不断瞟向门外，希望多斯能尽快进来。

“看来你是把我当成登徒子了，我是费西城的莫亚伯良，绝不是个任意找女人搭讪的轻浮之辈。”他优雅地笑了笑，索性走到她身边，拉了张椅子坐下。

“你不能坐在这儿。”菲菲冲口而出。

凯莉则对她抛了个眼神，示意她谨慎说话，再怎么，对方也是伯爵的身份啊！

“我替她向你道歉。”她客气地说。

“好说、好说，现在咱们就算认识了，既然不再陌生，你何不也坐下，我们一块儿聊聊？”

瑞乔·莫亚伯爵第一眼看见凯莉就陡生好感，自然想找机会与她攀谈。

“没什么好聊的。”凯莉主动与他画清界线，况且，她一向不喜欢和陌生人交谈，那样的热络会让她感到虚伪。

“别生疏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”他对她一笑。

“我不知该说些什么。”她避重就轻地回答。

“这么简单的事你怎会不知道？很简单啊！比如说你的名字、住在哪儿？”莫亚伯爵想的就是她的芳名。

“想不到我才将马牵到后头休息，你就已经和别的男人交谈得这么起劲了。”不知何时，多斯已走进酒店，他眼神犀利地看着他们，声音冷冽得几乎冻人凯莉的耳膜。

“多斯·希欧！”莫亚伯爵错愕地看着他。

多斯英挺的脸庞冷然合威，态度高傲不逊地挑高后，“你是？没想到在这儿会遇上认识我的人。”

“你们爱芬堡的酿酒事业可说是如日中天，连国王陛下都赞赏有加，我岂有不知的道理？我是瑞乔·莫亚伯爵。”他伸出手。

“原来是莫亚伯爵、黑煞将军！”多斯的脸色明显的一黯，但他很快地恢复自然，“既然难得碰面，就一块用饭吧！”

“黑煞？”凯莉不解地问。

“‘黑煞’是咱们法国著名的护国将军，更可解释为能让敌方黑了脸的煞星。今天能在这儿见到你，真是我们的荣幸啊！”

“哪里话。”莫亚伯爵自得的笑说。

多斯回以笑容，瞅着凯莉问道：“想吃点什么？”

“都可以。”她低首轻声说着。

“不知我可有荣幸知道这位佳人的芳名呢？”莫亚伯爵兴味十足地看着她，没察觉到多斯不变的脸色。

多斯弯起后，对凯莉情做的说道：“义母，你说我该怎么介绍你才好？我想莫亚伯爵或许没看出你已身怀六甲，正想追求你呢！”

他赫然伸出手，粗鲁地扯开披挂在凯莉身上的斗篷，让她浑圆的肚子显露在莫亚伯爵的眼底。

莫亚伯爵果然一惊，看着她藏匿在斗篷下的圆肚，瞬间垮了一张脸。

“怎么样，很失望了？”在多斯那无表情的俊脸上掠过一丝嗜血的冷笑。

说实在的，他不仅想笑，还想放声大笑，这实在是因为莫亚那张脸的表情变化太大，也太可笑。

凯莉立刻拉起斗篷，悲哀地看着他，原来他这么爱挖苦人，坏得全然不顾她的感觉。

她又转向莫亚伯爵，一对上他那又歉然又尴尬的表憎，使她更是无措。

“很抱歉，我该早点告诉你，但我以为没那个必要——”莫亚伯爵深吸了一口气，抹去脸上的诧异，“原来你就是传闻中希欧老侯爵的新纳夫人？”

凯莉不语，只是点点头。

“那么，你腹中的胎儿就是遗腹子了？”

她愣了一会儿才说：“没错。”

“我更想不到的是，侯爵夫人竟是这么年轻！”他十分感叹，看来他们还真是相见恨晚。

“你似乎很遗憾咯？”多斯插进一句话，眉眼处净是讽笑。

“是有这么一点。”莫亚伯爵并不避讳，直接说出感觉，“若侯爵夫人有意改嫁，我也很乐意接受。”

到洛克城这一路上，他多少听说了多斯·希欧一些为人传颂的事迹，当然也对他的暴烈个性略有耳闻，但他“黑煞”可不是任人调侃的。

多斯拢蹙眉宇，已了解莫亚伯爵绝不是个容易应付的对象，他得重新估算一下这个人的能耐了。

凯莉自然也吓了一跳，没想到他会说出如此无礼的话。

“你真是爱说笑了。”多斯冷冽的一笑，随即叫来一些啤酒和小菜，与他边吃边喝地聊了起来。

“你们有所不知，我这趟是要去洛克城的。”莫亚伯爵忽然开口说道。

“你要去洛克城？”多斯和凯莉同时吃了一惊。

“我是特地去看我姊姊的。”他嘴角一牵，眼中闪过一丝骄傲。

“请问你姊姊是？”

“当今王后。”莫亚伯爵笑意盎然。

“原来你与王后有这层关系，我怎么没听说呢？”

多斯的脸色突地一变。

“我不想让别人说我是靠裙带关系的，对了，不知两位要去哪？”他有礼的问，斯文的气质里根本看不出是个长年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将军。

“我们的目的地和你一样。”凯莉直接说了。

她这句话却引来多斯凌厉地一瞪，他很气她的多嘴。

凯莉连忙噤口，低垂着小脸喝了一口啤酒，但她的心却是沉痛的，她不明白为何自己无论

说什么在他眼中都不对？

“原来咱们是同一个目的地，那就一块走吧！”

“既然是黑煞邀约，我们自然同意。”多斯飒爽的一笑，但胸口却有一股莫名的酸气直窜。

他瞟了一眼凯莉又看向莫亚伯爵，心思忽而沉重。

6

经过数天漫长的旅途跋涉，多斯他们终于到达了洛克城。

因有了莫亚伯爵的突然加入，凯莉深刻的感受到多斯对她的态度变得更加难以揣测，语气间更不乏淡淡的嘲弄。

尤其是她和莫亚伯爵交谈时，他更习惯以一双墨沉的眸光注视着她，笑里常合带着阴气，逼得她喘不过气来。

他为何要以这样的态度对她？

更让她难以漠视的是，他那一声又一声“义母”的叫唤，足以敲疼她的胸口，难道他们过去的肌肤之亲全是假的？真的只是他报复她的手段？

也因此她的心绪不定，原就不堪舟车劳顿的她也就更形憔悴。

当他们到了城堡，并在侍卫的带领下进入宫殿，她的心情益发的蠢动不安，想起自己就快见到高高在上的国王和王后时，更是心生恐惧。

“夫人，您怎么在发抖？”菲菲牵着她的手，感觉好冰冷，而且还隐隐发颤。

“不知为什么，我好紧张。”她敛目一笑，“我真没用是不？”

“怎么会，菲菲也紧张啊！”

两个女人就这么紧紧的拉在一块，随着多斯和莫亚伯爵慢慢的步入殿内。

一到大殿，即目所见全是极为雄伟壮观的场景，这里处处雕梁画栋，吸引了凯莉所有的注意力，也淡化了她紧张的心情。

她心想，方才看见城堡外富丽堂皇的建筑就已是非常贵气了，想不到里面的排场更是壮观。

大殿两侧均站着武士守卫，手里拿着长剑，还真是令人怵目惊心。

“多斯，你们来了，咦——瑞乔，你怎么也和他们一道呢？”不久，国王与王后连袂来到大殿，王后率先开口，那笑容平易近人。

“姊夫、姊姊，我是半路上和他们相遇，闲聊中得知他们也将来洛克城，于是就同行了解释。”莫亚伯爵做了解释。

“臣叩见国王陛下、王后。”多斯作揖行礼，凯莉和菲菲也以淑女的姿态行屈膝礼。

“哈……你这小子，一年不见，仍然没变嘛！”国王仰头大笑。

“你就是希欧老侯爵新纳的夫人？”王后走向凯莉，执起她的小手，细细地打量了她一番，“还真美，希欧不知是哪得来的福份，竟然能娶到你这么漂亮的妻子，还为他留了后。”

当王后的目光瞥向她的小腹时，凯莉霍然一惊，倒退一步。

她这样慌张的举动让多斯忍不住为她捏了一把冷汗，他立即拱手说道：“王后，我义母从没见过那么大的场面！尤其能得到王后的青睐，自然表现得有失常，请您别见怪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我不会在意的。”王后和蔼的一笑，再次拉着凯莉到身边，“别怕，只要你在这儿住上几天，一切就会习惯了。”

凯莉感激地说：“多谢王后。”

“好了、好了，你们来得正是时候，我已命人准备酒宴，你们一块来吧！”国王也走下阶梯，轻拍了拍多斯的肩，“你知不知道你来到这儿，除了我们，谁最开心吗？”

“臣不知。”多斯颌首回应。

“是丽卡，她可是等了你多时。”国王饶富兴味地说，暧昧的眼神也是意有所指地微勾。当凯莉一听见丽卡这两个字时，心脏突地勒紧，似乎已能意会多斯和她之间的关系了。

“说到丽卡公主，怎么不见她的人？”他嘴畔勾起一道笑弧，表情自然地询问。

“原来你就是我表妹多年来的意中人？”莫亚伯爵故意加油添醋。

凯莉闻言，双眉拧蹙，神情又是一阵瑟缩。

多斯倒是恣意低笑，“莫亚伯爵，你太看得起我了。”

这时，大殿门外奔来一抹艳丽娇俏的情影，她嘴里直唤道：“多斯来了吗？父王，您怎么都不派人通知我一声？”

丽卡公主双手拎着蓬裙，蹦蹦跳跳地跑到多斯身旁，双手紧缠住他，“你终于来了，可等死我了。”

凯莉看她一副冶艳的打扮，显得亮丽而可人，而自己却憔悴苍白，与她有如云与泥，真是难以比拟。

而多斯看着丽卡的眼神亦比平日晶亮，他双手紧扣住她纤腰的亲昵举止，刺激着凯莉的心，以致她连吃红了自己的唇瓣却都不自觉。

“多谢公主的抬爱，我这不就来了吗？”

他注视丽卡的眸光倏而转浓，狠心的漠视凯莉可怜的凝眸。

“既然连小表妹都来了，咱们就一块去喝酒吧！早就耳闻爱芬堡的多斯少爷亲酿的葡萄酒是多么的芳香甘醇，今天我一定不会放过。”

莫亚伯爵立即打断了他们两人间的打情骂俏。

“好，我立刻派人将酒窖里的葡萄酒全都搬上来，让你喝个够。”王后笑意盎然地附和着莫亚伯爵的话。

当他们来到餐厅，凯莉和多斯被安排对面而坐，丽卡则亲密地靠在多斯身旁，使得凯莉达不想看见他们这种令人心酸的调情举止都没办法。

她只好强忍着心里的不舒坦，食不知味的吃着盘中物。

“你看来胃口不佳，脸色也不好，是害羞吗？”坐在她身旁的莫亚伯爵突然问道。

凯莉瞪圆眼，紧张地摇头，“不……不是的，我一向吃得少。”

“那就不成了，孕妇应该多吃点，这样肚子里的孩子才会长得好，做母亲的也不会弄坏身体啊！”王后闻言，立刻以过来人的经验劝说道。

凯莉的脸孔发白，垂着脑袋，战战兢兢地说：“谢谢王后关心，我以后一定会注意。”

丽卡却在这时候开口道：“原来她就是你的义母啊！这消息早已从你们爱芬堡沸沸扬扬地传到咱们洛克城了耶！”

她的目光瞟向神情凝室的凯莉，扬眉又道：“你好年轻喔！我说多斯，你会不会被她勾引啊？”

“丽卡，说话别那么没大没小，快向侯爵夫人道歉。”国王闻言大吃一惊，没想到自己的女儿说话会是这么没礼貌。

“父王，人家不过是开开玩笑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”

她噘起唇，一脸的不依。

“陛下，您就别生公主的气了。我可以坦白的告诉公主，义母就是义母，就算再美也吸引不了我，说什么我也不会做出乱伦之事。”

多斯定定的盯住凯莉，邪魅带笑的脸孔焕发着慑人的神采。

注视他那张笃定的笑脸，凯莉心底忽然产生一股心疼的感觉，她凄楚地轻叹，既然不可能，又为何要侵犯她，恶意的要了她的身子？

难道就因为恨她，而让她一无所有则是他的手段？

莫亚伯爵看出了凯莉的落寞，于是附在她耳畔轻声说道：“我说过，如果你肯改嫁，我可以不在乎你有孩子。”

她抽了一口气，轻叱道：“莫亚伯爵，请你放尊重点，我的心既已给了一个人，就不会随意变心。再说，我侯爵夫人做得好好的，没必要改嫁，引人笑话。”

她这句话虽说得小声，却让对面的多斯听得一清二楚。

他眯起眼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“原来义母的爱始终如一啊？但为何我怎度看都……”

他自动消音，其暧昧不屑的神情显得极其明显。

凯莉抬眼对住他不善的瞳眸，身子瑟缩了一下。

就连莫亚伯爵也听出了他话中有话，“多斯少爷，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多斯撇高唇，挑起眉，“你问她啊！”他以下颚点了点凯莉的方向。

她又是一震，执汤匙的手紧紧的捏着，怔忡无语。

骄纵的丽卡可受不了他们之间打的哑谜，硬是拉着多斯的手说道：“今晚来找我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”

“公主乃千金之躯，若不觉得陪我是一件很乏味的事，我理当奉陪。”多斯一脸肆笑地望着她，坏坏地挑起唇角。

“好，我等你，你可要快点喔！”丽卡娇笑了一声，并大方地在他鬓边印上一吻。

凯莉的心立刻凉了半截，她抿紧着芳唇，隐约能感受到多斯不怀好意的挑战目光正针对她而来。

早知如此，她就不来洛克城了，原来来到这儿，只是让她亲眼目睹他与旧情人会面的亲密。

如果可以，她真希望能求他放过她……

当晚他们便被国王安排暂时住在城堡内的“梵尔园”，那里是招待王亲国戚的高级庭园。

夜已深，凯莉却怎么也睡不着，她倚在门口仰望天际，细数着天上的星星，脑海里却不断盘旋着晚宴时丽卡对多斯的邀约。

想必他现在已去赴约了吧？

由他们今晚暧昧的表现可猜出他们的关系一定非比寻常，国王和王后也像是有意撮合他们，拼命敲边鼓。

看来多斯就将成为丽卡的丈夫，既是已成定数的事，她伤心又有何用？

凯莉，你不能再陷入这场不可能的爱恋中，他对你来说只是个无底深渊，他不会属于你，你又何需耽溺？

“唉……”她幽幽一叹，披上斗篷，睡意全无的她只想出去走走，或许吹拂一下夜风，可将她脑海里混浊的思绪给吹散。

她走出屋外，就着月光看见了满园的玫瑰，这不禁让她想起别克山庄的花圃！好美啊……

凯莉看着在夜风中摇曳的花儿，心想，如果她现在仍在别克山庄照顾花圃，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与愁思了。

这座花园非常辽阔，往东望去绵延不止，凯莉情不自禁的顺着往下走，竟发现这里除了玫瑰，还有散发着浓郁馨香的郁金香，和芬芳淡雅的晚香玉！

月影烟漫、浮香时动，多么信人的景致啊！

她居然看得流连忘返了。

当凯莉意会自己出来太久，正打算折返时，突然看见玫瑰园中央的亭子内有两道黑影闪过！

她好奇地趋向前一探，竟看见多斯和丽卡两人正从亭子内走出来，亲昵地搂在一块，直往公主寝房的方向而去。

凯莉的丽容瞬间变得错愕，心底闪过一阵揪疼。

她捂住嘴，转身奔回房里时，暮然一记熟悉的男音从她身侧掠过，“看样子你很生气？是不是在吃多斯少爷的醋？”

她猛然抬睫，纳入眼中的竟是莫亚伯爵带笑的脸庞！

“你……你跟着我？”她蹙起眉，眼底凝成一道冷然的光束。

他不以为意地乖张一笑，“话不能这么说，这‘梵尔园’并非你们爱芬堡的？我不能来吗？”

凯莉的心脏没来由地狂跳，她立即稳住心情，伪装淡漠的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那么莫亚伯爵就继续赏花吧！我失陪了。”

她苍白的脸色已是雪上加霜，拎起裙摆急着要走。

“侯爵夫人请留步。”他飘忽地笑了笑。

“还有事吗？”凯莉头也没回地问，紧蹙的眉间已表现出她的紧张。

“我想……你是爱上多斯了。”他盯住她半晌，随即笑逐颜开的道。

“你胡说——”凯莉像是被人揭开了她隐藏已久的秘密，愤怒的说道。

她没想到他竟会说出这么露骨的话，她更不知道自己的表现居然那么容易泄底，这下该怎么办？

“难道不是？我瑞乔阅人无数，你那酸意颇浓的心思又怎能瞒得过我？”

他的话让凯莉的心头一拧，浑身像被定住般，半晌不能移动。

“你为何要对我说这些？”凯莉既没承认也没否认，仅是疑惑地看着他。

“我只是想劝你，若真是如此的话，你最好死了这条心。”他一针见血的话语，字字扎在

她的心口。

她硬是将疼痛强忍下来。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？”

凯莉根本不敢妄想多斯对她会有真情爱，也知道他只不过是驾驭她、利用她的感情，因为，唯有如此，爱芬堡才永远会是他的。

尤其在他明白她腹里根本没有胎儿后，他对她更是肆无忌惮。

“你知不知道多斯早已被我姊姊视为乘龙快婿？你没看见他刚刚朝丽卡的宫门而去？他们此刻正在做什么事你会不知道？”

他逼视着她，每句话都让她痛苦。

“我没必要知道……对不起，我想睡了，请容我离开。”

凯莉正想从他身边绕过，他居然揪住她的手，“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希欧老侯爵已死，你没必要为他守活寡。再说多斯少爷一点都不在意你，你还守着那个空城做什么？”莫亚伯爵对住她的眼，激动地说。

“你走开！”他的话震惊了她，她猛地用开他的钳制，快速地逃回房里。

莫亚伯爵僵住了背脊，看着她疾速奔逃的倩影，突地皱起眉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怀孕的女人能这么无所顾忌的狂奔吗？”

突地，他的眸底泛起丝丝奇异的诡火。

凯莉奔回房中，俯趴在床上不停低泣，为什么她的心事那么容易被人看穿，而多斯他却不

……

她揉了揉脑袋，怎么突然觉得头好疼呢？

连心也在发病啊……

揪着胸口，她倚在床头咬唇硬撑，泪止不住地扑簌簌淌下……

突然，一只手抚在她的胸口上，“为什么哭？”

凯莉一震，连忙回头，却与多斯那双深造的眸对视，“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”

“你净顾着哭，哪会听见我的脚步声？”他撇起唇，狂妄地笑。

“你不是……”凯莉眼露茫然。

“我不是去赴丽卡公主的约吗？”他撇高唇，低哑地替她说了。“而你也不也是和莫亚伯爵在树下幽会吗？”

“不是的——”她委屈地咬着下唇，心口的抽疼更严重了。

“不是吗？那为何让我瞧见你俩拉拉扯扯的，而他看着你的眼神又是那么的暧昧？”多斯嘴角带笑，阴写的眼神与唇边的邪笑不协调地融合着。

她张大杏眼，慌乱地摇头，急急地否认，“没有……你不能诬赖我。”

“没有？你当我是瞎子？”

他暗笑，勾起她纤细的下巴，“男人的眼神我最清楚不过了，瑞乔看你的目光，分明就是带着不轨的欲望。我很好奇，你究竟是拿什么本事来撩勾咱们黑煞大将？”

多斯轻挑地觑着她惊疑不定的眸，拇指轻轻描绘着她细致的唇瓣。

凯莉的心中不断的哀鸣，对于他的指控她已无力解释，只能忍住内心绞痛，淡漠地说：

“无论他如何，难道你看不出我对你——”她梗着声，抽噎地回过脸。

“你说什么？莫非你在勾引乔瑞的同时，也不愿放过我？”他邪肆一笑，俯身对住她苍白的脸和一双受创的水瞳。

她闭上眼，低声呐喊：“不要再说了，求求你……”

他的冷言讥讽几乎让她受不了，在毫无防备下泪又溢出眼眶。“你有丽卡公主，应该去陪她，何苦来骚扰我？”

“噢！吃味了？还是有了新欢，就忘了我这个旧爱？‘义母’。”

他坐在床畔，双腿自然交叠，露出一抹荡肆的笑容，还故意加了一句让凯莉更难堪的称谓。

她的身子轻轻颤抖，整个胸腔的空气仿若都被他抽空似的，“我给你的感觉只是‘义母’可以形容的？”

“难道你不喜欢我这么称呼你？这样表示我肯定你呀！如此一来，你就可以从爱芬堡得到你想要的一切，这不就是你当初嫁给希欧老头的目的吗？”他讥诮地扬扬嘴角，促狭地瞥着她。

凯莉一愣，原来……原来他从头到尾只将她视为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，他以为她之所以嫁给希欧老侯爵，完全是为了金钱财势？

“怎么不说话了，是不是我说到你的内心深处，你已无话反驳？”

他突然搂紧她，附在她耳边轻言细语，“既然如此，以后就别再去挑勾别的男人，别忘了你现在可是个假孕妇，不怕跟他上了床，底就不保了？”

“上床”两个字立即扎进她的心脏，让她痛心疾首。

“你走——出去——”她指着门，大声而狂喊，原来希欧家族的人，不论老少都不是好东西。

“嘘！小声点，你想把洛克城堡里面的人全喊醒吗？”

多斯眯起眼，深沉地盯住她，“我是怕你深闺寂寞，特地来慰藉你的。既然义母不领情，那我就走咯！但我可提醒你，这一走我将不再回来了。”

他暧昧地说，大手已不规矩地抚上她的颈项。

“你走——”她惊惧地回味他。“我不需要你……”

“不需要我？哦！难不成你已约了莫亚伯爵？”他的脸色倏地一震，出现一丝佻色，“我警告过你，别打别的男人的主意。”

“我没有——”凯莉回过脸，避开他侵犯的大手，心头竟无法抑制地漫生出一股锥心的刺痛。

他突然握住她纤细的腰肢，手上的蛮力加重，狠戾地直视她眼底泛出的痛苦神情，“你勾引我义父的行径我还没跟你算清楚，这回，你又开始撩勾别人，该不会是看爱芬堡有我撑着，你无法予取予求，所以转移了对象？”

“这……这就是你心里的我？”凯莉盈满泪雾的眸对住他不善的眼，心碎得再也凑不齐了。

“我心里根本没有你——”他冷笑道，接着将她压在床面。

“你要做什么？”凯莉不知所措地喊着，面对他的粗暴，她真的慌了。

“你知道我要对你做什么？”他低沉地说，双目泛着红芒，已动手扯去她的衣衫。

凯莉傻住了，她发觉他的动作比以往更粗鲁、蛮横，神情中更充满了愤懑，眸底漾着磷磷的青火。他为何要这么生气？她又没得罪他……

就在她恍惚的同时，有一只灼烫的手正拉扯着她的丝袍，指尖更是有意无意地抚弄着她柔软的身子，暧昧的搓揉她胸前鼓胀的乳丘……

“不可以——不要……”她挣扎地呐喊：“这里是皇宫，这么做会被人发现的……”

凯莉慌乱不已，却推拒不了他强势的动作。

他的大手探进她的丝袍内，握住她一只软热的乳峰，双目炯炯地盯住她。“喜欢就好，何必在意那么多？你连幽会都不怕被人发现了，这份担心未免太多余了吧？”

多斯狂妄地扯着她的乳头，蛮横地剥开她的衣襟，让她完美丰盈的椒乳完全裸露在他眼底。

“不要误解我，多斯……”她想抓开他的手，却怎么也抵不过他的蛮力。

多斯撇高唇，押褒地低笑，“别装了，其实你喜欢得不得了。”

旋即他俯下身，衔住她翘挺红润的花蕾，发狂地吸吮，刺激着她要他的念头。她浑身映满霞光，一张俏脸已然红透，雪白的额上也泌出滴滴的汗珠。

凯莉清楚的知道，这些日子来，多斯看她的眼神净是藐视与鄙夷，其中根本不带情感、没有爱，既是如此，他就不该再这么对她了。

“放过我——求你——”她哭了。

“求我？”他眯起冷眼，“你不喜欢和我做爱吗？”

他一手抚上她的腰，深邃的目光凝视着她起伏的胸脯，嘴角渐渐勾勒出一个诡异的弧度。

凯莉扭动着身子，企图遮掩，而他却扣住她的手，尽情品尝着她裸露的胴体。她如蜜桃似的双峰绽放、轻荡，仿佛正诱惑着他，要他咬上一口似的。

多斯谑笑了一声，伸出舌头舔去她眼角的泪水，在她耳边吐气，“何必矜持呢？除非你要泄漏自己的伪装，否则，以目前的情况而言，只有我可以满足你的欲求不是吗？”

他的舌渐渐掠上她玉峰的顶端，细咬那两蕊绽放的玫瑰，忽而挑逗、忽而折磨，蜻蜓点水似的渐渐撩起凯莉满腔的欲火。

“啊……”凯莉全身痉挛地一抽。

“还要我走吗？”他邪气地问。

也不知为何，当他见她树下与莫亚伯爵幽会时，心头陡发的恨竟怎么也难以熄灭，只有从迁怒她中得到解放。

“你这里真美，好几次问你是如何维持清白之身，躲过希欧老头的摧残，你总是不说，真让我好奇。”

他淡淡的语调有如带刺的鞭子，毫不留情地打在她身上。

凯莉柔唇颤抖着，她不能说……说了可是会坏了安妮的名节……

“看样子，你还是不肯说了？”多斯喃喃自语，指尖扫过她，那酥麻的感觉使她心痒难耐。

“不要——”她抗拒着，直拉着他恶意挑逗的手。

“义母，你什么都不愿坦诚，要我怎么信得过你？”

“呃……”她不听使唤地颤抖！轻轻地啜泣起来。

“怎么又哭了，你以眼泪当武器，就以为我会放过你吗？”他含笑吮去她的泪，嘴里却说着更残酷的话。

“多斯……”她弓起身子，低低轻唤着他的名，忍不住蜷起脚趾。

多斯得意的低笑，凝注她火红的脸蛋，“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对我说出实情，永远也离不开我。”

她娇喘地说：“我们不可以……不可以再这样“你不是爱我吗？既然爱我就不应该产生罪恶感。”

“你永远都是那么热情。”他低首邪笑，盯住她一脸的晕红。

凯莉轻喘着气，直觉得自己放浪极了。

“刚才舒服吗？”

“别这样，好羞人……”她急忙合拢腿，无法承受他这般狂佻的手段。

“你放心，我今天只是让你回味一下滋味，不会动你的。”他扬高眉，恣意的一笑，“待会儿我还得去赴丽卡公主的约，必须保留点体力。”

他言下之意已经很明白了，她只是他闲暇时的玩物，而真正占领他心灵深处的正是丽卡公主。

凯莉的秀颜抹上苍白，急急的滚到床侧，抱紧身子，“你！你走……滚……”她强忍着泪，神情出现一丝怅惘。

“你真是奇怪！记得刚才你不是一直要我去陪她吗？现在我不过是顺着你的意思，干嘛又以这副哭丧的脸来回报我？”多斯以近似戏谑的眼神瞅着她。

凯莉撇开脸，注视着冰冷的墙，不愿听他恶毒的话，只能啜泣道：“我不该来的，让我回别克山庄好不好？”

“我说过了，你离开爱芬堡就只会留给我一个不仁不义不孝的罪名，现在大伙都知道有你这号人物，你岂能一走了之？”

他眯着眼，乍闻她要离开，心底的郁气突然上扬。

多斯的话令她无法呼吸、几乎窒息，最后忍不住说过：“你好自私……你走——你走——去陪丽卡，不要再待在我房里……”

她泪眼婆娑，紧揪着被褥，一手指着大门。

他站起身，拧唇一笑，“我也迫不及待的想立刻去陪她，用不着你提醒我。今晚我来这里的目的只是要奉劝你安分点，别做出让爱芬堡蒙羞的事。”

撂下这句话，他倏然放身离开，不顾凯莉满腔的苦楚。

7

凯莉哭了一整夜，直到隔日凌晨才渐渐入睡。

天一亮，菲菲便进门在她身畔轻轻唤道，“夫人。夫人，起床了，待会我们该去向国王陛下和王后请安。”

凯莉慢慢睁开眼，对菲菲虚弱地说：“我头好疼……”

菲菲立即探了一下她的额头，霍然喊道：“夫人，你的额头好烫啊！是不是生病了？”

“是吗？难怪我头好晕，全身又酸又疼。”凯莉拖着疲累的身子下了床，才没走两步，就因晕眩而卧倒在地。

菲菲吓得立即扶起她躺口床上，“我看你就别去王宫了，待会我去告诉莫亚伯爵一声。”

凯莉一听到莫亚伯爵，突然紧张起来，深怕又让多斯误解，她连忙说：“不用了，你去通知多斯少爷就行了。”

“多斯少爷不在，今早我听说他昨晚和丽卡公主到镇上玩，到现在都还没回来。”菲菲照实说。

凯莉突觉心思紊乱，她的心好空……好空！她垂下眼睛，不让自己隐忍的泪跃出眼眶，“那就不必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到大殿去吧！”

“这怎么成？您的身子那么虚弱，还是让我去通报一下莫亚伯爵吧！”

菲菲是真的为苍白且虚弱的凯莉担心，希望夫人千万别出事，否则，多斯少爷怪罪下来，她可承担不了。

“不——”凯莉连忙拉住她，“这点小病不要劳师动众，我们现在暂住在洛克城，是客人的身份，不要打扰人家。咳……咳……”

最后，她竟咳得全身乏力，下不了床了。

“天！这下该怎么办？”菲菲完全慌了。

“你替我进殿告诉国王和王后一声。”

“要我一个人……不！那多可怕啊——”菲菲揪着胸口，一想到昨天那样的排场，她就吓得冒出冷汗。

如果国王或是王后随便编个罪名，说她护主不周，降她个什么罪，那还得了！凯莉看出她眼中的胆怯，不禁笑了笑，“别怕……国王他们全是明理的人，不会怪罪于你的。”

她轻喘了两下又说：“是我昨晚睡不着，跑出去外面散步，却忘了披件斗篷，所以才会着凉，你可以老实对他们说……”

她见凯莉状况愈来愈糟，立刻扶她躺下，“看您像是更严重了，我还是先去请个医生来。”

凯莉举起手，想要阻止却已来不及了，菲菲早已急得像只热锅上的蚂蚁，快步冲了出去。

就在长廊上，她竟与莫亚伯爵不期而遇。

莫亚伯爵见她如此急促，好奇的问道：“怎么了？这么紧张要去哪儿？”

菲菲想起凯莉的交代，支吾个半天，话怎么也说不清楚。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说！”见她这般，莫亚伯爵不得不摆出架势。

菲菲吓得立刻跪下，“我是想去请医生过来一起，夫人发烧了，身子又烫又由，真让人担心。”

“你怎么不通知我？”莫亚伯爵蹙额道。

“夫人……夫人不准我说……”菲菲不知该怎么办了。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昨夜她还好好的呀！

“今早我去她的房里，就见她病恹恹的，还浑身发烫。”菲菲小声地说。

“我去看看。”

“不——不要去，夫人不想让别人打扰。”她吓得立刻冲到莫亚伯爵的面前，撑开双手挡住他。

“你是要你们夫人病死还是被打扰？”莫亚伯爵推开她，快速迈向凯莉的闺房。

这个女侍还真笨，只怕惹恼主子，难道她就不怕主子因为延误送医而一命归西？

凯莉也真是的，为什么要拒他于千里之外？他“黑煞”难道比不上多斯吗？

莫亚伯爵在心中发誓！总有一天，他会得到她。

推开门，他便直接走到床边坐定，“侯爵夫人，你醒醒。”

凯莉睁开眼，但见莫亚伯爵的影子渐渐扩大，顿生惊恐的道：“你怎么进来的？菲菲、菲菲……”

“夫人，我在这儿。”菲菲立即跟进。

“快请莫亚伯爵出去。”她强打起精神，指着莫亚伯爵说道。

菲菲左右为难，“可是，莫亚伯爵说……”

“我是你主人……还是他？为什么……为什么你就要听他的？”凯莉气得猛咳起来。

“你必须立刻就医，否则会丢了小命。”他正色道。

“我会不会死，不……不关你的事。”她重重的喘息着，只要一想起昨晚他的无礼，她就不由自主的心跳加快，连呼吸都急促了。

“难道你也不为腹中的孩子着想？”他扬起眉，流露出一抹她从未见过的奸佞之色。

莫亚伯爵昨夜就对她的肚子起了好奇，现在正是他弄清楚一切的时机。

若这肚子是假的，那他就更想弄清楚她为何要装个假肚子？看来，这谜样的女人愈来愈能

引起他的兴趣了。

“菲菲，去准备马车，我要带夫人出城看病。”他对着菲菲说。

“这城堡内没有医生吗？”菲菲疑惑地问。

“洛克城内当然有医生，但你家夫人的病可不能随便让人看的。快去。”他狞笑地弯起唇。

“哦！好……我这就去。”菲菲似懂非懂地应和着。

凯莉心生恐惧，但病体虚弱的她根本无力拒绝，困难地举起手想喝住菲菲，她却已出了房门。

她就这么被莫亚伯爵架上马车，并有意支开菲菲不让她同行，载着凯莉直驱城外大镇。

此时莫亚伯爵驾着马车，突如其来地对她们道：“侯爵夫人，我想……你的肚子是假的吧？”

“什么？”她的心脏差点儿停摆。

“我是为你着想，就是怕你的伪装在城里穿帮，我才带你到城外就医。”莫亚伯爵拧高唇角，不怀好意地说。

“我——我怀孕是真的，没什么好害怕的，是……是你强迫我出来就诊！”凯莉已从他眼中看见可怕的企图，害怕得直往后挪。

莫亚伯爵眯起眼轻笑，“也好，我看你还能假装到什么时候？”

“既然你不信任我，就带我回‘梵尔园’！”

“但我却舍不得看到你因谎言被识破，被陛下降罪问！”眼看目的地已到，莫亚伯爵又道：“戚医生的诊所到了，我们下去吧！”他作势要抱她。

“不！我自己来。”凯莉立刻躲开他的手，说什么也不要他碰她的身子，她的身子也唯有多斯可以……

奇怪？她怎么又想起他了？她和他本就不可能产生交集，是她妄想了……

此刻他在哪儿？是不是还和丽卡公主玩在一块儿？

何时国王会为他们主持婚事呢？

想着想着，她更觉黯然神伤，脑袋也仿佛更痛了。

她虚软地搀扶着门边一步步走出马车。

这一幕看在莫亚伯爵眼里，不禁气上心头，冷冷的说道：“你是为多斯守身吗？你知不知道他可是四处上女人的身体？”

凯莉咬着下唇，充耳不闻，等她好不轻易拖着虚弱的脚步来到戚医生的诊所，已是全身无力。

好不容易让医生诊治完，也服了药，凯莉害怕真的会穿帮，急着离开。

莫亚伯爵只是笑了笑，陪同她一块上马车。

在回程的路上，凯莉发现马车前进的速度愈来愈慢，不禁问道：“请你快一点好吗？”

“干嘛那么急？或许多斯少爷还没回来呢！”莫亚伯爵脸上带着让人心惊的笑容。

他可是好不容易才将她带出洛克城，怎能让她就这么简单的回去？他把组绳一拉，转了个方向。

“你要带我去哪儿？”她眼看不太对劲。

“别急，过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”

莫亚伯爵逸出冷笑，眼中泛着炽热的欲火，突然用力策了一下马鞭，马车便直往山里而去。

“放我下车，我要下车——”凯莉大惊失色，额角泌出紧张的汗珠，身子虚弱的她却喊不出求救的声音。

多斯与丽卡公主前往城外小镇上的BeerHouse狂欢了一个上午，回到洛克城时已是午后了。

待他将丽卡送回城堡，自己返回“梵尔园”时，菲菲立即迎上前，“多斯少爷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

她可是等了多时，不但没将多斯少爷等回来，就连夫人也像失踪了一般，和莫亚伯爵一早出门至今未归，让她又惊又乱，都快急疯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多斯脸带醺红，可见刚刚在镇上一定是畅饮不少啤酒。

“我是想问，多斯少爷刚才在镇上可有见过夫人？”

菲菲始终坐立难安，就怕夫人遇上危险，但她又想夫人是和莫亚伯爵在一块儿，应该是安全的才对。

“夫人去了镇上？”他凝神问道，醉意顿时全消。

“嗯！她和莫亚伯爵一块儿去的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”

“去多久了？”他咄咄返问。

“天刚亮……喂！多斯少爷，您要去哪儿？”奇怪，她话都还没说完，他怎么就跑了呢？

多斯立刻转乘快马往小镇的方向直奔，一路上他快马加鞭、气势腾腾，心想，他一定要将那对狗男女抓回来。

他利落如刀的浓眉紧紧的蹙拢，愤懑的心情早已展现在他的肢体上，因此，行经不少地方都引起众人的注目。

好个凯莉、好个莫亚伯爵，竟敢离开洛克城，跑到镇上去幽会。难道是怕又被他撞见？那个该死的女人胆子更大，她就不担心泄了底引来一身麻烦？可见她把他昨晚的警告全当成了耳边风。

沿路他寻通了不少地方。甚至突击了几个小旅馆就是没遇上他们，让他又气又恼，每当脑海里浮现他们现在正在床上相拥的镜头，多斯更是气郁难当，恨不得立刻杀了他们。

经询问下，终于有路人指出，有一匹挂着宫庭标帜的马车往镇末疾驶而去。他当下便急起直追

此刻的凯莉已被莫亚伯爵带往小镇后方的山上木屋内。

服了药的她虽然烧已退，但仍浑身无力，以致一路上她使出全力挣扎反抗都没用。如今她被捆绑在木床上，心生骇意地瞪着眼前的魔鬼。

“你把我带到这里究竟想做什么？快放我走！”她细眉浅里，语气透露着丝丝的惊惧。

莫亚伯爵嘲弄地撒撇嘴，“你说，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带来这儿，我想做什么？”

此刻，他早已收起君子之风，露出一脸的淫魔笑意。

“别过来……你再走近一步，我就要大叫了。”凯莉瞪着他，内心虽然害怕，但她却不肯在口头上认输。

她看了看四周，就只剩下他们两个，凯莉知道她必须靠自己才有可能获救，可是，她怎么也想不出办法。

“你不能做傻事，难道你不怕我说出去，毁了你的名声？”

她提防地瞪着他，对他那双充满欲望的眼睛直觉的心惊胆战。

“你会说出去吗？你不怕多斯不要你了？”他就是有这份自信，才敢动她。

一莫亚伯爵坐在她身畔，抚弄起她细嫩的脚踝，徐慢地往上滑。

凯莉吓白了脸，不停踢动着双腿，愤恨的泪已溢满眼眶。

“别碰我——”她像疯了似的大喊，无力的身体更加虚弱。

莫亚伯爵见她这般，已不怕她反抗，反而为她松了绑，他紧扣住她的双手，俯身亲吻她的小嘴，想要强暴她的意念已从胯下的凸起表现出来。

凯莉不停用头，想躲过他的狠吻，由内心引发的脆弱恐惧，不断的在毛孔中凝聚。

他的亲吻、他的抚摸，让她的心一寸寸被虐杀！

仿若死了几百个轮回般。

“不要碰我——”她双手抗拒着他，使尽全力，像发狂了一般对他又踢又打。“别激动，你不怕动了胎气？还是真如我所言，你只是个假孕妇？”莫亚伯爵邪佞地笑着，“现在我就来瞧瞧，你肚子里的东西究竟是真是假！”

紧接着他开始撕扯她的衣服，惊得她肝胆俱裂，嘴里想喊救命，却吓得怎么也发不出声音。

突然，木门被撞开，惊住了莫亚伯爵的动作，回头一看，竟瞧见多斯阴沉了一张脸站在门外。

“你们在做什么？”他冰冷地问。

眼看凯莉衣衫不整地躺在木床上，而莫亚伯爵压覆在她身上，这一闪而逝的恨意已不断持续加温中。

“多斯少爷，你和丽卡公主在外逍遥，就不准我和我的义母在这儿狂欢？”莫亚伯爵微笑着，一点也不在乎地说。

“多斯，你听我说，不是这样的——”凯莉又羞愧又委屈，神情浮上不安。

“不是这样吗？对不起，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”

多斯邪气阴柔的脸庞隐隐发颤，黑眸中更增添了几株邪味。

“这里没你的事，请你离开好吗？”莫亚伯爵早就等不及了，没想到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，口气自然十分恶劣。

“我说黑煞，你玩我的义母我当然得管了，毕竟，她现在还是爱芬堡的主人，做出这种情不知耻的事，我能睁着眼当作没看见吗？”他的唇厌烦的一撇，“该离开的人是你，滚——”多斯收起笑容，之前的有礼也早已烟消云散，换上的是他冰冷蚀骨的低吼。

“凯莉喜欢我，你没权利阻止——”“才不是这样，我根本不喜欢他，是他强迫我的，是他胡说——”凯莉立刻反法，不堪一击的身子也因而颤抖个不停！

“听见没，我义母不喜欢你，请你别再一厢情愿了。”多斯的脸庞划出的弧度充满讥讽，声音中净是森冷的威胁。

“你！今天你破坏了我的好事，我绝对会记在心里。”莫亚伯爵狠狠地睨了他一眼后，在无计可施之下，只好旋身离开。

莫亚伯爵走后，多斯注视着凯莉的目光变得晦暗阴沉，他的眉头拧了个死结，

“你就这么不甘寂寞，明知道他对你有意图，还跟他一块出城？你是在报复我吗？”

凯莉直摇头，心中倏地涌上丝丝的酸楚，感觉自己被一种无法形容的疼所吞没。

她的声音夹杂着哽咽，“我不是有意和他一起出城，而是……”突然眼前一片暗影，凯莉无力地往墙边一靠。

“而是什么？想尝试与不同的男人做爱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滋味是吗？”多斯无情地说，他坏坏地拧起眉与她额抵着额，直接凝梯着她的眼瞳深处。

面对他寒飕飕的眼神，她觉得自己的心已一节节的沉入冰海，“别再说了……别再冤枉我……好痛……”

她头也痛、心也痛，对于他的欲加之罪几乎无力招架。

“你们的暧昧被我抓个正着，竟然还有脸对我大喊冤枉，你当我是个瞎子吗？”他突然抓住她的发往后一扯。

“好疼——”凯莉的心比头皮上的疼还要剧烈，她的心仿佛就这么碎了一地，已然成灰……

“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你不一样也和丽卡公主——”“原来你是嫉妒我？终究还是承认了。”他露出一抹令人痛恨的笑，“我说‘义母’，你不想想我和丽卡公主，一个是男未婚、一个是女未嫁，而你一个有夫之妇怎能跟我比？难道你要我为你当个和尚？”

“既然……既然对我无心，当初又何必——”她羞涩地说不出话。

“何必玩你是吧？”

多斯伸手抚摸她的脸与下巴，原本冷淡的声音顿变得低沉而煽情，“我不过是可怜你啊！我怕你精欲难得纾解，才偶尔替你解决需求，难道我这么做也错了？”“你……”他的话就如一道冷风直吹进她的心底，令她浑身但直得无法动弹。

“不要用这种眼光看我，我会误以为你又在挑勾我，故意想魅惑我……”

他的指头着火似的滑过她冻得如冰雪般的双颊，心中的燥热仿佛再次被燃起来。

“我不需要你的怜悯，更不需要你的施舍。”她的脑子像似被掏空了般，心也乱了。

“我可不这么认为，我倒宁愿将你的委屈视为你欲擒故纵的伎俩。”他剥开她残破的衣襟，握住她热腾腾的柔蜜双乳，拇指轻轻弹着她轻颤的乳尖。

凯莉全身一抽，滴下屈辱的泪，内心翻腾的只有心碎……

他轻挑唇角，弯成一弧讽刺，“莫亚伯爵已经走了，我想这间本屋可以暂时拿来当作你我温存的好地方。”

他邪恶的笑刺痛了她的眼，一种被血淋淋撕裂的疼冲刺在她胸口。

“不……”她急急的往后蠕动。

“好柔好软，难怪你一个大腹便便的模样还能勾引他对你的占有欲。”多斯邪恶地抚揉她的胸脯，低沉的嗓音有点儿沙哑。

他细看她的衣衫，除了胸前被撕裂了一片外，其余尚好，莫亚伯爵应该还没发现她的秘密吧！

发烧使她的意识昏茫不清，凯莉无力地闭上眼，已挤不出半点儿力气抵抗。

“噢？你可是头一次没有在我身下挣扎，该不会早已受不了了吧？还是因为我阻碍了你的好事？”

他盯住她浑身染红的胴体，眸底掠过一丝炽热的火焰，误将她发烫的病体视为欲火焚身。

他顺手拿掉她绑在腰上的棉团，抚揉着她光洁平坦的小腿。

“我……”她喘着气。

“我很怀疑你已把你的伪装告诉他了？否则，你怎么敢和他在这儿私通呢？”他眯起眼，深幽的黑眸直对住她。

她只知摇头，却不知如何告诉他，莫亚伯爵已经怀疑了。

“哦！你以为不用脱衣便能做了，根本不会让他发现，是不？”他妄自下断言，“你也太小看男人的欲望了，在于这种事的时候，他们可是恨不得把你身上的每一寸都抚通、尝遍，就像这样……”

实地，他的手沿向她的裙襖内，顺着她的小腿往上移……

“嗯……”她几乎已透不过气来。

“按捺不住了？”多斯低头吻住她的红唇，灼热的气息吹拂在她的鼻间，辗转吻上她的细颈、胸前，合住那两蕊红肿的蕾花。

他的舌尖兜着那儿打转，轻啗了几下又狂吮起来，不停周而复始地挑逗着她。凯莉不安的蠕动起身子，四肢一阵发酸。

“啊——”凯莉颤抖的手想推开他，才可举到一半又无力的垂下。

她的头好晕，身子又烫，脑子里更是轰隆作响，已乏力地任他予所予求了。

“很舒服吧？想要很久了？”他唇一撇，一瞬也不瞬地盯着她胸前的丰盈上。在他狂野的吮啗之下，它们已敏感地凸起，形成美丽的瑰红。

“多……”

好热啊！她已弄不明白是病体的热还是在他火样的燎原下所激起的情欲火苗，只知道她快融化在他的抚弄下。

“怎么？”

她抽搐了一下，双腿反射性夹紧，口中只能逸出叹息。

“你好柔软，又是这么的炽烫，冷落你许久，当真是我不对了。”

“多斯……”她怎么也压抑不住被他狂猛挑起的欲望，不断娇喘着。

多斯眼中也泛滥着赤裸的欲念，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盯在她微启的小嘴上，她仿似在邀他亲吻。

“啊！”她嚶吟呐喊，绷紧身子，直觉被他蹂躏的花穴又热又麻，却也在这种痛楚中得到了疯狂的快感。

“喜欢是不？你就是这么浪荡。”

多斯一思及她勾引莫亚伯爵的行径，想到两人还故意躲到这种偏僻的地方做爱，就气愤不已。

“痛……”她娇吟不止，隐隐颤抖着，下体也因而疯狂的收紧。

“少装了。”他粗重地喘气，手指一弓，又探进一指，磨蹭着她湿滑的体内。终于，凯莉禁不住多斯狂妄的放肆，由小腹激出炙烈的火花。

“达到高潮了？”他低沉的嗓音因欲望而更加粗嘎性感，小腹的炽热已将他折磨得几乎疯狂。

她如丝的媚眼，高耸完美的双峰，不盈一握的柳腰，挺翘饱满的臀，以及她满足时轻唱的叹息，都让他感到惊讶与难耐。

凯莉双腮飞红，几乎融化在他那两潭炙烫的幽眸中。

“还没结束，我们之间才刚开始呢！”

他那恶魔般的吻从她的脚踝来到她白皙的小腿肚，紧接着划过她的大腿内侧。凯莉瞬间产生一股战栗，体内才刚得到满足的欲望仿佛又苏醒过来。

“不可以……”她娇喘连连，急着想躲开他的放肆攻击。

多斯以双手钳住她的娇躯，细碎的吻继续往上移，当接近那朵湿润的花瓣时，凯莉再也忍不住地呐喊着，不停的款摆起娇臀，雪白的身躯又覆上艳红的颜色。

“又忍不住了？”他嗤笑了一声，“我要你永远忘不了我给你的一切，就算是莫亚伯爵也代替不了我……”

多斯的舌继续拨弄着那湿濡的玫瑰花瓣。

她的身子一紧，痛苦的呻吟，“别说了，别说了——”

“为什么不让我说，因为你心虚？”

“你要我……要我忘不了你，可是，你却要娶丽卡公主……”她倒吸了一口气，强力排斥他带给她的激情。

“就算我娶她，你也一样可以得到我的荣宠，既然你是这般难耐寂寞，那干脆拿你的身子来为我暖床吧！”他狠心地撇唇低笑。

“说到底，我只是你泄欲的工具，那你大可去找丽卡——啊……”

他霍地翻过她的身子，将她抵制在床头。

“丽卡是我要用来爱的，可不是用来排解欲望的，你这个恶劣女子想跟她比，还差了一大截！”多斯故意拿话激她。

他暴戾的手段弄疼了她的双臂，她趴在硬邦邦的床头喘息地说：“你……你放过我吧！求……你……”

“甭想——”他已开始解着自己的裤头。

“你不能再这么做，我会恨你……恨你一辈子的。”

她挣扎地回头一看，见他露出下腹的男性象征，只得拼命的摇头。

“那就恨吧！”

他用力的拨开她的娇臀，直接冲进她后方生涩的蜜穴，一股裂疼让凯莉差点儿休克。

多斯毫不留情的猛烈冲刺，强大的力量使得凯莉的腹腰不断的撞在木板上，疼得她淌下不少泪水。

她的呐喊低吟更刺激了他掠夺的举动，他坚实的男性更如猛兽般袭合她柔弱虚软的身子。

病体未愈，再加上如此狂肆无情的对待，凯莉终于敌不过渐渐问暗的感觉，在他沉声吼出快慰的叹息时，昏厥在他身下。

8

菲菲不停为躺在床上吃语不休的凯莉拭汗，又频频为她更换额上用来抑烫的冷毛巾。她不懂，莫亚伯爵不是带她去就医吗？为什么是多斯少爷带她回来呢？

而且她似乎病情更加严重。

若非她在凯莉的衣袋内翻出一些药，让她服下后稍微退了点温度，否则，那灼人的烫还真会吓坏她呢！

不一会儿，凯莉逐渐转醒了，一见菲菲忧虑的神情，想起在木屋里发生的事，她神色一敛，问菲菲说：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“夫人，您还好吧？是多斯少爷送您回来的，刚回来时您全身滚烫，比早上还严重呢！”菲菲立刻又为她换了一条湿毛巾。

“多斯少爷呢？”凯莉轻声问道。

“他本来一直守在您身旁，但刚刚陛下下令召见他，好像要谈他和丽卡公主的婚事。”她开心地又说：“如果多斯少爷娶了公主，咱们爱芬堡将会更威风。”

凯莉的胸口连续抽痛了好几下，她转过小脸，刻意压下满腔的悲痛，要将这种被遗弃的怅惘淡然置之。

他心里放得下的终究只有美丽可人的丽卡公主，而她只有认命的份，一辈子就这么守着爱芬堡。

她更怕的是，如果哪天他将丽卡娶进堡内，她不就得天天面对他俩深情的甜蜜？偏偏他又不肯让她离开，他……于心何忍？

“那很好……”她说着违心之论。

“夫人，您有没有觉得好些呢？”菲菲看了一下时间，“对了，吃药的时候到了，我去替您拿药。”

凯莉在她的搀扶下起身，才将药吃下，就马上吐了出来。

“咳……咳……”她难过得直喘气。

“怎么办呢？药都吃不进去！”菲菲手足无措的说：“我还是进宫把老医生请来好了。”

“别……别去……”

凯莉怎么也不愿让她离开寸步，她就担心那个居心不良的莫亚伯爵又来纠缠她，如果这次

再遇上他，就没人能救她了。

只是，不知她得罪了王后的亲弟弟，她还能在这裹住下吗？

他会不会利用王后的权势，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付她？

还记得莫亚伯爵被多斯逼退的时候，他眼神里含着多少的仇怨与敌意，他会不会就此对多斯记恨，因而想办法对付他呢？

“但这样不成啊！”

“你别走，我可以多喝些热水，不会有事的。”凯莉紧握住她的手不放，神情满是焦虑。

菲菲见她这么坚持，只好安抚道：“好，我不走，我这就去为您倒杯水，您喝了后再睡一会儿吧！”

凯莉点点头，喝了水躺下后仍不敢入眠，但头晕目眩的感觉随之而来，她浅促地叮咛着菲菲，“别走……千万别走……”

渐渐地，她因身子虚弱而沉沉入睡。

菲菲也听话地寸步不离，趴在桌边打盹。

人夜后，多斯缓缓的踏进凯莉的房里，并轻声将菲菲唤醒。

她睁着惺松的眼，一见是多斯立刻站起身，“多斯少爷，您回来了？”

“你可以退下了。”他沉声命令。

“可是……可是夫人嘱咐我不能离开。”她为难道。

“有我在你大可放心，回房休息去，没我的叫唤别进来。”多斯拧着眉，不耐烦地又说了遍。

“呃……是。”菲菲看了眼沉睡中的凯莉，只好退下。

多斯坐在凯莉身旁，近距离一瞧，才发现她小脸通红，呼吸急促，看样子几乎没有半点起色！

他又抚了下她的额头，那滚烫的热度袭向他的手心，这让多斯更加惊慌。当下便决定叫醒她，绝不能再让她继续沉睡下去！

“醒一醒，你醒醒——”他在她耳边轻声唤道。但凯莉丝毫不为所动，仍然沉浸在她的梦中。

他眼见不对劲，立刻轻拍她的脸颊，嗓音也提高了不少，“凯莉，你醒醒，你快醒醒啊！”

在他不停地叫唤下，凯莉终于有了动静。她气若游丝地吃语，“别过来……你别碰我……走开——”多斯聚拢双眉、神色黯然，阴沉的眼里翻涌着复杂的波涛。他以为凯莉梦中惧怕的对象就是自己，更没想到他会带给她这么严重的骇意！

难道她心里喜欢的真是莫亚政爵，既是如此，为何她又又要矢口否认呢？

“我爱你的心，你为什么一点也不在意？为什么……”凯莉不停在睡梦中低吟，泪已顺着眼角滴在枕上。

多斯见了心头一冷，隐晦不明的脸色却更难看，她爱的真是瑞乔！“你该醒醒了，再睡下去，定会一睡不起的。”

他突然瞄见床头旁边放着一盆冷水，于是拧了湿毛巾为她拭去额际泌出的汗珠。或许是冷水沁凉的感觉让她顿觉舒爽不少，逐渐不再吃语嚅吟，也困难地睁开了眼。

当凯莉看见多斯坐在她床侧为她拭汗时，还以为是做梦，她伸出手摸索他有温度的面颊，终于确定这是真实的。

想到这，凯莉居然全身战栗了起来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身上不是有药？该吃药了。”多斯见她醒来，首先想到的就是先喂她吃药解热。

“不……我刚刚才把药全给吐了，不想再吃……”

她直摇头，仿佛已被药中的那股苦味给吓着了。

“这怎么成？你烧再不退，会撑不下去的。”他不容她拒绝，从桌上取了药，倒了一杯水过来。“来！把药吃了。”

凯莉紧闭着嘴，五官皱成一团，拼命摇着头。

“吃啊！”多斯已将药水逼上她的唇。

她却仍不肯投降，怎么也不肯张开小嘴。

多斯见她这种死拗的脾气，最后不得不放弃劝说的方式，“算了，干脆由我来喂你吧！”

他随即将药水含在嘴里，在凯莉不得反抗的瞬间，合住她的嘴，哺渡给她。

“咳……咳……”凯莉被药汁呛咳了数声，但终究还是吞了下去，她对多斯这种狂野的举止任忡不已，轻抚了胸口，一双秋水瞳眸直凝注在多斯俊挺勉力的脸上，久久移不开。“你不

怕被我传染？”她幽幽地问。

“我不像你那么没用。”

“你……你怎么有空过来？”她被他的冷淡吓住，紧揪着被褥低问。

漫漫长夜，她始终被思念给围绕，即使刚才在梦里，他也不肯放过她。而他呢？却完全不明白她的心，甚至极尽挖苦地对合她。

“夜已深了，我当然得回来睡觉，路过你房间进来看看你而已。”

他对她奇怪的问题感到好笑，更不明白她脸上的愁丝又是从何而来？

“大喜之日是何时？”她抿了抿唇，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有太大地起伏。

“什么大喜之日？”多斯不解地问。

“你不是进宫和王后谈论和丽卡公主的婚事？”她锁着细眉，心虚地调开视线，神色堪怜。

“原来你说的是这个，我是进了宫，但谈的不是婚事，你这是打哪听来的？”他以嘲笑的眼光将她羞涩的小脸逮个正着。

“不是吗？可我听菲菲说——”多斯浑身充斥着一种放肆的男人味，他一瞬也不瞬地盯着她，“那丫头的话你也信？她就只会包打听而已。”

他心无芥蒂地笑了笑。

“那么你是去……”听他这么说，她心中的大石仿若掉了下来，一时轻松不少。虽然她也知道丽卡公主还是会成为他的唯一，但此刻，她至少不用看见他们亲热的画面，也可晚一些日子再面对这样的椎心刺痛。

“陪国王下棋罢了。”

“哦！”凯莉直觉她这话问来可笑，她凭什么追问他这些？“我没事了，你可以回房去睡了。”

“就这么急着赶我走？”他的口气倏地变冷，让她的心头一紧。

凯莉仅是低下头，不再多说，她自知自己在他心底什么也不是，他何苦这么说？

“为什么病了不肯告诉我？”

多斯蓦然的问道，那双如深井般的双眸直勾勾地注视着她，那瞳底就像火漾的漩涡，灼得她心痛。

“你根本没有让我说话的机会。”凯莉忍着悲恸，想起他误会她时的言辞与蛮横的作为，她就不自觉地紧张起来。

“这么说真是我误会你了？”

他的质疑让她更是难过，“说穿了，你仍是不信任我。”

在她的眼眶泛过几许悲哀的情丝，她不禁怀疑她的解释他会信吗？还是又换来另一次的屈辱而已。

“对，我是不相信你，但是，我还是希望你早点儿痊愈。”他因为她的话语而气恼，刚刚她梦着喊的“爱你”不就是莫亚伯爵吗？

“那你就离开吧！我的事不用你操心，我是死是活更不用你来同情。”他的不信任让她生而无趣。

他凭什么在伤了她的心后，又假扮成一副保护者的模样，状似关心又殷切，她分不清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？

“你！”多斯似乎也被她无所谓的样子给激怒了，“你若不是我义父的夫人，我才懒得理你。我也知道要你一个年轻女子就这个孤单的守大半辈子也是痛苦的，你不妨将自己的心意说出来。”

他想知道莫亚伯爵在她心中的地位究竟是如何？

他更不明白为何此刻的自己，体内竟有一股被酸味啃噬的痛楚……

每当想起她柔滑的身子，温顺的模样，他的一颗心就会被一种不知名的冲击所撼动，那是丽卡在他面前自动宽衣解带时，也不曾有过的冲动。

但他们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又能维持到几时？所以，前阵子他有意的避开她，就因为她那温柔的眼神、委婉的表态，在在都令他心动得难以自持，偏偏她又不甘寂寞地勾引莫亚伯爵，这最让他郁恨。

问题是，她有改嫁给任何人的自由，他凭什么不准？

如果她改了嫁，他不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把她赶出爱芬堡，而爱芬堡的所有产业也就顺理成章的重返他的手上了吗？

但为何他就是无法平静的面对这件事？就因为她的身子已是他的，他绝不容许任何一个男

人觊觎她的美吗？

“我没什么话好说。”她疑惑地看着他陡然变冷的脸孔。

“你真的爱上了莫亚伯爵了？”他的脸色又恢复雕像般，那冷漠的瞳孔，仿似干涸的井底。

“我没……”凯莉惊慌了，她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一而再的误解她？

“那为何要和他一块出去，你难道不知道你现在最好别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，那可是有损名声的。”

凯莉的心头一撞，苦苦冷笑，“残花败柳的我，还有什么名声可言吗？”

“这么说你是在怨我了？”

多斯那阴鸷的气息没有一丝温度地攫住她的眼。

“你怨我夺走了你的清白，否则，莫亚伯爵会更爱你对不对？”

“不……”她惊恐地哭泣道：“你又来了？为什么要平白的为我加罪？”

“那你不爱他？”他目光灼灼地又问。

“不爱、不爱，我怎么会爱一个企图强暴我的男人？”凯莉再也忍不住的大喊：“你冲进来时，他正抓住我的手，压住我的脚，想要强吻我……我病得全身无力，怎么也推不开他……”

她哭了……哭得泪涟涟，一点儿也不像在说谎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他全身一震。

“我甚至怕他再来骚扰我，求菲菲别离开我的身边，我真的好怕……好怕……可是，你却……你却和丽卡在一块儿，孤立无援的我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……我真的不知道……”

凯莉哭湿了被褥，浑身因想到莫亚伯爵人面兽心的张狂模样而战栗不休。

“你说莫亚伯爵那混蛋想要强暴你？”

多斯愤恨地牢牢的攀住她的肩，此刻回想起来似乎是真的，当时的凯莉满脸泪影，神色充满恐惧！只因他那时候已被怒火焚去了理智，完全没注意到莫亚伯爵兽性的举止，还一径地责备她的不知羞耻。

天！他该死的究竟对她做了什么？

她凄怆地点点头，“我一直祈祷着你能来救我，可是……你虽然来了，但却是来定我的罪的。”

“我！抱歉……我不知道……”

多斯突然搂住她，低头吻着她的额，“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找莫亚伯爵说清楚，如果他再轻举妄动，我会割了他的命根子。”

“不……”她慌张地阻止。

“你舍不得？”他的眉一挑。

“不——”她的胸口又为他的误解而撞疼，“难道你忘了他是王后的亲弟弟，而卡公主的舅舅，你能动他吗？”

“我？”他怔忡了。

“你就不怕误了你和公主的婚事？”凯莉的神情陡地变得落寞。

她知道他已被她的话击中弱点，就算他想为她打抱不平，也得看丽卡的面子而放弃。

再怎么比较，自己在他心中也是最末位的那一个。

多斯不语，并没对她多做说明。

“告诉我，你终究还是会娶丽卡为妻对吧？”她珠泪纵横，一颗心锁在悲哀的浪流中载浮载一仇。

她多希望能从他口中听到一丝丝爱她的心意，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爱意也好，只可惜那全是她的妄想而已。

“我的事毋需你关心，你只需养好自己的身体就行了。”

多斯烦闷地站起来，俊眉紧蹙着，“你刚吃了药，好好休息吧！我晚点儿会叫菲菲来看你。”

接着，他冷着一张脸，如风般地消失在她眼前。

凯莉的瞳底漾满泪水，清妍姣美的脸蛋追着一股浅郁和忧怨，她暗自苦笑，不知不觉中被枕又湿了一大半。

“莫亚伯爵，请留步。”

多斯沉着冰冷的嗓音，喊住了正欲前往大殿的莫亚伯爵。

他顿住步子，心陡然一提，“原来是多斯少爷，有事吗？”

“我义母前些日子病了是吗？怎么没听你提起呢？”

多斯的脸色瞬间变得阴寒，简直可以冻出霜来。

“呢……我以为多斯少爷知道啊！再说义母是你的，关心她的责任应当由你来负，还需要我来提及吗？”莫亚伯爵立即恢复镇定，眼珠子却闪烁着邪气。

“难道你敢说这阵子你不是和我外甥女玩得不亦乐乎？”

他是有意这么说的，他故意要让多斯知难而退，好让他明白凯莉再怎么样都是他的义母，要多斯别再对她有非份之想。

多斯的确被他的话冲击了一下，却也聪明的一笑置之，“既然如此，你又何需擅自做主将她带出城就医，这洛克城内难道就没有上好的医生？”

“这……”莫亚伯爵被他的话弄得一阵心惊。

“同是男人，我怎么会看不出你对我义母的企图呢？”多斯锐眼一眯，眼底骤生的冷冽，足以令人胆战心惊。

尤其是当他得知这个男人想强暴凯莉时，那股纠结在胸口的愤恨更加剧烈，在他浑身上下撩起千万的怨气。

莫亚伯爵吓得后退一步，“你……你要说的到底是什么？”

“我警告你，别再打她的主意。”多斯精锐地瞪着他，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如豹的野性，猖狂又充满侵略性。

“凭什么——”“凭你只是个施暴的杂碎！”他急急的暗啐了一声。

“什么？”莫亚伯爵这下可是忍无可忍了，“你竟敢说我‘黑煞’是杂碎？”“黑煞？！”多斯低笑了几声，斜挑浓眉瞅着他，“你这个名号可以骗骗别人，但可骗不了我。”

他的脸陡地一阵青、一阵白，害怕地看着多斯，“你是什么意思？别净说些危言耸听的话，没人会相信的……”

莫亚伯爵提防地瞪着他，这下才发现传说中精明冷静的多斯果真名不虚传，他竟然知道他私下做的那些事？太可怕了！

不！他不能自乱阵脚，或许这只是多斯试探的口吻，如果他只因他的这几句话就软了气势，岂不是不打自招了吗？

“哦！我手上可是握有你和爱尔兰军私通的证据。”

多斯眼光一闪，灼灼的眼神瞬也不瞬地注视着他。

“你！你别胡说八道。”

莫亚伯爵全身一僵，原本威风的样子已渐渐成了畏缩的颤抖。

“你故意要爱尔兰军诈败在你手上，让国王重用你，还赐你‘黑煞’护国将军这个名号，然后你打算阵前倒戈，在爱尔兰建功称英雄。”

多斯一步步逼近他，莫亚伯爵却吓得拼命后退。

“你……你放屁，这根本就是有人陷害我，捏造这种子虚乌有的指控。”他震愕的反驳。

莫亚伯爵眼珠子不停的转动，他揣测究竟是谁露了口风？一些他不信任的人他全都除掉了，这事怎么还会让多斯知晓？

“你应该知道尼尔·雅各这个人吧？”他冷冷一笑。

“他……他不是……”

“坠崖死了？”多斯替他接了话。

“难道不是？”莫亚伯爵的眉头已打了好几个死结。

“他被我所救，正在我的手下做事，你完全失策了。”多斯眸光倏然冷沉，专心看着他阴暗不定的双眼。

他要看看这个叛国的莫亚伯爵到底还能逞强到什么时候？他以为老天无眼吗？可以任由他随意控制整个大局。

还好凯莉没有爱上这样的男人，否则，她肯定会后悔！

“你是要告发我了？”莫亚伯爵眯起眼间。

“我会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。”

“赎罪？”他不解。

“拿爱尔兰的军情过来，向国王忏悔。”多斯瞪着他，嘴角带着一抹莫测高深的笑意。

不知为什么，在多斯的面前。莫亚伯爵就会莫名其妙地心慌，他那似笑非笑的表情仿佛洞

触先机，令人害怕。

“你在要挟我？”他怒眉横飞。

“依不依就随你了，我言尽于此，希望你忏悔的动作能快点。”他状似曾告的看了莫亚伯爵一眼后，才转身离开。

莫亚伯爵双手紧拧，狠狠地瞪着多斯的背影，他会因此而听命于他吗？

哼！门儿都没有。

多斯，你等着我的反击吧！我要让你痛苦一辈子，更要毁了你的义母，毁了爱芬堡：此刻，一个要不得的计谋已慢慢在他的脑海里酝酿……

9

莫亚伯爵离开了“梵尔国”后，立即前往王宫，觐见王后。

他已打定主意，一定要先下手为快，否则让多斯得了先机，他就真的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

在侍卫的通知下，他快步走向王后寝宫前面的花厅，“姊姊，您可忙吗？”

“不忙，瑞乔，你有事？”她端坐在花雕椅上，拿起桌上的玉酿浅啜了一口。

“姊……是这样的。”莫亚伯爵清了一下喉，似乎欲言又止。

“怎么？有难言之隐？”

王后带笑地看了看他，搁下手上的杯子，“从小到大，什么事你不敢跟我说的，除了

……”

“除了什么？”他一愕。

“除了你做了什么错事，要我替你摆平。”她一针见血地说道。

“姊姊！”莫亚伯爵脸色一变，以为她知道了那桩事。

“你紧张什么？难道被我猜中了？”王后轻声笑道，看着自己的弟弟那张瞬变的脸色，已臆测了大半。

眼看王后似乎并不知道内情，他才松了口气，改为一本正经的道：“我是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您。”

“说来听听，你闯了什么祸？”

“才不是我的过失，是多斯少爷与侯爵夫人。”他嘴角一撇，嗓音里满是挑拨的阴森。

“哦！他们怎么了？”王后眼一眯。

“我怀疑他们之间有一腿，希欧老侯爵是他们联手谋杀的。”莫亚伯爵语出惊人的说。

此话一出，王后立即瞪大了眼，“你这话可别乱说，得有凭有据啊！”她是相信多斯的人格，他绝不可能做出这档事的。

问题是，瑞乔与他向来无怨无仇，他没必要冤枉多斯啊！

“姊姊，您何不想想，凭侯爵夫人这么年轻的女孩子，怎会甘心嫁给老侯爵一个年近六十的老男人呢？您难道不觉得其中有鬼？”莫亚伯爵见她已有所动，立即趁胜追击。

“这！你不能凭这点就断定人家凯莉是那种女人哪！”她摇摇头，说什么也难以置信。

凭这两天她与凯莉的相处，她发现凯莉温婉善良、个性柔和，这样的女人怎么也不像是个蛇用心肠的人啊！再来就是多斯，他是个闻名半个法国的青年才俊，虽说不是希欧的嫡传子，但绝不能否认这些年来他对爱芬堡的贡献。

“我可以拿到证据给您。”莫亚伯爵冲动地说。

“什么？是什么样的证据？”王后眉一挑。

“如果我告诉您，那个侯爵夫人肚子里根本没有孩子，全都是她所伪装的，她就是要以腹中的假胎儿冒充希欧家族的继承人，好顺理成章的接收爱芬堡，您信不信？”他邪佻一笑。

王后直摇头，“她既是侯爵夫人，就算腹中无子，也没必要这么做啊！”

“她就是害怕被多斯枪尽锋头，有了孩子可保障她的地位。我猜一定是她的计谋被多斯识破，因而拿美色诱惑他，两人同分一杯羹。更可能……有关希欧老侯爵的意外身亡，就是多斯的计谋。”

她轻呼了一声，“不可能！多斯就要成为丽卡的丈夫，再说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一清二

楚，说什么我都相信他。至于凯莉，我虽对她不熟，但她不像那种女人，除非你已确定她的肚子是假的？”

莫亚伯爵脸一黑，他就是不满多斯在老姊心里比他还重要，“好，那我不提多斯，至于凯莉肚子的真假，只要将她骗进大殿，叫女侍脱了她的衣服就能证明了。”

他说出的办法让王后无法苟同。“太……太荒唐了！如果她真有孕，我们这么做不是太……”

“我敢拿项上人头保证，她一定有问题。”莫亚伯爵深沉的表情和语调，为他平添了几许阴森和党橘。

“姊，如果她和多斯真是一对苟合的狗男女，您能放过他们吗？”

“这……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我姑且相信。只是，你要怎么去查证？多斯是她的义子，他绝不可能答应让我们检视凯莉的身子，那对他们希欧家族可是一种侮辱啊！”

她终究还是屈服在莫亚伯爵的三寸不烂之舌下。

“我自有主意，只要求姊姊说服姊夫配合我的计划。”他冷冷低笑。

“嗯……好吧！我尽力而为。”

于是，多斯与凯莉便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，陷入了莫亚伯爵恶毒的计策之中。而他最大的目的除了要斗倒多斯外，更要掠夺下凯莉这朵花儿。

休养了近月，凯莉的身子已大为好转，并在菲菲的陪伴下来到“梵尔国”的花园内，看看那晚所见的簇簇繁花。

白天看来的感觉和夜里大不相同，夜里它们带给人一种香郁幽雅、芳香浮漾的清妍，而白日则展现它们另一种秾丽奔放、花团锦簇的绝艳。

无论哪一种都给她一种很舒服的感触，让她看得流连忘返。

“夫人，您出来太久了，回房歇会儿吧？”菲菲担心她刚复元的身体又因在外头吹风太久而垮下。

“不，我还想看看。”凯莉实在不想再回到那小小的房间，那样沉闷的空气实在会逼死人的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要不，你去厨房拿点儿小点心过来，我们泡壶茉莉花茶，慢慢品尝。”凯莉知道菲菲最受不了的就是洛克城厨子上等的糕点手艺，每回一吃，总是上瘾，她当然得抓住菲菲这项把柄，尽可能说服她了。

“嗯……真的！拿甜点呀？”她果真心动了。

凯莉再一次点点头。

“好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菲菲立即开心地往厨房的方向走去。

凯莉笑着看她雀跃的背影，牵唇淡淡的一笑。

但是，当她的目光才刚转往花园时，莫亚伯爵阴险的笑声倏地在她耳畔响起，使她的心口重重一击。

“侯爵夫人，好雅兴啊！”他红着眼，慢慢走向她。

凯莉连忙提起戒备的神色“你又来干嘛？”他不是消失了好一阵子，为什么突然在这时候冒出来？

“噢？我似乎也说过了，‘梵尔国’并不属于爱芬堡，难道你能来，我就不能来了？”他嬉皮笑脸的说，一开口就是沉重的酒味。

莫亚伯爵得意地想，现在多斯正被王后给请进宫殿，没有人会来阻挠他，就算死他也要扒光她的衣服，上她的身。

“你——”“你别又告诉我，要我留下，你回房了。”一丝淫味十足的笑容在他的脸上清晰可见。

“你究竟想做什么？难道在这个园里你还想侵犯我？”她提高警觉，双手紧抓着裙摆。

“别把自己说得这么神圣不可欺啊！什么侵犯！我只是想爱你啊！好好的温柔待你。”他瞪大眼，突然像饿虎扑羊似的扑向凯莉。

她往旁一闪，不小心跌进花回，裙摆飞掀至大腿处，露出她光洁柔嫩的小腿肚，那模样更是让莫亚伯爵亢奋得抓狂。

他眼睁睁地盯着她瞧，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，“真美……啊……还真是美呀！就让我尝一口吧！”

“不要……”凯莉惊骇地往一旁滚了去，又一次躲过他的魔手。

“好啊！肚子那么大，身手还这么利落！哈……我终于证明你是个假孕妇，我要让国王陛下明白你和多斯少爷之间的不伦奸情，和共谋陷害希欧老侯爵夺取家产的野心。”他蓦然狂笑！仿佛抓到了什么把柄似的得意洋洋的说。

“你怎么可以这么以为，我们没有——”凯莉立即否决，她完全没想到自己的伪装会导致这么大的误会。

她更不明白莫亚伯爵为何硬要诬赖他们这么大的罪名，他到底是何居心？难道就因为她不迁就他，不让他得逞……

但是，就算她得罪他，他也不能把多斯算进去啊！

“不管有没有，没人会替你们证实。”

他的手一把罩住她的胸，“别反抗，除非你想陷多斯于不义。如果你称了我的心，我就可以放过他。”

“不……不要……”

她流下了满脸狼藉的泪，却不知该不该反抗，她不要害了多斯啊！

“别动，不准哭！否则我立刻把你们的阴谋说出去。”

莫亚伯爵以这种毫无根据的话来威胁凯莉，让她连反抗的力气都提不起来。

天！她该怎么办？

他的手好像一种恶心的毒瘤般不停的在她的粉颈、脸颊上摸索……凯莉咬着唇，退回所有抵抗的念头，与眼眶中不停打转的泪。

她告诉自己忍一忍，就忍一忍，当自己是块没有感觉的木头吧！只要能让更多斯全身而退，就让她一个人下地狱吧！

凯莉最后闭上了眼，心碎地任由他的嘴亲吻着她的嘴，让他的魔手在她的身上大肆拂掠

……

在莫亚伯爵正要解开她的衣扣的紧要关头，她身上压缚的重量与恶心的气味却突地一轻，就只听见莫亚伯爵痛嚎了一声。

“啊——”“你罔顾了我的警告！”是多斯的声音！凯莉霍然睁大眸子。

“多斯！你……你不是在……”莫亚伯爵倒抽了一口气。

“没错，我是在王后那，偏偏她正好有客来访，我就先行回来了，想不到又瞧见你的恶行。”多斯鼻孔已喷出浓浓的气息。

莫亚伯爵的眼珠子一转，突地哈哈大笑，“你又要说我用强的是吧？现在我可以向你证实我和凯莉是你请我愿，你没权利管我。”

“你情我愿？”多斯咬牙复诵了一遍，目光倏而转向凯莉，“是吗？”

她的身子一震，只因莫亚伯爵那种恶毒的眼光让她心慌不乱！好像正在警告她如果她否认了，就要把她假怀孕的事说出去，还要陷多斯于不义！

凯莉的眼神就这么困难地在多斯与莫亚伯爵之间转动着，已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“说！是吗？”多斯蹲在她身旁，烈火熊熊的眼直亚视着她，好像要看透她的灵魂深处。

凯莉抽搐了几下，当她由莫亚伯爵狠戾的眼神中抽回目光时，只是无奈地点点头。

“什么？你就这么贱！”他霍地拽住她的手，“原来你以前说的话全是欺骗我的幌子？”

莫亚伯爵却得意的大笑，“噢！你这个当儿子的怎么可以这样骂自己的‘母亲’？真不孝啊！”

“你浑蛋！”多斯一回身，狠狠的揍了他一拳。

“你打我，小心以后我极有可能成为你的‘继父’！”莫亚伯爵一面擦拭着嘴角的血渍，一面说着让多斯愤恨的话。

“你滚——”多斯对着他咆哮，“我还有事要找你算帐，你等着。”

“好！我就等着你，反正凯莉已答应嫁给我，我不急于这一时。”莫亚伯爵说着说。

他当然也明白多斯要对他算什么帐，不过，他手上可是有另一个王牌，他才不怕他。

他拍拍身上的草屑，离开之际，“千万别伤了我的爱人啊！哈……”

待莫亚伯爵的身影消失后，多斯才转向凯莉道：“你真是下三滥的婊子！说，你们勾搭上多久了？是不是每次都躲在这个花园里好掩人耳目？”

凯莉全身不停的战栗，她不知该如何祛除他对她的误会，“多……多斯，你听我……听我解释。”

“你又有什么台词了？我是不会再相信你了！”

他愤怒地抓住她的皓腕，笑容里交带着刀光剑影，“我不知道你不仅无耻还会演戏啊。”

“不……”她无措地直摇头，想用掉心中的苦涩。

“又在施展眼泪攻势？”他从牙缝中迸出话，目光锁在她衣领半敞的雪肤上，“到底有多少男人掉进你的温柔陷阱里？”

“你听我说，是莫亚伯爵胁迫我的。”凯莉泪水纵横在小脸上，一股深沉的沮丧慢慢滑向她的心潮。

“胁迫你？”他狰狞大笑，“我刚才可是看见你心甘情愿地任他抚摸你、揉弄你，你还挺怡然自得的。”

多斯亲眼看见莫亚伯爵将她搂在怀中，亲吻着她……该死的！一想到这儿，他便怒火狂涌，恨不得一剑杀了莫亚伯爵。

“我……”她拼命摇头。

“是不是恨我又破坏了你的好事？”他发狠地问：“为什么你每次偷情都要被我撞见？真恶心！”

“不要说——我不要听……”

凯莉被他侮辱的话弄得全身僵硬，委屈像狂风般刮遍她已是伤痕累累的心，她又是伤心、又是抖瑟，那蓄满泪的娇容似在发出无言的抗议。

“好，不听，那我就满足你这个荡娃儿。”

多斯将她的双手捆绑至身后，强力的钳制残忍地弄痛了她，紧接着将丝料罗衫推挤到腰间，泄漏出她身上大半的春光。

凯莉感觉到身子灼烫，心痛地大喊：“你会后悔的“后悔？哼！我多斯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后悔！”

他轻拂的唇角弯成讽刺的弧度，霍然吻住她微启的小嘴，双手更是恣意游走在她凹凸诱人的附体上。

她的心在隐隐作疼，泪已辗转滑落眼眶……

“哭了？”他托起她的下颚，双目直盯着她浮满泪水的妹容，嗤冷地说：“你早已不是处子了，还怕疼？”

“不要这样……我真的……真的没和莫亚伯爵……相信我……”凯莉拍噎地诉说，她可以把心和身子都无条件给他，但她不要承受这种莫名的冤屈，“听我说……是他……拿你作要挟——”“住口！”他根本不给她解释的机会，双手急切地握住她那似花绽放的乳蕾。

“呃——”凯莉已哭得无力，梗住了声……

他低头霍然使劲的吮吮，邪恶地轮流撩勾那两只敏感发红的椒乳，眸光倏而转浓地看着她在他的爱抚挑逗下逐渐肿胀……

“让我瞧瞧你到底有多热情，可以同时玩弄那么多的男人？”

“多斯，不要……”她不懂他为何要这么对她？

“果真热，你真是个骚货，难怪会把莫亚伯爵拐得一愣一愣的。”他邪谑地撇唇，眼神变得灰浊，像极了野兽的目光——“别……”凯莉低泣着。

“现在就让我满足你——”正当他要卸下她的褰裤时，突然听到菲菲的叫唤声，“夫人……夫人……你在哪里？”

多斯神情一紧，连忙拉拢好她的衣服，低声说：“很抱歉，没能让你满足，我先去找莫亚伯爵算一笔帐，然后再来找你，与你共赴巫山。”

落下几句谎言浪语，他立即翻身离开。

当菲菲发现凯莉时，凯莉只是怔忡地坐在花丛内，静默地淌着泪。

“夫人！您怎么会在这里？”菲菲搁下手中的点心与茶壶，立即跨进花丛将凯莉扶起。

“我……我刚刚赏花时不小心栽了进去。”凯莉随意掰了个烂借口。

所幸，菲菲也是心无城府的傻丫头，她当真信了。

“我知道您爱花，但这也太不小心了。”她帮凯莉拍了抽身上的土屑，整了整凌乱的发丝。又扶她到凉亭内坐着，为她倒了一杯茶驱惊。

而凯莉的思绪却完全统在多斯误会她的那一幕上，她的神色怅惘，茶水落人喉底，却品尝不出那甘醇香甜的滋味，有的仅是满心苦涩。

当多斯来到莫亚伯爵房里，已见他端坐在房内等着他。

莫亚伯爵一见他来到，立即沏了一壶茶，为他倒了一杯，“多斯少爷，请喝茶。”

多斯眯起眼，突地扯住他的衣领，狠狠地问道：“你究竟在国王及王后面前说了什么，为

何他们会突然下旨要我去南方指导葡萄培育半个月？”

“噢？这可能是我姊夫想借重你的长才，更希望将爱芬堡的优质葡萄予以普及各地吧！”他不作正面回答。

“是吗？这不是你的计划想故意遣离我，好接近我的义母？”多斯眉间一黯。“我何必这么做？反正凯莉的心已是我的了，你放手好吗？”

多斯一使劲儿，把他勒得更紧，“你的胆子真大！难道不怕我把你叛变的诡计说出去，竟敢先挑衅我？”

“你不敢，因为我告诉丽卡你将去南方，而她也很好骗的先到那儿等你，想给你个惊喜。她目前正在我手下的监视中，如果你一说出去，我会立即通知手下，在你毁灭我之前先将她除掉！”他狠心地说。

“她是你外甥女，你下得了手？”多斯闻言震颤不已，没想到他竟会是这种人！

早知道他就该早点揭发他的罪证，是他一时心软给他赎罪的机会，如今弄得自己进退维谷。

“除了自身的利益外其他全是假的，就算要手刃国王我也不怕！”此刻的莫亚伯爵全身勾勒出一抹阴森的气息，额上的动脉也不时的弹动。

“瑞乔·莫亚！”

多斯朝他问吼了一声，两眼眯出一道狭光。

“你终于怕了我是不是？哈...你的爵位虽然在我之上，但你成天就只知道种那些鬼葡萄，哪能跟我比？”

莫亚伯爵眸光倏冷，面目霎时变得邪佞骇人。

从以前他就满腹怨尤，他姊姊可是堂堂的王后，而姊夫居然只赐给他一个小小的伯爵，让他站在多斯身旁就像矮了一截，他不甘心啊！

自己的亲人都看不起他，那他何必顾虑他们？反正只要谁对不起他，他就不会手下留情。

丽卡公主算什么？她眼里可曾有过他这个舅舅吗？

她一天到晚不就是缠着多斯，活像个长不大的野丫头！

“你以为我真会怕你，迟早有一天你将自食恶果。”

多斯冷谑一笑，神情瞬间转为镇定。

“你？！你少危言耸听，等你去了南方，我会派杀手对付你，让你永远开不了尊口。”莫亚伯爵一步步逼近他，突地咧嘴一笑，“甚至永远都无法再阻止我和凯莉的好事了。”

提起凯莉，多斯的怒火便倏地高涨，“瑞乔，我会记得你的狠，但千万别得意忘形了。”说毕，他便转身离开，将莫亚伯爵激狂的笑声撇在耳后。

10

“陛下、王后，不知你们传我来殿上有何吩咐？”

在梵尔国的凯莉一早接获旨令，她立即整装进人大殿。

国王审视了她一番后，口气不善地说：“听说你的肚子是假的，你快从实招出。”

“啊？”凯莉心口一提，小脸已发白。

“说！是不是？”王后也沉声问道。

瞧凯莉这副三缄其口的样子，就可断定其中确实有问题，没想到她的温婉全是装出来的，还好是莫亚的提醒，否则，她和国王至今还被蒙在鼓里呢！

“我.....”凯莉闭上眼，身子轻颤。心想，这事难道是莫亚伯爵说出来的，他当真不肯放过她吗？

“快说——要不我会命侍女验身。”王后冷着脸说：“你别以为多斯能替你做主，他早就陪丽卡公主游南方去了。多斯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，他为人正直有礼，定是你这个妖女所蛊惑，才会对我们隐瞒这件事。”

一听到多斯与丽卡共游，她的心立刻枯冷，再也没有活下去的意念。

她含着泪，凄楚地抬起小脸，了无生趣地说：“是凯莉欺骗了你们，请国王与王后赐罪。”

“原来你真是……”国王猛一拍桌，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“我……”她能说自己是被逼迫的吗？

当初希欧老侯爵觊觎她的美色，以其身份与地位强娶了她。而她父亲为了怕得罪老侯爵引来祸端，也强迫她嫁。

希欧老侯爵曾答应她，若她肚子争气，怀下一子，便不再碰她。

新婚之夜，她的女仆安妮见她郁郁寡欢、寻死寻活，自愿当她的替身。于是，希欧老侯爵在半醉半醒间与安妮圆了房。两个月后，安妮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不用再受到老侯爵的凌辱，凯莉的生活也逐渐平静。

安妮的恩情她永远铭记在心，所以，她怎么都不肯向任何人坦言，甚至连多斯她都隐瞒至今，怕的就是贬低了安妮的名节。

既已守了这个秘密至今，何必在临死前拖安妮下水呢？于是，她将心一横，泪眼滂沱地回答，“为……为了让自己的身份得到爱芬堡下人的认同。”

“这么说多斯知道了？别为他隐瞒，他爱的是丽卡，你根本不算什么。”陪同在王后身侧的莫亚伯爵故意挑衅，他就是不想让多斯好过。

“他……他根本不知道。”凯莉怒瞪着莫亚伯爵，即使多斯对她无心，她也不会害他。爱一个人本来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。

“是吗？”莫亚伯爵逼近她，看着他阴狠的脸，她的心口著地一震。

“信不信由你。”她虽害怕，但不愿在他面前表现出来。

这时候国王说话了，“既然你已承认一切错误，而这亦非什么大错，只是野心太重，是该原谅你。不过——数君之罪不可免。瑞乔，带她回梵尔园思过三天。”

“妹夫，您怎么？”他没想到计划了半天的事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过去了。

“别说了，就这么决定，我也累了。”

国王与王后退下后，莫亚伯爵心中的怒火高涨，他哪会不明白国王之所以会对凯莉法外施恩，完全是看在多斯的面子上。

好个多斯，想不到你命还真大，让这个女人为你死心塌地，哼！但我绝不会放过你。

“走——”他押着凯莉走出大殿，却非前往梵尔园，而是往殿底下的石窖中。

“你……你要带我去哪儿？”她发觉不对劲儿。

莫亚伯爵阴险地扯开唇角，“别问那么多，进去！”

石窖内漆黑一片，凯莉在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，由阶梯滚下，摔得浑身是伤！

“你……你怎么可以——”“如果你听话，配合我把多斯给毁了，我就放你出去。”他点亮油灯，在灯火照耀下，他那双眼睛充满了骇人的诡异。

“不……我死都不答应……”她揉着摔疼的膝盖。

“你以为他喜欢你啊？告诉你，他早就知道王后今天会传你问话，也猜到你会笨得对他忠心不二，所以才大胆的带着佳人去旅游啊！”

他故意捏造事实，目的就是要让凯莉由爱生恨。

但只见她紧紧地环抱着自己，眼神变得飘忽，幽幽地看向他，“多斯爱的是丽卡，这我早就知道的“你还顾虑他干嘛？”

“我……我只是个从一开始就被人利用的女人，不……不配他……”泪顿时一颗颗滑下她的面颊。

心头那道无形的情锁因得她好痛啊！

“你！”莫亚伯爵怒问：“说，你到底帮不帮我？如果帮我，我可以给你一切的荣华富贵；否则，你只有死在这里。”

“死……那就死吧！”她心碎低语。

“好，那就等着，在你答应前，我不会给你半点儿东西吃，等多斯和丽卡亲密地玩口来后再为你收尸吧！”莫亚伯爵露出狰狞的笑容，走出了地窖。

凯莉紧抱着自己，摸着旁边冰冷的石墙，心想着多斯和丽卡亲昵的在一块儿，心头就隐隐发酸、作疼。

他可知她为了他，被人困在这儿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？

她自知配不上他，而他又不可能喜欢她，她又何必执着于这份不可能的爱恋呢？

死——或许是她最好的归依……

她慢慢摸索到墙角，突觉胯下感到一阵湿意，她触碰了一下，抬手一看，竟是满手血渍！

凯莉杏眼圆睁……她……她怀孕了吗？

不！她可以死，但她不想失去孩子，不要……

不顾双膝的伤口，她跪爬到门口捶打着石门，“放我出去，救我的孩子，救我的孩子……”

但无论她怎么喊，甚至破破了手，都无人回应。

下腹的疼痛让她深锁了眉，久久……在一种失望与无依中她哭干了泪，不禁昏了过去。

多斯正在前往南方的半路上，突觉胸口狂跳个不停！在他心底突生一股冲动，他想赶回洛克城看看凯莉。

但继而一想，她不是有莫亚伯爵照顾吗？又何需他多事。

然而，盘旋在他脑海里的全是他们两个“奸夫淫妇”相拥的画面，让他一股郁气直压在胸腔，额上更是青筋暴跳！

该死的，偏偏丽卡在莫亚伯爵手上，他又不能不去那个见鬼的南方。

就在他犹豫不决的当口，前方突然黄沙飞舞，不久竟奔来一辆马车。远远地，多斯便认出那驭马的人正是尼尔。

“尼尔，你怎么来了？”他又是震惊又是欣喜。

“我在爱芬堡听说黑煞回来的传闻，怕你遇险，于是立刻出堡来找你，却让我无意撞见他派人将丽卡公主带出城堡，于是我便跟着他们，半路上将丽卡公主救回。”

尼尔简单地解说，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。多斯看了看马车。

“不但有她，连安妮也来了。”尼尔又遭。

多斯不解地蹙起剑眉，忽而将门帘掀起，只见丽卡立即上前抱住他，嗓音颤抖，“多斯……好可怕……我不知道我舅舅会是这么可怕的人……”

“你没事吧？”多斯安抚地问道。

“没事，但我们得赶紧进城，因为我曾听他手下说，我舅舅几次亵渎凯莉的美色都不成功，正打算以你的安危逼迫凯莉顺从，若她不服，他将诬陷你是谋害希欧老侯爵的凶手，她现在一定很危险。”丽卡立即说道。

多斯听她一说，浑身绷得死紧，原来那天她心甘情愿依附在莫亚伯爵身下，完全是为了他。

那时她是想对他解释，他却怎么也不愿意听。

安妮也立即冲上前在他面前磕头，“我挺个大肚子来这儿，就是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家小姐绝不是心甘情愿下嫁给希欧老侯爵……”

于是，她便将希欧老侯爵如何看上凯莉，并以权势强迫她下嫁，以及自己舍弃清白救主的过程全数道尽。“她是为了我的名节，才不肯吐露，你该知道她有多爱你……”

多斯再也忍不住眼眶中的水雾，神情像陷于炼狱般痛楚，他转身拼命往来时路直奔——天！他怎么可以误会她？他当真可以死上一千遍、一万遍了！

凯莉还会原谅他吗？

瑞乔，如果你敢动她一根寒毛，我会先杀了你，再将你大卸八块！

多斯不停加快速度，还好他才刚出城不远，半天时间应可赶回。

凯莉，等我——

当日下午，莫亚伯爵又再一次进入地窖，看着昏睡在地上的凯莉，他霍地将她拉起，并拍打她的脸颊。

“起来，别给我装睡！”他凶狠地说。

凯莉虚弱地睁开眼，看着他的眼神涣散得让人心怜。

“想通了没？肯不肯帮我？”莫亚伯爵盯着她问。

她咧开嘴冷然低笑，“哈……帮……我帮你去死……”

“你这个残人！”他挥出一巴掌，差点儿又将她打昏过去，也因此看见她裙上的血迹！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快死了……你再也威胁不了我……”凯莉咬着牙，因血流太多，她的脸色白得吓人！

“这……是多斯的孩子？”他睁大眼问。

“别想从我嘴里套出话来，我不会告诉你——”她吃力地坐起身，用怨恨的目光直扫向

他，“你会不得好死！”

莫亚伯爵立即勃然大怒，呈现疯狂道：“我不得好死是不？好！那我就更坏给你看。”他似野兽般的拉高她的裙摆，不管她的下体尚在流血，残酷地要上她。

“不……”凯莉使尽吃奶的力气抵抗，哭喊的声音也变得沙哑，她不敢相信莫亚伯爵会是这样的人，太残忍了。

“这次没人阻拦我，你叫啊！”他的眼底净是兽性的凶残。

“多斯……救我……多斯——”“别喊了，他不会要你的……”

就在这间不容发的瞬间，石窖的门猛然被撞开，多斯一脸惊悚与愤怒地看见这一幕。

“你简直不是人——”他冲向莫亚伯爵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接得他七荤八素、眼冒金星，最后昏厥过去。

多斯立即抱起凯莉，神情中浮现出从未有过的惊惶，“你还好吧？”

凯莉一见是他，泪水早已锁不住地溢满整张脸，“你终于回……回来了？不要……不要误会我……是他……是他……”

她颤抖的手指指向莫亚伯爵，小脸因恐惧而皱成一团，她好怕……好怕他又误解她，三番两次让他遇上这种情形，她已是无理说不清。

多斯看得心痛，见她浑身直发抖，脸色又苍白，想起自己以往对她那样的指控与误解，难怪她要这么害怕了。

“不怕，我不——”蓦地，他感到身上传来一股湿意，低头一看，他的衣上竟有着一摊怵目惊心的红！

他全身一紧！“凯莉，你……”

“我快死了，孩子在等……等我……去找他……”

说着，她便沉静地闭上了眼。

“凯莉——”多斯惊天动地的一吼，立即抱起她直奔到石窖外！

男儿泪淌下脸颊，这抹情深撼动了八荒九垓……

由于凯莉失血过多又延误送医，差点儿就香消玉殒。

幸好国王命了全部御医为其诊治，这才救回了一条小命。

在多斯与尼尔的解释下，他和王后也终于了解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全是莫亚伯爵一人，为了弥补这份愧疚，王后更是天天走一趟梵尔国，希望凯莉能早日转醒。

至于多斯，则已守在她身边七天七夜，满脸的胡碴和倦容已说明了他这几天是在怎样的忧急中度过。

他什么也不求，只求凯莉能赶紧清醒，让他当面向她陪不是，告诉她他有多爱她。

今天她终于有了起色，在医生的用药下渐渐睁开了眼。

可就在她看见床边的多斯时，脸上的惊恐却多于喜悦……

“你！别怪我……别……”她瑟缩起身子，泪漾在眼眶。

“凯莉，你怎么了？”

多斯受不了她对他突生的恐惧以及排斥的眼神，宜瞅着她一脸苍白而淡漠的小脸。

“你走开……走开……”她的眼瞳变得空洞，脑海里划过的只是莫亚伯爵最后胁迫她的那一幕。

她好怕……为什么没人帮她，还有——她突然瞪大眸子，紧抓着多斯追问：“我是不是怀孕了，我的孩子呢？孩子呢？”

他的心头猛抽了一下，“孩子虽然没了，但我们可以再生。”

“再生？”凯莉的小脑袋歪了一下虽却又仓皇地直摇头，“不……不要……你有丽卡公主，我不要你……”

“我爱你，凯莉。你不要这样，认真的看看我，听我说句话好吗？”他捧住她的小脑袋，立刻夺住她的红唇。

她的双唇细腻如丝，无邪而甜美，每次品尝都有着不一样的感觉，就像各式的蜜糖引诱着他无法停止。

“嗯——”凯莉抗议地低哼着。她不要、不要再跌进他魅惑的迷障中，那会使她再也无法回头。

她的小手推抵着他的胸，那手心微凉的触觉让多斯清清楚楚感受到窜过全身的热潮狂流与

下体亢奋的反应。

不！她的身子才刚复元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会不顾一切地占有她。

多斯使劲的抽离她的香唇，任欲火煎熬着，“听我说，我向来只当丽卡是小妹，几次她对我献身，我全无动于衷，你才是我的最爱。”

“不……”她的菱口轻颤，“你不管我，和她去旅游，让我自生自灭……石窖好冷，我好怕……肚子好痛……”

“我是逼不得已的，我一直以为你和莫亚伯爵之间有暧昧，根本没想到他会这么对你。而且他拿丽卡要挟我，我不得不——”

“我不要听，你爱的只有她，我在你心里只是个不守妇道的淫妇，你走……我祝福你们，我永远祝福你们……我会守份的当你是义子……”

这份伤害已深刻的烙印在她的心中，她不想再去碰触，只求它能就这么结痂剥落。

她要带着安妮回到别克山庄，永远隐居在那儿，不再见他。

“我不要你的祝福，更不要再做什么捞什子的义子，我只要你爱我。”

多斯激愤地凝住她哀戚的脸孔，“安妮什么都告诉了我，你是怎么饱受威胁嫁给我义父，安妮又为何会怀孕，所有的事情她全都告诉了我！既是如此，你根本没资格做我的义母，我现在就去和国王说，请他赐婚。”

凯莉怔忡的神色陡地一醒，立刻抓住了他，“不要……不要去，我已向陛下表示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这一去就完了，而且会误入莫亚伯爵的陷阱，不！我不准你去。”

“这么说你还关心我，还爱着我了？”

多斯霍然笑了，嗓音中泛滥着兴奋的音律。

“我！我……你是我义子，我当然爱你。”凯莉撇开脸，故作冷漠。

“好，义子是不是？那我的死活也不关你的事，我现在就去大殿上向国王请罪。”他推开她，就要冲出屋外，可却一个力道拿捏不对，将她推倒于床头，脑袋撞上玉锁圆柱。

“啊——”多斯定住脚步，又连忙奔回她身边，“怎么了？对不起……我不该出手那么重，我该死、我真该死！”

他连忙甩着自己耳刮子，让凯莉看了心疼不已，她连忙扣住他的手，“别打了、别打了……再打我就不理你了。”

“那你承认爱我，我就不打。”他像个孩子般和她撒娇。

凯莉立即扑进他的怀中，忍不住哭泣道：“你从来就不希罕我的爱，在你心里我什么都不是……”

“我要，那是我以前要不起的，明明爱着你，却又顾虑着你的身份，但我现在什么都不管了，我只爱你，你也只用于我，谁都分不开我俩。”

他握住她冰凉的纤纤小手，“你才几岁，我怎能喊你义母喊得甘心？你是为我而生的……”

她为他的话所感动，但随即又垮下脸，“丽卡那么爱你，国王又早祝你为半个儿子，说不定将来你就是王位继承人，你不必为我做那么大的牺牲。”

“我说过我什么都不要，宁可有你。再说，丽卡过去是迷恋我，但现在不是，她爱的是救她的白马王子，而我早已将你我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国王，他也答应成全我们。”他接着着他，宠溺地说。

“什么，你告诉国王了？”凯莉慌了，“可是我却骗了他，他……”

“知道你是为了我，他和王后都能体谅。”多斯会心一笑，将他心爱的女人揽得更牢。

“多斯……”她在他的胸前抽噎，只觉得这份幸福来得好快，但总有遗憾！“可惜我们的孩子……”

“我们都还年轻，你有的是机会为我生一打、两打！别伤心了。”他轻轻的抚平她眉尖的皱褶，开着玩笑。

“本来我可以保住他，都是莫亚伯爵。”说到他，她的心就抽得紧。

若非他，她现在有多斯也有孩子，多么快乐啊！

“他已得到报应，国王以叛国罪定了他的罪名，将送往北方接受苦刑。”提起莫亚伯爵这个浑蛋，多斯便全身收紧，若非他是王后之弟，他早就一剑刺死他！

还记得他在大殿上仍一副不知悔改的模样，真是中毒太深！好好的一个男人为何要明珠暗投？都是名与利惹的祸。

“王后呢？她一定很伤心了。”毕竟他是她唯一的弟弟。

“她是个明事理的女人，即使伤心也不会包庇他。”

他轻拂她如缎的秀发，“放心，以后他绝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了。”

“那就好，他好可怕——”她微微战栗。

“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听信他的谗言，错怪了你，原谅我好吗？”他留住她的腰，只怕这么一松手她就会消失一般。

“多斯……”她抬头对住他深情的眼，“你的误会对我而言是好大的折磨，那时候我只想死，但又舍不得你。”

多斯心一拧，“我是妒忌莫亚伯爵，我更气自己，以为你所爱的是他，那全是因为吃闷醋的结果，你懂吗？”

“你真傻，我只爱你啊！”

她望着眼前的他散发出不羁的气魄，她的心早就被他所网住，可能就是在别克山庄初识的那天，她就被他独特的气质所吸引。

“想不想回别克山庄，咱们婚后就去那住一夜，我要告诉大家，你不是侯爵夫人，而是我多斯的夫人。”

他要赶快解开这道锁，这层关系已束缚得他够痛苦了。

想起结婚两字，凯莉不禁羞红了脸，“对了，安妮呢？”

“安妮正在待产，看样子快生了，等那孩子长大后，我会将‘爱芬堡’的一切全交还给他，然后带你去世界各地旅游，做一对神仙眷侣。”多斯要向她证明他爱的、他要的只是她的人，绝无关名或利。

她主动的献上香吻，“我们干脆买个山庄——”“然后开辟满园的花圃。”他笑着替她说了。

“嗯？”

“我知道你爱花成痴，早就派人在爱芬堡后面建造了一个只属于你的花圃，里面有你最爱的粉玫瑰。”他笑意盎然的道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粉玫瑰？”凯莉更惊讶了。

“每次都见你在梵尔园中的粉玫瑰前仁立不动，只有傻瓜才会笨得看不出来。”一抹恣意的笑在他深邃的五官中流泻，帅气十足。

“你偷偷观察我？”她震愕地小嘴微启。

“我怕你被拐跑啊！”

“可是，那些日子你不是都不在吗？听说都是和丽卡在一起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又悲涩地低下头。

“我没有，丽卡那女孩儿成天就要我陪她去放风筝，谁有那种工夫？我都找了各种理由回绝她，而那些传言只不过是故意想引你注意而骗你的花招。”多斯攀住她的肩，心急的解释。

凯莉终于释怀一笑，蓦然想起他方才说的话。“能不能告诉我，谁是丽卡公主的白马王子？”她偎在他的怀里，轻声呢喃。

“是尼尔，是他去救了而卡，现在她把他视为心目中的大英雄，更重要的是，尼尔会带她四处放风筝。”

“哦！该不会是她舍弃了你，所以你才回头找我？”

凯莉噘着唇不依的道。

“什么？你把自己的老公看得这么扁，可是有很多人倒追我的。”他故意摆出一张凶脸。

“好嘛！那你去找她们啊！”她索性躺下，躲进被窝。

“我不要别人，就只要你——”他的手钻进被褥中，摸上她薄翼睡衫下的玲珑胴体。

“啊……色狼……”凯莉尖嚷。

“色狼来了！你将永远是我爱不释手的甜点。”

多斯干脆整个人钻进被窝，撤去自己身上的衣物，褪下她的薄衫。顿时，两个赤裸的身躯似火般的燎烧狂炽的欲念，在蠕动起伏的被褥中造就出一波波的激情……

—完—

后记

凝的甜言蜜语
回信小铺

各位看过这本书后，还喜欢凝的这个新系列吗？

当初在姚姚的激励下，拟定写它时，心底总是战战兢兢的，深怕写不好，又担心你们会以凝写的内容与市面上的外国罗曼史差不多，冗长又无聊。

所以我尽可能撷取它们的优点，舍去令人乏味的章节，以简单又能吸引大伙目光的情感铺陈来动笔写它。

其实你看了会发现，其中依旧有着采凝的味道在，不同国度的坏男人是不是一样有魅力呢？

有不少读者来信，告诉我们好喜欢“清宫迷情”的八本书，希望我能再写清朝的故事。但我是个笔者，往往同一个题材写多了会有思绪停顿的时候，又非常怕掉入某个刻板窠穴中无法翻身，所以我喜欢尝鲜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不同的采凝。

另外我在红唇中的“风流贵族俱乐部”系列，则是我以现代笔法所描绘的男女爱情。文字写来较平铺直述，不像写古代书需要配合古人饶舌的口吻，许多朋友来信告诉我喜欢现代男人的狠、坏与无情。

因为狠得利落、坏得彻底、无情到一针见血——够毒吧？

所以，向来不看现代书的朋友，不妨看看它们。

当然，无论你们接受与否，都欢迎来信告诉我。

虽采凝回信速度不是很快，但你们的每封信我都用心在看，所以千万别害怕自己的信会寄给一个无心的人。

好了，凝要回信了，如果没看到自己名字的朋友别慌，说不定你不久就会收到我的亲笔信了。

宜兰的雅欣：你说非常喜欢《冷酷君心》这本书，让我兴奋不已。还说《危险魔煞》女主角的个性有点儿像你，真的吗？那我定要和你你认识一番了。至于凝的照片嘛！改天我再寄相片贴纸给你，因为小看不清楚，又可掩饰缺点，哈……

影薇：你的卡片好卡哇伊，我喜欢！

高雄的翔翔：你这封信没有附地址，但我知道你是故意的。我想你只是纯粹向采凝袒露心事而已，对不？而凝也要向你说话，那就是忘掉以往的不如意，把握未来吧！

屏东林边的阿遥：多谢你的夸奖，我会继续努力。

也感激你长久以来对我的书永不缺席！

永康的婉琳：哇，真厉害！你的短篇小说得到学校的佳作啊！凝真为你高兴。有机会希望能看到你的长篇小说。

屏东的彤儿：你自称“每扫女”，害我想半天这是什么词儿？原来是美少女听！看你一整篇用台湾国语所写的信，凝真是笑得肚子快爆掉了，快，多多益善。

杨梅的小鱼儿：很开心你喜欢我的《薄情茧锁》，这本书我本身也相当喜欢。台南归仁的雪芳：你说很想把我的《风流贵族俱乐部》中的几个男人一个个宰了，却又爱得下不了手？

那凝替你解决他们好了，可别舍不得啊？

台南将军的小寒：你说你只能租我的小说来看，这有什么关系，只要喜欢我的作品，就算是一种鼓励了。

马来西亚的佩缙：多谢你用吸管折了一大堆的星星给我，我已集满了一个小玻璃瓶了。

香港的曼芝：我回信会迟点儿，耐性等待哟！向你说声抱歉了。

美国Los Angeles的Janella：你的鼓励与支持让我很欣慰，至于我的书到洛杉矶时都已晚了些，我想应该没关系，你都看到了不是吗？

台中的茜雯：你的故事真棒，要给我的吗？太好了！先向你说声谢！

台北的佩君：你的签名卡我过些时候会寄上，让你久等了。

高雄三民区的可欣：多谢你的建议，我也知道目前市场艳情风吹得人晕头转向，凝也会稍作收敛，以内容取胜。

台中乌日的小坪：我不会忘记我们第一封信就是在两年前的圣诞节，希望我们能继续一块度过无数个圣诞节。

永康的筱芸：你的信我收到了，好开心。也祝福你事事如意。

新店的可鲁：你卡片上的河马好可爱，爱死我了！

也感激你喜欢《偿情债》系列。

高雄的馨华：我会注意身体，你也一样。

永和的冷嫩真：好感动你能告诉我。心底话，把自己对爱的感觉告诉我，凝也有同感哦！至于你说我的小说有突破，让我很开心。

凤山的盈娴：我会找机会休息，谢谢。另外你送的“库洛魔法使”的卡片真漂亮，我好喜欢。Thanks！

台中后里的孟绢：虽说你是新读友，但凝一样会将你的意见牢记起来，以后作为参考。

台南市的佑维：课业还繁重吗？别累坏身体。至于我的小说都很难租到，那就请租书店多买几本吧！

嘻……

台中的佩桦：谢谢你的相片贴纸，你长得非常可爱耶，为何怕我知道呢？我猜你是射手座的吧？

台中太平的守秀：不好意思把你的姓给写错了，大人大量，因为平日字看多了，采凝眼睛有些脱窗，哈！也很开心你喜欢我的现代书。至于我会几种语言？

天，只要国语能学得透彻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六甲的珊：你说要请周边的朋友都支持我，真是谢谢你了。如此看来你朋友挺多，怎会说自己人缘差呢？要对自己有信心喔！

朴子的娴：收到我的信只能笑，不能哭的，即使喜极而泣也不行哟！凝希望能看见你快乐，也谢谢你说我的字好看，我快飞起来了！

花莲的湘云：抱歉，把你的生日给忘了，原谅我，但礼物早已买了，信吗？我会找“情人节”寄上给你，嘻！

屏东市的惠文：你的建议我会选择采用，也感激你花钱买我每本书宝宝。

宜兰的玮渲：你的名字总是那么漂亮又端正，让我看了好羡慕，也感谢你定期去书店等我的书。对了，《无情阿哥》是在三月出版，非二月份喔！

高雄的淑婷：你和你姊妹长得好像，简直是两朵花，推甄考得如何？为你加油！

马来西亚的云：你的贺卡怎么现在才收到，但我真的很开心。

云林的蓉蓉：多谢你的关心，凝会常运动，不会在电脑面前变成化石的，而且我还买了一台跳舞机，如今已是“五只脚”的高手了，想不想向我挑战啊？

员林的海默：没有你的地址，否则我定要好好与你辩论一番了，不过你也把我说得太“伟大”，至于什么是法兰克福学派的“文化工业”概念我真不懂，别暗贬我了。凝只求写出让大家都感动的书，哲学……

离我太远了。但我仍感谢你的纠正。

基隆的佩心：我的大头贴用完了，下次再寄给你。

你想出国啊！我觉得日本不错，同是黄色人种，较亲切。

OK！凝今天就回到这儿，是二月中旬之前的来信，真的很怕让你们久等，所以凝平日一有空闲就会提笔回信。放心吧！

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期待你们的信件，品读各位的信是我最快乐的时光。对了，若对我的“西洋宫廷情挑”有任何建议都欢迎来信告诉我。先讲过了！